

風 蕉

刊月藝文



號 月 二

(期 二 七 一 第 號 總)



作 化 木 林

覽 俯 山 風 鳳

52/1
3500
172

目錄

▲▲文藝座談會▼▼

青年作者與馬華文壇……………(四)

文 論

- 康白爾的詩……………錢歌川(七)
- 水滸人物散論……………岳籬(二三)
- 論襲人……………依藤(二九)
- 評「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柯戈(四一)
- 英詩格律……………錢歌川(七五)

◎◎◎中篇小說◎◎◎

- 煤炭山悲歌……………黃崖(九)
- 雁……………劉纓英譯(六五)

說 小

- 劉先生和阿李妹……………王文興(二五)
- 三個餘興節目……………徵之譯(三三)
- 當爸爸去世以後……………徐韻梅譯(四八)
- 魔沼……………端木虹(五六)

□□□遊記

歐遊印象記……………瑪戈(六一)



蕉風月刊

號二五五二NDK字准版出

期二七一第

號月二年七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一九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香港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14 Dorset Crescen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he
Chao Foon
Monthly

February 1967.
KDN 255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Malaysia.

活生的我

向理想邁進……………李建(三六)
 為人看管孩子……………簡萍(三七)
 磨利切餅刀……………蘇九雅(三九)

散 文

「黑旋風」洪深……………溫梓川(四五)
 墓裡·有一隻白鴿……………李蒼(四七)
 臨別那個晚上……………慧適(五四)

詩

茶座中坐着瀑布……………柯 戈(十九)
 雨季……………藍 雁(二八)
 我已經走向你了……………夏 虹(三五)
 首長的扇面……………王憲陽(三五)
 春天，遂想起……………余光中(五三)
 詩三首……………周夢蝶(五四)

文藝沙龍

談死……………黃潤岳(二十)
 如此平等……………高 立(二二)
 文學與科學……………易笑儀(二二)
 讀者、作者、編者……………(七六)



定 價：

零售(每冊)：
 馬幣五角 港幣一元 美金二角
 半年(六冊)：

馬幣三元 港幣五元四角 美金一元
 全年(十二冊)：

馬幣五元七角 港幣十元 美金一元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訂費之內
 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費收費

訂閱辦法：

大馬地區：

請將訂費購買 Money Order 或同值之一角郵票，逕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香港地區：

請將訂費逕寄：
 Union Press Circulation Company,
 No. 14, Dorset Crescen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其他地區：

請將訂費逕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青年作者 與馬華文壇

(座談會)

紀成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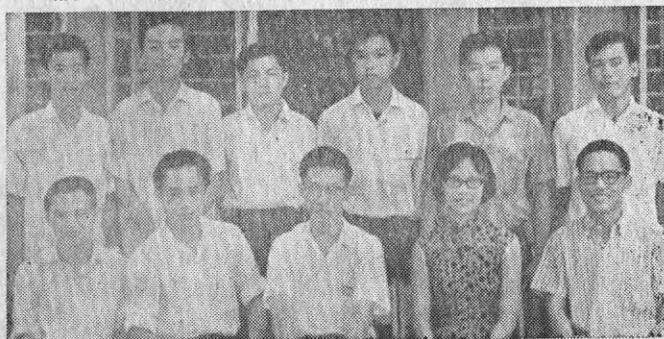
何乃健

李蒼

冰谷

張三成

藍雁



王潤華

淡瑩

慧適
代主筆

俊發

梁園
紀錄

慧適：今天，我們青年作者能够有機會在一起

實在是一件高興的事。現在讓我們趁着這個機會，談談我們對馬華文壇的看法，以及我們面對的難題，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該怎樣克服這些困難？現在，我們先從馬華文壇的現狀說起吧！

(一) 馬華文壇的現狀

王潤華：要談馬華文壇的現狀，我認爲先要明瞭

整個世界的文藝思潮。在西方，現實主義到陋巷裡去尋找題材，自然主義是個醫治社會的醫生。現在，他們都沒法醫好病症。於是，我們有意識流，存在主義，達達派等統稱爲現代主義的旗幟升起。馬華文壇將來必定會跟隨這個趨勢走。

李蒼：我也有這種感覺。現階段，現代主義的旗幟已高昇，行將代替接近滅亡的現實主義。

何乃健：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覺得，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有滙流的可能性。

慧適：除了文藝思潮外，我們看到大多數青年作者近來都很消沉。一些報館不肯繼續刊登一個寫作多年的作者的作品，使他中途心灰意冷。同時，本邦出版家也不歡迎我們青年作者的作品。即使他們肯出版，待遇也很低。我個人感覺，作家

受不到社會人士的尊重。我有一個寫作的朋友，失業了，跟別人提起，別人嘲笑的說：「你竟然是寫作的？」實在令人感慨！

淡瑩：馬華文壇雖說不是一片沙漠，可是沒有奇花異草。我們目前最重要的是怎樣創作一部好作品，給人有高度的評價，提高我們寫作者的地位。

張三成：現在，一般青年人把寫作看作是閒來無事的消遣。年青人本身生活體驗不夠，修養又有限，如果不努力去充實自己，怎樣寫出好的作品？

王潤華：在這一點上，自信心是很重要的。西方人，認爲創作是在精神領域裡的探險。現代作家雖沒有X光、手術刀，可是，十七歲的沙崗，能寫出她和整個人生的東西。

藍雁：我要補充一點。我們馬華文壇沒有產生一部偉大的作品的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老一輩作家多數不繼續寫作下去，或培養後進。老一代和年青一代總有一個很濶的鴻溝存在。青年作者的創作只是在暗中摸索，沒有人幫忙他。

王潤華：他個人的信心呢？

紀成宗：我們這時代，充滿着各種紛爭，各種思潮，我們的作者對本地的歷史和社會也不够了解，我認爲光是信心不够，除了要充實自己外，還要了解社會。

時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板城峇都丁宜陽光別墅（六六年青年作者野餐會會址）

梁園：跟文友們交換寫作經驗也是很重要的。再說到出版方面，書商不肯替我們出，我們可以組織出版社來印書。

(二) 青年作者的崛起

慧適：馬華文壇的現狀是這樣的不樂觀。老一輩的把責任全部交給了年青的一代。可是，年青一代為什麼像海濤一樣，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相繼不息呢？所以，有人說：馬華文壇上永遠都是青年作者。大家看，這個道理何在？

王潤華：我想，他們是有信心。雖說一部份寫作者被現實的魔鬼抓住了，有些人能反過頭來，用箭去射魔鬼。他們都很大胆。在赤道上的年青人較早熟，情感也豐富。他們爲了表達他們的感情，他們就拿起筆來了。

冰谷：還有一點，他們想擺脫星加坡文藝界的影響，接受現實的挑戰，所以，他們一個個崛起起來。

王潤華：一些青年作者到國外深造，受到當地文風的刺激，像笛宇、葉曼沙、畢洛等，他們現在都有了很好的成就。

李蒼：現在教育很普遍，一般人有能力寫出自己的感受。

淡瑩：我個人的意見認爲，能够寫作的人，總被中學生和知識份子敬重；有些青年想表現自己的才能，於是從事創作。

何乃健：我想，我國獨立後，馬來文藝界生氣勃勃，我國的華裔青年自然也想貢獻一些什麼給我們的國家。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張三成：我要插進一句。青年作者的「青年」是以什麼作標準？

慧適：我們不從年齡上去下標準。青年的意思

是指創作上尚未成熟，但衝動很大的意思。

梁園：我滿意這個解釋。想想我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在文化上，在精神領域裏，這是一片荒蕪的土地，也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壤。我們的主人翁是繼承傳統的好農夫，他們在建設的號召下，向各方面進軍。短短幾年裏，我們看到蕉風、新潮、荒原、海天等文藝團體，也看到一批有活力的青年作者成長起來。

紀成宗：這個時代，是個刺激人們思想的時代。

(三) 青年作者所面對的困難

慧適：青年作者的崛起，綜合大家的意見，是受到國家的建設、社會的動盪、熱帶年輕人的特殊品質、一般人的鼓勵的影響。不過，我想知道，爲什麼馬華文壇老是新陳代謝，一個作者的寫作「壽命」，只有短短的三四年呢？請大家針對這個問題提出寶貴的意见。

俊發：我認爲這是因爲：(一) 園地的缺少；(二) 缺乏鼓勵；(三) 自己沒有信心；才促使青年作者沒有恆心創作下去。另外還有一個敵人是自滿。有些青年作者寫了幾篇作品，便認爲自己的文章最好，目空一切，久了，便沒有進步了。

王潤華：我想說一句。缺乏一個學習的對象也是原因之一。以前，我們是向着大陸，尋找資料的來源，現在，我們沒有一個方向去學習。因此，有關文藝理論，文藝思潮的介紹是很需要的。

慧適：我認爲這和語文修養的問題有關。我們青年作者常因語文修養的問題，不能接

觸到新的文藝理論，老是在傳統的圈子裏打滾。一篇作品的好或壞，並不是它愛不愛國，我們的眼光應該放遠大一些。這幾年來報刊上的筆戰，使人看了無所適從。

李蒼：這幾年來報刊上的筆戰，使人看了無所適從。

淡瑩：我真不知道，寫作者應該何去何從？青年作者的困難，是整個國家的困難。政府應該想到除了鄉村發展，工商業發展，還要有文學的發展。不過，我看到一個現象。每一個文學團體，像蕉風、海天都出了一些人材，我們是否想到一些補救的辦法。

張三成：另一個現象是，我們缺少讀者。讀者是刺激作者的原動力。我們沒有讀者，怎麼行？我倒有一點提議，目前，我們的作品太嚴肅了，是否可以放寬一些？

慧適：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俊發：我們不能太遷就讀者。而且，作家是社會的良心，我們不能考慮這一點。

王潤華：通常來說，一部偉大的作品，在起初是不哄動的。一些作品雖不被大多數人了解，仍是偉大的。就長遠的說，我們要求大眾文藝化，這才是徹底的辦法。

慧適：這是怎樣提高讀者的欣賞能力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可以加以克服的。

張三成：我國的出版商爲什麼不歡迎本地作者的作品，讓讀者嘗一嘗本地薑辣不辣？

(四) 青年作者在文壇上所扮演的角色

慧適：馬華文壇是由大多數的青年作者來承担的。現在，我們要談談怎樣使馬華文壇生生不息，永遠生機蓬勃，換句話說，青年作者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梁園：我們在能力範圍內，多多培養後進。我們要接受時間的挑戰，走在時間的前頭，替馬華文壇打下穩固的基礎。

俊發：在作品裏，我們要反映這時代的面貌，提高人們精神上的境界。

李蒼：我們蓄願要在這土地上種下奇花異草。藍雁：我們要多充實自己，才能成爲一個傳遞火炬的選手。

紀成宗：每一個時代的作者，應該負起一個時代的思想教育。

慧適：我認爲，文學家和教育家不同。作家不應該搶挑教育家的重担。

何乃健：我認爲文學作品是在潛移默化中感化人們。

梁園：我們不必再爲文學爲人生，或爲藝術去爭論。一個作家在創作時，是非功利主義者；當呈現給社會時，還要看社會的反應。我們在創作期間，不能希望我們的作品受到大多數人的歡迎。

王潤華：人要到了中年才能定型。我們是年青人，什麼都可以大膽的去嘗試，失敗了，可以再來。同時，也可以讓後面的人，看到我們失敗的足跡，叫他們不要重蹈覆轍。

張三成：我鼓勵大家大膽去發掘別人沒有發掘過的題材。

梁園：對的。我們歷史上的史料，好像英雄漢漢都亞，華人拓荒的經過，都沒有認真去寫。再就現實一點說，我們的國家雖然獨立了，人們並沒有足夠的國家意識。我們在文學作品裡，要怎樣利用這些資料寫出來，讓人們看了，有所裨益。

(五)青年作者對文壇的希望

王潤華：我對文壇充滿了希望。我想，我們到這

時候，必須開拓一個新境界。我們經歷了現實主義，那已經是一種接近死亡的東西。我們要在文學上開拓第二個自然。所謂第二個自然，是畫家畫的圖畫，不同於自然的那個風景。我們看文壇的趨勢，由重視社會環境，轉移到內心的刻劃，這時代，人們的心理已經很複雜，好像封建時代貴族的堡壘，要表達的東西太多了，我們的青年作者應該大膽的走這條路。

張三成：對於這個問題，我要問一問。假如我接受一種新的思潮，那已經是舊的了，我是跟在別人的後面走。那麼，我自己的風格呢？我的才能呢？我要我寫的東西，就是我張三成的東西，別家沒有。這才是我創造新的境界。

慧適：我認爲這些話很對。比如，我在寫作上模仿海明威，有一天，有人對我說，我是海明威第二，我會感覺得很羞恥。因爲我沒有自己的創造力。

王潤華：我剛才的意思，恐怕有人誤會了。我是希望大家去接近新的東西，慢慢的掌握它，等於拿到了一種新式的工具，再從事發揮自己的新境界。我只是希望大家多學一點別人的長處。

淡登：人是情性很強的動物。一旦習慣了某種生活方式，便很難再轉變。不過，藝術家就不同了。

慧適：吸收別人的東西有多種方式，我認爲技巧較爲重要。

藍雁：我今天聽到很多寶貴的知識。如果我沒機會來這裡，便永遠坐在井中觀天，所見到的，很是有限。因此，我希望老一

輩作家出來指導後輩，年青的作者自動的組織起來，或是什麼座談會，或且邀請老作家前來演講。

慧適：今天我是代主權，不想多說。不過，發覺年青作者都很喜歡相聚在一起，尤其是座談會。

梁園：自從一九五八年，我們不是看到很多文藝團體，像新潮、海天、荒原、蕉風、以及現在的青春出版社。這種現象說明一種事實：出版商不歡迎本地作者的產品；作者也發覺園地少，缺乏鼓勵，以及吸收新的文藝思潮和創作的經驗的困難，便紛紛的組織起來。他們都是年青人，經驗不夠，當然發揮不出良好的效果，可是，我們仍看到他們的一些成就。

張三成：這些文藝團體都很分散，要組織起來很困難的。

梁園：當然有困難。但，我們試否能以比較鬆懈的方式組織寫作協會。好像在吉隆坡的各會館的總會，大家純粹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促進文學的發展。

張三成：這是可以實行的，但困難很多。

慧適：今天，大家都對這個問題——青年作者與馬華文壇，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先前說過，這只是座談會性質，當然一切問題都不能作深入的討論。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談吧！謝謝大家老遠的到來參加，謝謝大家！

黃崖著

烈火續集

「烈火」一書是黃崖的近年精心創作，出版後瘋魔馬萬千讀者，現亦出版。該書係以三代在思想上的背景，描寫新舊三代在思想上的背景，衝突及新舊一代的希望和遠景。續集更精彩動人，切幸讀者注意。

高原出版社

英

詩

研

讀

THOMAS CAMPBELL 的詩

THE RIVER OF LIFE

生命的河流

by Thomas Campbell

The more we live, more brief appear
Our life's succeeding stages:
A day to childhood seems a year,
And years like passing ages.

The gladsome current of our youth,
Ere passion yet disorders,
Steals lingering like a river smooth,
Along its grassy borders.

But as the care-worn cheeks grow wan,
And sorrow's shafts fly thicker,
Ye stars, that measure life to man,
Why seem your courses quicker?

When joys have lost their bloom and breath
And life itself is vapid,
Why, as we reach the Falls of Death,
Feel we its tide more rapid?

It may be strange-yet who would change
Time's course to slower speeding,
When one by one our friends have gone
And left our bosoms bleeding?

Heaven gives our years of fading strength
Indemnifying fleetness;
And those of youth, a seeming length,
Proportion'd to their sweetness.

我們年齡愈是老大，就會覺得顯然
我們生命的後繼階段愈為短暫：
童年時代的一天長得好似一年，
過一年就像過一個世紀一樣。

在熱情還未衰退以前，
像愉快的河流似的，我們的青春時代，
沿着長有青草的岸邊，
好似平滑的河水，靜靜流去，頓失所在。

但當飽經憂患的紅顏變得蒼白而帶倦容，
悲苦的箭矢，密集一身，無遠勿屆，
注定人類命運的天上的星星，
你的運行，為何似乎比以前更快？

在歡樂失去了它的花朵和生命時，
生活本身就變得平淡無奇，
當我們達到河的盡頭「死瀑」時，
為何我們反而感覺得生命之流更急？

這也許奇怪——可是沒有誰要使
時間的進行變得遲鈍，
當朋友們一個個先我而死，
徒令我的胸中不勝哀慟！

上天使我們體力衰退的老年時代，
適應地過去得如此迅速；
為配合青春時代的愉快，
也使它覺得更為長久。

(作者) 康白爾 (Thomas Campbell, 1777—1844) 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時的蘇格蘭詩人。他原是格拉斯哥一個破產了的商人的兒子，初學於格拉斯哥大學，後又轉入愛丁堡大學，專攻法律，因發現與自己的性格不合，便中途退學，而專從事於詩的寫作，一生寫詩頗多，一七九九年出版的處女作「愉快的希望」(The pleasures of Hope)，是他二十一歲時寫的，却不失為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進入十九世紀，他便往德國丹麥一帶去旅行，回來以後卜居於倫敦，度其詩人的生活。一八零五年又出版一部「詩集」(Poems)，一八一四年又出國前往巴黎旅行。他詩中最爲人所知的是如「英國水兵之歌」(Ye Mariners of England)，「賀恩林頓之戰」(Hohenlinden)，「巴爾的海之戰」(The Battle of The Baltic)等愛國詩及戰爭詩。他編過一部「英詩選集」(Specimens of the British Poets, 1819)，一八二零起又任「新月刊雜誌」(New Monthly Magazine)的編輯達十年之久。一八四四年死於法國西海岸Bonlogne，歸葬倫敦西冥寺的詩人之角(Poets' Corner)。

(所讀)取材與此詩相同的，還有Matthew Arnold的「未來」(The Future)，Arthur Hugh Clough的「生命之流」(The Stream of life)。康白爾的這首詩，採用英詩中最普通的格律，即弱強調(Iambic Metre)，每節第一行及第三行有八個音節，而第二行及第四行則只有七個音節。單數行可稱爲弱強四步格(Iambic Tetrameter)，雙數行則爲弱強三步格(Iambic Trimeter)

(附注)第一節：more brief appear爲着音節關係，將more前面的the略去了。appear的主語如第二行的our life's succeeding stages。行中succeeding意爲後繼的。把人的一生分作幼年、少年、壯年、老年的階段，便說the stages of life。第四行中在years一字後應補seem一字來講解。passing ages指經過的世代或世紀而言。age一字除作「時代」解，如Golden Age(黃金時代)，Dark Age(黑暗時代)。以外，還有century(世紀百年)，generation(世代，三十年)，one of the stages of life(人生的某一時代)及old age(老年)等意。

第二節：gladsome current愉快的河流，指人的青春時代。gladsome令人愉快的。Ere爲before的古文，只用於詩及擬古文字之中。yet有eventually, ultimately(最後，終於)之意。disorder原爲混亂，秩序紊亂，生病，精神錯亂等的意思，在此意爲衰退，或消逝，即是說在熱情終於消逝以前。Steals悄悄地接近，在此爲靜靜地流去的意思。lingering應作lingeringly，古文及詩語常以形容詞作副詞用。意爲「留戀地」，「戀戀不捨地」。a river smooth，應爲a smooth river，因rhyming(押韻)關係而顛倒的。grassy borders長着青草的河流的兩岸。

第三節：care—worn飽經憂患的。cheeks雙頰，紅顏。wan=pale蒼白，有倦容。sarrow's shafts悲哀之矢。意即悲哀從各方面如箭一般地向身體上射來。shaft原爲箭幹，矛柄，引申而有箭、矛之意。例如shafts of satire諷刺之箭。thicker更爲密集地。stars(常用複數)專司人類命運的星星，即有destiny, fortune之意。measure life to man測定人類的生活，意即人的生死，長壽或夭折，全由命運之神而注定。courses運行，普通單數course爲progress的意思。

第四節：joys在此爲sources of joy的意思，bloom and breath花朵與生命。即華麗活潑的樣子。breath一字常用以指生命，如死爲give up one's breath，有時也可重說life and breath來指生命。life itself is vapid生活本身成爲平淡無味了。句中vapid意如dull, insipid即乏味，無生氣，沉悶。Falls of Death人生之河流的盡頭，就是死之瀑布。its tide生命之流。tide爲current之意。

第五節：yet如but的意思。Who would change如反語，即誰也不能改變。Time's course時間的進行。slower speeding把速度改慢。句中的would含有「意欲」意思。change to變成，改變爲。have gone=have deceased死去。left our bosoms bleeding讓後死的我們胸中充滿哀愁，不勝傷逝之心。bleeding原意爲出血。

第六節：Heaven上天，天帝。years of fading strength體力衰退的老年時代。Indemnifying和說compensating一樣意爲補償，現譯作適應地。fleetness迅速。those=years，即青春時代。a seeming length，實際還是那樣長久，不過使人覺得更要長久，所以用上seeming一字。Proportion'd to成比例的，配合得宜。爲形容前面一行中seeming length而說的。their即指years of youth的。

煤炭山悲歌

黃崖



遠處有人在吹簫，聲音一陣比一陣淒怨。

陳如善皺着眉頭，給我倒滿了一杯酒。「劉醫生，我只剩下兩支白蘭地了，這一支喝完了，我就不再喝酒了，另一支白蘭地要等到日本鬼子投降的時候才開。」

「日本人投降？」我拿起了酒杯又再放了下來。

「嗯，日本鬼子是一定失敗的。」陳如善喝了一口酒，肯定地說：「各地的抗日情緒越來越高漲，游擊隊的活動越來越普遍，日本鬼子就將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

「哦，可是，日本人對本地人的迫害好像是比以前更厲害呀！」我說。

「迫害愈厲害，反抗便愈大。」陳美珍揮嘴說。

陳如善點點頭，接着問道：「劉醫生，你聽見那簫聲嗎？」

「簫聲？是的，我聽到的，聲音好淒涼呀！」我說。

「我認識那吹簫的人，他姓王，和美珍是同事，都是在崇華小學教書的，前天，他的妻子被日本鬼強姦了，他的一個才十二歲的兒子因為幫着母親和日本鬼子搏鬥，被殺了。王先生受了刺激，現在像個傻子一樣，見到人無理不睬，常常拿起長簫，哀哀地吹着。唉！」陳如善猛喝了一口酒，把酒杯用力地往桌上一頓。「無惡不作的日本鬼子，我們怎麼也不會饑了你們的！」

「爸，你喝醉了！」美珍說。

「我還沒有醉。——不過，我倒真的希望能夠喝個大醉，這種日子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過呢？」陳如善又要給自己倒酒，可是，酒瓶却被美珍搶走了。

「媽，我們送爸爸回房吧！」美珍對陳老太太說。

「劉醫生，我真的沒有醉！」陳如善站了起來，踉蹌了一陣，被他的太太和女兒扶住了，他轉過頭來，對她抱歉地說：「今天的菜很差，真對不起！等將來我們勝利了，我要好好的請你一餐！」

餐廳裡只剩下我一個人。

那淒怨的簫聲又一陣一陣地傳來。

我靜靜地諦聽着。簫聲把我的心引到外面去，引進可怕的戰爭的漩渦中。

我想起許多可怕的故事，也想起自己的困難的處境，但我真正關懷的只是我自己。

「日本人會失敗嗎？」我細細地思慮陳如善的話。「但不管如何，游擊隊近日活動加強是一個事實。」

日本兵在火車站屠殺無辜平民的一幕又躍現眼前，我不禁打了一個寒慄。

「我要現實一點！」我想：「目前，日本人的勢力還是佔優勢，我還是多和他們接近；至於抗日份子，我只能採取敷衍的態度。」

「劉醫生，讓你久等了，對不起！」美珍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

「哦，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抬起頭來，連聲說。

「爸睡着了，我們到書房去坐吧！」美珍說。

「好，」我點點頭。

書房在餐廳的隔壁。那兒有一個陽台，斜對着山頭的俱樂部，可以望得着俱樂部屋頂的一面飛揚的太陽旗。

「這些日子真不好過。」美珍感慨地說：「我就像犯人一樣的，天天呆在家裡。」

日本兵強姦女人的事，我聽過好幾宗了；我用同情的目光看了一眼美珍。「社會的秩序總應該恢復的，難道日本人真的想把這個地方弄成了地獄？」

「劉醫生，你說這話，好像對日本鬼子還存有幻想。」美珍說：「日本軍閥自己都沒有想到要長期佔領馬來亞的，他們來這兒的目的只是為了搶掠，這兒有他們所需要的戰略物資……」

我不能同意她的看法，日本人佔領馬來亞決不會像她所說的那麼簡單，但我沒有和她爭辯。

「日本軍閥既然把馬來亞當作搶掠的對象，他們在這兒的行為便完全和強盜一樣。」美珍說：「和強盜相處，我們是毫無保障的。我們唯一的希望，不是消滅強盜，便是趕走強盜。」

她的這一段話倒說得有些道理。然而，我有我的想法；強盜也好，豪傑也好，魔鬼也好，聖人也好，只要誰給我好處，我就和誰交易。

我一直沒有和她爭辯，她再談了一陣有關抗日的事後，便把話題岔開了，使我沉悶煩亂的心情轉向輕鬆愉快。

那淒怨的簫聲仍在遠處响着。

我們把話題轉向音樂，我們談貝多芬，談巴赫，談韓德爾，史特勞斯……

我們忘記了戰事，忘記了時間。

我們的心靈融會在一種美的境界裡。

差不多快要三點了，我才匆匆趕回醫院去。

安娜告訴我，中午午餐的時候，職工們的情緒激昂，因為發薪日已過了二十天，可是，薪金還沒有發下來。

「劉醫生，你總得想想辦法呀！這麼下去，醫院裡的人都要散掉的。」還有，醫院裡的藥物也一直沒有得到補充，藥用完了，這兒還像個什麼醫院呢！」

我伸手指着頭髮，不知道應該怎樣解決這幾個問題。我曾經三次向和崎大佐談過有關的事情，可是，他總是輕輕的把問題岔開。我又不

住問題力爭，每一次都是空手的離開日軍司令部。我早已發覺醫院裡的職工情緒很不安定，何況還有黃秋霖那班抗日份子從中挑撥。

現在，問題實在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想，我應該馬上去找和崎大佐，開誠佈公的和他談談。日本人既然接收了礦場，他們就得負起責任，他們若不負責，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去看和崎大佐。」我說。

和崎大佐在司令部，他以平常那種溫和的微笑歡迎我。

「劉醫生，好久不見了。」和崎大佐用謙遜帶驕傲的聲音說：「我最近特別忙，所以，沒有去看你。——唉！要想恢復這兒的舊秩序，真是不簡單！想想看，這兒有一個礦場，單是工人就有二千多，我們需要的工程師又沒有來，但礦場已開始恢復生產了。」他似乎有滿腹的牢騷。「劉醫生，我真喜歡你，目前礦場的這麼多單位，只有你們的醫院是最正常的。」

和崎大佐說話總是充滿人情味的，令人聽了心裡很舒服。但這一次我決不受他的迷惑，我開門見山的說：「大佐，我們醫院的經費還沒有下來，所需要的藥劑也沒有得到補充。這個醫院維持不下去了。」

「哦！」他怔了一怔，大概沒有想到我說的話這麼不客氣。「劉醫生，醫院的經費不是不發給你們，而是我們正在對礦場的開支作全面的審核。至於藥劑，在短時期內還很難得到供應。上一次，我看過你的報告書，醫院裡存有的藥品還不少，只要你們節省的用，還可以應付一個時期，你說是嗎？」

「大佐，職工的薪金可不能拖呀！」我堅持着說。

和崎大佐想了一想：「好吧！這一個月，就照從前的標準發給你們！」

存在於我們之間的緊張氣氛消除了，我對和崎大佐的信心較前加強了。

「你要茶或是咖啡？」和崎大佐親切地問。

「我是習慣喝咖啡的。」我說。

「咖啡的味道真香，恐怕不久我也會成爲咖啡的嗜好者。」和崎大佐說。他接着按鈴，通知衛兵送兩杯咖啡來。「劉醫生，你最近有沒有見到陳如善先生？」

「今天中午，我在他家吃飯呢！」我說。

「他現在對維新治會的事，看法怎麼樣？」

「還沒有改變以前的態度。」

「你說，他會不會是抗日份子？」

「不，不，」我大吃一驚。「他從來沒有對我提起抗日的東西。」

「哦，那他爲什麼又不願做維持會的會長呢？」

「？」

「大佐，很多華人對政治是沒有興趣的。」

「劉醫生，我的印象和你的剛剛相反。」

「你想想看，在這兒是什麼人在搞抗日工作，還不是華人？」

「抗日」這兩個字，連忙岔開了話題。

二

和崎大佐履行了諾言，把醫院的經費發了下來。這件事使我十分高興，我在同事之間顯得很有光彩，院長的地位也得到了事實的證明。我高興與地搬遷到以前麥化巨醫生的辦公室去了。還有一件令我高興的事，是三號病人已經恢復健康了。胃部開刀在當時是一項非常困難的手術，我能成功的完成這個手術，而病人又能很快的復元，這是值得我驕傲的。

廖亞興在離開醫院之前，來向我致謝：「劉醫生，你救了我的命，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感謝你。」他的熱淚從眼眶湧了出來。

我緊握着他的手，很激動。「亞興，你回去好好的休息，有什麼困難，請隨時回來找我。」

「劉醫生，我那兒敢再麻煩你。只要我有生

一日，一定要報答你。」

廖亞興在我眼中看來，就像天使一樣的可愛。我那兒期望他的報答呢？他的胃病痊癒，已是我的最好酬賞了。

送走了廖亞興，我坐在沙發上癡思。「我還沒有滿三十歲，已在醫學界有了這樣的成就，前途是無可限量。」我不能長久的呆在煤炭山這個小地方，必須設法到吉隆坡或新加坡去，在大都市和老醫生爭長短，甚至要設法去外國走一轉，拿個什麼博士銜頭。……我接着想起了安娜和美珍。「幸好我和她們當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什麼感情和法律的約束，她們都不配做我的太太。但在目前，我自然可以和她們來往來往，我需要的關懷，也需要感情的調劑。嘿，我太自私了吧？不，不，那一個不自私？一個人如果連自己也不能照顧，那他活着有什麼意義呢？」我那一挪滑到鼻尖的眼鏡。「啊，天氣好熱呀，坐在那兒都要出汗。」我轉動着旋轉椅，伸手去撥動電風扇的開關，無意間看見幾個日本兵押着一羣青年經過醫院外面。「唉，戰爭！世界什麼時候才可以太平無事呢？不，不要管得那麼大，我只希望馬來亞能够早日安定下來。……」

突然，外面的走廊响起一陣嘈雜的脚步聲，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故。我跳起來，跑過去拉開房門。五、六個陌生的漢子正從走廊跑過，最後一個是王阿明。「王阿明！」我喊住他。

他停住了脚步。

「你這是幹什麼？」我斥責着。

「日本鬼子抓了很多壯丁。」他氣喘地回答。

「我問你：帶這些人到醫院來幹什麼？」我加強語氣斥責着。

「我讓他們暫時來醫院避一避風頭。今晚或明晚，我就會把他們送走的。」

「這兒是醫院，不是避難所。你把抗日份子弄到醫院裏來，像什麼話！」我氣得渾身發抖。

「這一帶日本兵來來往往很多，他們隨時會走進醫院來，你說，那時誰來負責任？」

「劉醫生，我已說過，他們今晚或明晚就走。」王阿明的態度很頑強。他那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睛懾服了我，使我嚥下了一口氣。

「你以爲日本人不會來搜查的嗎？」我的語氣變得溫和。

「除非有漢奸去告密。」他瞪了我一眼，像是把我當作漢奸。

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心想：「他是抗日份子，我不能得罪他。」只好說：「王阿明，你要小心！你知道，出了事情，我也幫不了你！」

「劉醫生，好漢做事好漢當，一切你放心吧！」他這幾句話倒說得很動聽，我揮一揮手。

「你去吧！」

關上房門，我掉進很深的悲哀中。

在十分鐘前，我認爲自己是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此刻我却覺得自己竟是個渺小的可憐蟲。我的命運並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像王阿明這麼一個小小的人物，他便能擺弄我的命運。

「唉！難道我就讓環境來決定我的一切嗎？不，不，我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要在紛亂中爲自己找出一條道路，在瓦礫中爲自己建立一座金字塔！」我想。

我忽然發出一陣笑聲，一種非常得意的笑聲。「我並沒有真的被環境所屈服呀！」我自言地喃喃着。「我目前的委屈只是暫時的，終有一天我會從委屈中站立起來。日本人也好，抗日份子也好，他們都將成爲我的成功的墊腳石。哈哈……」

外面「巴達，巴達」的皮鞋聲打斷了我的狂笑。我下意識地想到：「是日本人來了！」

我望出窗外，看見幾個日本兵走上門前的石階。

我坐回辦公枱前，裝作嚴肅的樣子，但在心中却輕蔑地想：「哼，你們日本人又怎麼樣？不

過是被我利用的可憐蟲。」

意料中的敲門聲響了，我剛叫「請進來」，房門已被推開了。走在前頭的是佐藤大尉，我全身的細胞都緊張起來。自從上一次火車站集體屠殺後，我想起佐藤大尉，心裏就有些驚惶，現在，他竟來勢汹汹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談。」佐藤的話由通譯成華語。

「是，是……」我緊張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心想：「這件事不會是跟王阿明剛才帶來的人有關？」我發覺我的身體在發抖。

「我們今天抓了一些壯丁，關在崇華小學，……」佐藤說。

我心想：「糟了！這王阿明真該死！一定是佐藤發現有些人逃了，現在來要人了！」

佐藤打了幾個咳嗽，停止說話。那通譯接着說：「皇軍要在這兒建築一座很大的憲兵司令部，壯丁是抓來做建築工人的。」

「哦。」我慌張地說：「這……這跟我們……我們醫院有……有什麼關係？」

佐藤停止了咳嗽，「有關係！」

他的話使我駭了一跳，心想：「他們要是查到王阿明藏匿的那些人，我只當作什麼也不知道，一切由王阿明自己負責。但是，佐藤是不是會感到滿意呢？唉！我看，我還是先對他告發王阿明好了。」於是，我嚀嚀地說：「大尉，我……我原想和你談……談……」

佐藤舉手阻止我說下去。「現在，你聽着，我要你們醫院安排給這些壯丁注射霍亂預防針；他們一共有兩百人，你們明早八點鐘派人到崇華小學來。」

「大尉，我們沒有那麼多防疫針。」我說。

「我們皇軍有，你們派人來就可以了。」佐藤大尉說完，帶着他的隨員走了。

我大大的透了一口氣，好像從地獄裏逃出來一樣。

我一古腦兒倒在沙發上，精神慢慢地鬆弛過來。想起剛才的慌亂情形，感到十分可笑。

「幸虧我沒有告發王阿明，不然，要闖下大禍了。」我想：「佐藤真像魔王，見了他，人人都要失魂落魄的。」

三

我親自帶了三個護士去崇華小學，給被捕的工人注射防疫針。

工人們先起不肯接受注射，說這是毒針，打下去後，會變成呆子的。有的人居然還罵我們是漢奸，幫日本人來謀殺他們。

聽到「漢奸」兩個字，我受不了，不能不為自己申辯。我告訴他們，如果日本人真要殺害他們，儘可以用那一天在火車站上的方法，何必要用這寶貴的防疫針。談了老半天，他們才開始接受注射。

我一邊為工人們注射，一邊想：「日本人要工人接受防疫注射，一定是因為馬來亞有些地方已經有霍亂症發生。在我們醫院裏，霍亂防疫針的存量很少，我看是不是可以向日本人要一些來備用。」

我試探地詢問在場的一個日軍醫藥人員，是否有可能拿到防疫針。

「當然可以。」他回答：「當地人得到霍亂，我們皇軍的安全也受到威脅。劉醫生，你可以和佐藤大尉談談。」

一提到佐藤，我便心驚。我想還是向和崎大佐商談比較合適。

好久我都沒有像今天這麼忙碌。在熾熱的天氣下，我有一種想嘔的感覺。後來我感到頭暈，我告訴了安娜。

「劉醫生，你一定是太疲勞了。這兒的工作快好了，我們三個人可以做得來，你先回去休息吧！」安娜說。

我覺得自己實在不能支持下去，便點點頭。

走出了崇華小學，耀眼的陽光使我目眩頭暈。但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氣，却有一種新的力量從內心湧起，使我的精神漸漸恢復。我回到醫院時，身體已經完全復元了。

經過走廊時，我發覺黃秋霖和王阿明在藥劑室忙成一團。我馬上意識到一件事：「他們不是在偷藥！」

我蹣跚地走過去。果然，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他們把藥品包成了兩個大紙包。

「黃先生！」我吶喊着。

他們大吃一驚，王阿明手上的一瓶藥掉在地上，「乒」地一聲，藥瓶打碎了。

「黃先生，這是醫院的財產！」我厲聲說：「而且，所有存量的登記都已經呈交給了日軍司令部，如果日本人來調查，該怎麼辦？」

黃秋霖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王阿明已經鎮定了下來，他說：「劉醫生，這些藥是送給游擊隊的。為了抗日，我們每一個人都得盡責任。」

「王阿明，」我勉強地露出微笑。「你有你的道理，但你要瞭解我的處境。我負責這個醫院，換一句話說，我必須保護這個醫院。我不願意看到醫院裡的任何一個人被日本人逮捕。」

「日本鬼子又不是三頭六臂，他們那兒知道我們在醫院裡做什麼。」王阿明振振有詞地說。

我聽了很生氣，但只好極力忍住。「王阿明，你不可太低看日本人。還有，你要是太得意的話，終有一天會出毛病的。我這麼警告你，完全是善意的。」

我走向自己的辦公室，想起王阿明的蠻橫，越想越氣。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他是抗日份子，有游擊隊做後盾，他們都敢和日本入戰鬥，那兒還會怕我這手無寸鐵的醫生。他對我的壓力和侮辱，我只有忍受。然而，忍受並不能解決問題。看情形，他們將因為我的忍耐，愈來愈放任，愈來愈大胆，到有一天，讓日本人發現了秘

密。

我想起昨天佐藤大尉到醫院來的那一幕緊張、慌亂的情景，猶有餘悸。

「可惡的抗日份子！」我憤懣地喃喃着，捏緊拳頭，用力地捶了一下檯面。這一拳，發洩了我內心不用的氣憤。

「劉醫生，什麼事？」安娜已經回來了，不知道她什麼時候走進辦公室的，她一定聽到了我拳擊檯面的聲音。

我轉過頭來，頹然地望着她。我想，我的樣子一定很可憐，而事實上，我實在感到自己很可憐。

「劉醫生，你的臉色真壞，我看，你還是回家去休息吧！」安娜說。

「不，我沒有病。」我搖搖頭。這時，我就像一個小孩子，在我的眼中，安娜竟似我的慈母，我把心中的委屈一一的向她傾訴。

安娜很激動。「劉醫生，既然我們已有證據證明黃秋霖和王阿明是抗日份子，我們就向日本人報告吧！」

「安娜，你還沒有完全瞭解我的處境。我們氣憤雖是氣憤，但我們也只好忍受，誰叫我們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呢？」熱淚沿着我的臉頰流下來。

安娜馬上拿出手帕替我拭去眼淚。「劉醫生，你何必非要受這個罪？你對日本人要有信心，他們在這兒就像過去的英國人一樣，是這兒的統治者，一切反對他們的力量都要消滅的！」

經過了傾訴，經過了哭泣，我內心的委屈已消滅了一大半，我不再像剛才那麼激憤了。

「算了！算了！算了！」我擺擺手，說。
「怎麼可以算了呢？」安娜仍然很氣憤：「人家欺侮我們，我們又不是毫無辦法，為什麼可以算了呢？」
「安娜，你放心！那些抗日份子諒也不至於敢對我們怎麼樣，我們一切小心就是了。」

「我不瞭解你！」安娜生氣地噘着嘴。
是的，她真的不瞭解我。
願解一個人是那麼容易的嗎？

四

昨晚從十一點多開始，附近便响起了槍聲，後來，槍聲越移越遠，到清晨，才完全沉寂了。我想，可能是游擊隊想攻進煤炭山，結果被日本兵打退了。

我在等待日本軍部的電話，通知我去救治日本傷兵，可是，到我去醫院上班時，還沒有電話來。

「難道昨晚的槍聲是夢嗎？」我疑惑地想。我走進醫院，裡面平靜得像往日一樣。我想，日本傷兵可能早就送了過來，由日本的醫務人員自己救治，但一問安娜，才知道日本兵根本沒有來過。

「昨晚，我明明聽見附近有槍聲。」我說。
「是啊，可能是日本兵演習。」安娜說：「不過，有一件事很奇怪，黃秋霖今天請假，大清早就見不到他。」

「王阿明在吧？」我問。
「在。是他告訴我，黃秋霖請假的。」安娜回答。

我推開辦公室的門，有一個人和我面對面地站着，我嚇得一跳，想大聲叫喊，那人馬上伸手掩住我的嘴巴。

「劉醫生，是我。」原來他是王阿明。
我喘着氣。「王阿明，你——你不要這麼來嚇我！」

「對不起。我有緊要的事找你。」
「什麼事？」
「我要你立刻到游擊隊營地去。」
我楞住了。「你……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要強迫我參加游擊隊，或是……」

「生，劉醫生聽我說一說。昨晚，我們游擊

隊原想打進煤炭山，搶救那些被囚在崇華小學的壯丁。可是，日本鬼子早有準備，我們吃了敗仗，弟兄受傷的不少。劉醫生，我們需要你走一趟。」

「不，不，我不能去！」我叫着。
「劉醫生，你必須去，現在就去。」王阿明堅決地說：「黃秋霖清早已經去了那邊。——不過，他沒有能力動手術。」

「王阿明，你要為我想，如果日本人發現我去游擊區，我還有命嗎？」
「日本鬼子不會發現的！」

「你不能只是這麼隨便說說。你想想看看，在路上，我將怎樣逃過日本哨兵？日本人要是來醫院找不到我，又將怎麼解釋？這一切，你都得細細想一想。」

「我已經想過了。只要你照我的話做去，是不會有問題的。你不去去？」
「去，當然去，你以為我不是抗日的嗎？不過，我得考慮一下！」我在想如何擺脫他，不去冒那個險。

「不用考慮！」王阿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突然拔出手槍來，對準着我：「你現在就得去！」

「好！好！」我連連點頭。
「你馬上到教堂去找安東尼神父！」王阿明用命令的口吻說。「動手術的用具，我已先送到那邊去了。」

聽說去找安東尼神父，我的緊張的心情稍為鬆弛了一些。神父總是比較有感情，我還有機會和他爭辯，使我脫身於是非之外。

我走進聖米高教堂，安東尼神父匆匆迎上前來，他緊握着我的手。「劉醫生，我等很久了！」

「神父，在大白天從這兒去游擊區，簡直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我振振有詞地說：「况且，要是日本人發現我失蹤了一天，該怎麼辦？」

安東尼神父眯着眼睛，慈祥地微笑着。「劉醫生，我陪你一塊兒去。我以前跟你談過，我的工作全是救人，我和你是同志呢！」

「神父，你不怕路途上的危險呢？」

「怎麼會有危險？」神父的微笑變得很神秘。「走！我們趕快走吧，傷者已忍受很久了。」他拉着我，向教堂後面走去。

「從這邊去游擊區？」我感到莫名其妙。

神父沒有回答，仍是神秘地笑着。他拉着我，走進他的住所，然後推開地窖的木門。「這兒有七個重傷的游擊隊員，請你趕快給他們動手術。」

「不是要我去游擊區嗎？」

神父學着我的口吻說：「大白天去游擊區，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嗎？」——這七位重傷的游擊隊員是昨夜就抬來這兒的。王阿明不知道這個秘密。

「哦！」我透了一口氣。「黃秋霖在嗎？我要他做助手！」

「不在，他倒是真的去了游擊區，那邊有不少輕傷的游擊隊員。——劉醫生，我可以做你的助手。」

我們走下地窖，在昏黃的燭光下，七個傷者痛苦地呻吟着，一種可怕的氣氛在蕩漾，使我有走進地獄的感覺。安東尼神父對着牆壁上的一尊神像劃了三個十字架後，低聲地向我說：「來！跟我過來！」他帶我到最裡面去。「這個是游擊隊長，你先替他把手彈取出來吧！——手術的用具，我全消毒好了。」

游擊隊長長的右腿和左腿都中了彈，但他支撐着上身坐起來。「醫生，你不必先醫我。還有其他的弟兄傷得比我還重呢！」

他的話很使我感動，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人在生死關頭還能為他人着想。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先救治傷勢較重的人。

我忙了整整一個早上，才把七個傷者身上的

子彈片取出來。游擊隊長很幸運，子彈都沒有傷到骨頭。兩個游擊隊員傷得很重，可能有生命的危險。

我臨走的時候，游擊隊長拉住我的手，說：「醫生，雖然你不是拿槍的，但在這個抗日戰爭中，你仍是一個英雄！」

「謝謝你！」我很興奮。

走下聖米高教堂門前的石階，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是一個英雄。

這種驕傲的感覺在一瞬間消失了。

「要是佐籐大尉在醫院等我，怎麼辦呢？」我想，心情跟着緊張了起來。

我加緊脚步向醫院走去。到了接近醫院的時候，我又放慢了脚步，好像前面有危險在等待着。

醫院從外表看來，十分平靜。門前的那兩棵鳳凰木，像虔誠的修道者默默地站立着。

我覺得一切不應該這麼平靜。這時，我的心理非常矛盾，我甚至希望見到佐籐大尉從門內突然衝了出來。

等到見到了安娜，我的緊張才真正鬆弛了下來。

五

此後幾天，我每天到聖米高教堂去，給受傷的游擊隊員換藥。那兩個重傷的游擊隊員，在我給他們取出子彈後的第二天便去世了。

黃秋霖每天晚上都偷偷的到游擊區去，天亮的時候才回來，據說那邊的傷者有五十幾人。在這期間，日本人的防守相當嚴密，沒有再聽到游擊隊活動的事件。

建築中的日軍憲兵司令部，地點在公路進入煤炭山的山頭，地勢險要，可以俯覽整個山村以及附近的山地。

煤礦已經開始繼續生產。

煤炭山似乎已逐漸恢復正常了。

我對日本人的信心越來越增加，除了擺在面

前的現實是個重要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我接到了父親從新加坡寄來的信。父親在信中勸我安心的留下來，替日本人做事。他說新加坡已面對飢荒和死亡的威脅，各行各業的人都難逃厄運，只有替日本人做事的，才有飯吃，才有生命的保障。

日本人對我沒有任何懷疑。和崎大佐對我要求霍亂防疫針的事，當面就答應了我，他說：「目前，吉隆坡和怡保都有霍亂病症發現，我們這裡能先作預防是好的。防疫針，我們會很快的運來，最好能讓所有的居民都接受注射。」

美珍說「日本人來馬來亞，目的只是為了搶掠」，我認為是不正確的，日本人明明是要在這裡長期佔領下去。

爲了我的前途，我必須和日本人保持更密切的關係。只有日本人才可以實現我的願望，讓我去大城市行醫，讓我去外國留學。

我會考慮向日本人告發王阿明、黃秋霖，甚至連還在教堂養傷的游擊隊長。對這件事，我想了好多次，但卻沒有實行。

這並不是說有什麼良心在責備我，而是我覺得做事還是謹慎一點的好。因爲，現在游擊隊的勢力並沒有完全被消滅，他們要找我報復是不會太困難的。

我沒有到陳如善的家裡去，我怕日本人誤會我和他有太深的關係，將來萬一他出了漏子，會牽連到我的身上。有時，我會想念美珍，但爲我自己的前途重要，決不可因爲一時感情的用事，而毀了自己的一生。

六

漸趨平靜的煤炭山突然又起了一陣風暴：礦工們發動大罷工。

佐籐大尉派兵把工人住宅區包圍起來，四周架起了機關槍，恐嚇說要是工人們不在三天內复工，他要下令開槍射殺那一區的全部住民。

消息傳開後，整個煤炭山都籠罩在恐怖和凄涼的氣氛下。

我想起上一次火車站集體行刑的事，我相信佐藤大尉的話不僅是恐嚇。

想到那一區的將近二萬人的命運，我有些心動。這或者就是所謂人性吧？我是很少關懷別人的，但這關係二萬人性命的事，却不能不令我就心。

我去聖米高教堂，要找游擊隊長。可是，安東尼神父告訴我，他和另外四個游擊隊員已經回游擊區了。

「神父，你有沒有想到那二萬人的命運？」我迫切地說。

安東尼神父沉痛地點點頭。「這是戰爭，這是戰爭呀！」他說着，聲音啞了，兩顆晶亮的熱淚從眼角滾了下來。

「神父，你忘了你的工作是救人？」我說。

「我是人，不是神。——這件事是決定在日本人手上，我怎麼能夠說服他們？」

「神父，你怎麼把這件事推到日本人身上呢？這次罷工一定是抗日份子發起的。罷工取消了，日本人便不會殺人了。神父，你得設法勸服抗日份子，趕快取消罷工。」

「劉醫生，我已經說過了一次，可是，他們堅持要罷工。他們說，最近日本人防守得很嚴密，目前除了罷工，沒有其他打擊日本人的方法。」

「但總不能拿二萬人的性命開玩笑呀！」我很激憤。「日本人殘酷，抗日份子却更殘酷！」

「……。」安東尼神父無可奈何地攤一攤手。「我只有向天主求告了！」

「神父，如果你能夠的話，還是趕快去找游擊隊長吧！」我說。

我走出了教堂，決定去陳如善那裡。我想，或者他老人家能夠對抗份子起影響作用。走進陳家，我發覺屋裡的氣氛不大正常。陳如善默默地坐在客廳裡，雙手緊捏着拳頭，眼睛

怒視着門口。

「陳先生！」我和他打招呼。

他「哼」了一聲，冷冷地點一點頭。

陳老太太馬上過來，對我說：「劉醫生，美珍在樓上，你上去看她吧！」

我低聲說：「我想跟老先生談談。」她使了一個眼色。「他在發脾氣呢！剛才日本來過。你還是先跟美珍談談吧！」

我聳一聳肩，只好上樓去。

美珍見到我，劈頭便問我罷工的消息沒有。

「我正是為這件事來的。」我說：「美珍，難道這個罷工非要堅持下去嗎？」

「當然。」她毫不猶豫地回答。

「你不在乎工人和他們的眷屬的性命安全？」

「佐藤大尉的個性，你不是不知道？」

「你放心，日本鬼子再狠，也不至於會殺死這麼多人。況且，殺光了工人，礦場如何生產？」

「我們已經看準了這一點，對日本鬼子的恐嚇根本不在眼裡。所以，剛才和崎大佐要爸調解這個工潮，爸一口拒絕了。」

「好，佐藤大尉不會殺二萬人，他會不會殺二百人或二十人，像那一天火車站的情形一樣？」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這一次工潮是有計劃、有組織的。」

「你的意思是：日本人要是運用武力，工人會反抗的？」

「……。」美珍含笑地點點頭。

「那不是仍會有傷亡的事件？」

「但並不是沒有代價的犧牲。」我知道再談下去也是無用的。「想不到世界上有人性的人竟是這麼少。我原以為我是最自私的了，然而，還較許多人更能同情他人。」我接着，我自己也感到奇怪，為什麼我會那麼關懷那些工人。可能是那一天火車站上發生的慘劇

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這時，遠處傳來哀哀的簫聲，我記起陳如善說過吹簫者的故事。

「美珍，過幾天，煤炭山將有更多吹簫的人了。」我說。

「劉醫生，你不要太悲觀！這一次戰爭，我們是必定勝利的，當然，勝利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我們又談了一會兒，我才告辭。

我的感想很多。「什麼正義、公平、仁愛、全是一些漂亮的幌子！人類是渾渾噩噩的，他們全被這些幌子迷住了，終於喪失了自己的生命。」

我覺得我的人生觀倒是正確的，我漠視一切的理想，否定一切的信仰，我只願自己的存在。

對了！當一個人失去了存在，什麼理想，什麼信仰，又有什麼價值呢？

到了下午，我聽說礦場的工潮有了突變，七百多名的印度工人已決定復工。這是日本人的勝利！

四點多鐘，工人住宅區傳來零星的槍聲，接着是爆炸聲和機關槍聲。我想，佐藤大尉一定是忍耐不住，看看情勢對他們有利，便衝進了工人住宅區。

這是一場大屠殺。我想起火車站的那一幕，不敢再往下想了。

七

我在醫院的餐廳晚餐的時候，和崎大佐的電話來了。

「劉醫生，請你準備動手術。佐藤大尉受傷了。」

「佐藤大尉？」

「是的，他在礦場附近受傷。十分鐘後，他就會被送到醫院。」

我放下電話聽筒，通知安娜和黃秋霖馬上做準備手術的工作。

我匆匆去辦公室，想換上工作制服。在走廊上，看到王阿明正往外面跑，我下意識地感到情形有些不對。

「王阿明！」我喊住他。「你上哪兒去？」
「我出去看一個朋友！」他回答，轉身就要走。

「王阿明，我警告你：不得在醫院裡殺人！」我鄭重地說。

「我知道！」他說着，一溜煙地跑掉了。

我換好衣服，到手術室去，內心還是感到不安。心裡想：「王阿明那些人是不講理的，他們和佐藤大尉的仇恨很深，如果他們有機會殺害他的話，一定不會放過。」我越想越覺得王阿明的行動可疑，他可能是去找他的同志，想乘佐藤大尉來醫院動手術時，把他暗殺了。

我覺得我的推測是相當可靠的，心裡的不安逐漸加深。我想了想，把黃秋霖拉到一旁，低聲對他說：「黃先生，你得設法阻止王阿明在醫院裡行刺佐藤大尉。」

「誰說他要這麼幹？」黃秋霖吃了一驚。「我想，他不會這麼愚蠢的。」

「那就好了。」我說：「今天，不要說佐藤大尉在醫院裡被暗殺，就是我們醫不好他，我們都會有麻煩的。」

「但不管怎麼樣，我的內心依然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佐藤大尉的傷勢不輕，他的胸部中了兩顆子彈，左腿也被手榴彈炸傷，流血很多。

我先檢查他的脈搏和血壓，對日軍醫務人員說：「你們有沒有血漿？大尉必須輸血！」

「大尉的血型是O型，這兒有一個皇軍的血也是O型，他是來輸血給大尉的。」那位人員回答。

我們搬了一張床靠近手術檯，讓那個輸血的日軍躺下來開始輸血。接着，我動手給佐藤大尉取胸部的子彈。

我的心情很緊張，比那一天替廖亞興胃部開刀還要緊張。安娜不停地替我拭揩額上的熱汗。佐藤大尉胸部的兩顆子彈都順利的取了出來。他的左腿的傷勢比我初步檢查的還要嚴重，很多碎彈片鑽進肌肉的深處，要一一的取出真不簡單。

手術進行了差不多一個鐘頭才結束。我檢查佐藤的脈搏和血壓，一切都很有滿意。

我解開口罩，打開玻璃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我好像得了一個大解脫。

一個日軍醫務人員走過來，稱讚着說：「劉醫生，你的手術真是頂好！」

我除下眼鏡，拭去鏡片上的熱氣。「謝謝你！」

「大尉需要休息，不知他是不是可以住在醫院裡？」他問。

「當然，大尉現在是不適宜顛簸的，我們這兒有間特別病房。」我說。可是，在這剎那間，王阿明的影子閃過我的心頭，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我看，我還是打個電話問問和崎大佐的意思。」

我打了電話給和崎，他聽說手術成功，十分高興。

「劉醫生，你認為大尉該留在醫院就留在醫院吧！」

「大佐……：：：：：」

「什麼事？」

我躊躇着，考慮是不是要提醒他有關佐藤的保安問題，但想了一想，不知該怎麼說才適當，只好說：「再見！」把電話掛上了。

我請安娜把特別病房預備好，然後，把佐藤大尉送過去。

我一直留在醫院裡到了九點多鐘，看看佐藤的情況良好，才回自己的住所去。
醫院的門口有日本兵站崗，沿途也有日本兵放哨，聽他們不斷的喊口令，大概整個煤炭山都

戒了嚴。這使我稍為寬了心，我想：「王阿明他們總不至於在今晚對佐藤大尉採取什麼行動吧？」
我沖好涼，肉體和精神都得到了鬆弛。
我覺得有些可笑，王阿明他們可能根本就沒有想到要謀殺佐藤大尉，我不過是在自尋煩惱罷了。

我躺在床上，很快的睡着了。我真是疲倦呀！

在夢中，我似乎聽到電話機的鈴聲，那鈴聲愈來愈多，愈來愈响，我好像掉進一個黑暗的深淵，四面八方都是電話機的鈴聲。這鈴聲帶着死亡的壓力，向我緊壓，向我緊逼。我嚇得從夢中驚醒過來，夢破了，但電話的鈴聲仍然在空中迴响。

「真的有人打電話來！」我吃驚地跳了起來，飛也似地跑去接電話。

「哈囉，是我，安娜呀！劉醫生，佐藤大尉被人暗殺了！」

「真的？」

「真的！日軍的醫務人員已經去接你了！」

我放下電話聽筒，茫然地站着。過了一會兒，我捏緊拳頭，狠狠地叫着：「王阿明，你這一次真是害了我！我決與你勢不兩立！」

佐藤大尉是被人用毒箭射死的，值班的李護士去看他時發覺的。

射中佐藤的毒箭有兩支，這是土著民族用來打獵用的，毒一進了血液，在血管中流動便要喪生的。

我對着日軍醫務人員搖搖頭，他們也默然。

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局面，也不知道日本人將怎麼對我。我默默地向辦公室走去，好像一個被捕的重囚，覺得一切的希望全都幻滅了。

我頹然坐在沙發椅上，坐在黑暗中。我想哭，但沒有眼淚。

不久，安娜來了，她站在我旁邊，安慰我。我拉着她的手，像是抓到了一個可以憑藉的力量。我就靠着這力量，渡過漫長的黑夜。

八

早上，和崎大佐到醫院來，他只是對我冷冷的打着招呼。我領他去特別病房，他對佐藤大尉的屍體也只是冷冷的一看。他走到窗口，細心的東看西看，測量毒箭射來的角度和方向。

「劉醫生，這種事發生在你們醫院，真是不幸！」和崎大佐嚴肅地說，他平日的微笑和幽默全不見了。

「大佐，我很難過。可是，這件事不是我的過失。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救治了佐藤大尉。」我說。

「我知道。但是，劉醫生，這宗謀殺顯然是與醫院裡的人員有關。你想想看，外面的人怎麼會那麼快知道大尉住在特別病房呢？無可置疑的，醫院裡有抗日份子潛伏。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找出來！」和崎大佐肯定地說。

「哦！」我的心往下沉。

「劉醫生，你有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份子？」和崎大佐問。

我楞住了。「沒有！沒有！」

和崎大佐走了。

我把安娜找來，告訴她，情形很嚴重。過了半個鐘頭，有一個日本軍曹帶了兩個日本兵到醫院來，他說：「池部長大尉請你！」

我想：我被拘捕了吧？我並不感到驚奇，因為我想像的情形是比這個更為嚴重。

我被帶到崇華小學，進了一個從前是課室的大房間，裡面空蕩蕩的，只擺着一張辦公檯。

池部長大尉是一個小個子，戴着一副銀邊眼鏡，看樣子很斯文。他坐在辦公檯後，對我露出勉強的微笑。

「劉醫生，請把這一次事件作一個詳細的報告。」他說。

「把我所知的，全說了出來。」

「你不是住在醫院裏？」

「我是住在醫生住所的。事情發生時，我並不在醫院裏。」

「根據你的觀察，醫院裏那些人是抗日份子？」

「大尉，我不清楚！」

「不清楚是什麼意思？」池部長大尉突然發出雷聲似的咆哮，大大出乎我意料。我看一看，發覺他那隱藏在眼鏡片後的目光好兇獠呀！

我已回作了最壞的打算，所以，並不驚惶。

我鎮定地回答：「抗日份子做的是秘密工作，我怎麼可以從外表上看出來。況且，你們日本人一來，我便勸忠你們，醫院裏的人把我當作你們一樣。就算是醫院裏有抗日份子，他們一定會提防我，不讓我知道的。」

池部長大尉的眼鏡像一對探射燈似的照射着我，大概是在觀察我有沒有撒謊。幾分鐘後，他輕輕地點一點頭，表示信任了我。

「劉醫生，你可以回去了！」他的聲音恢復了溫和，那種勉強的微笑又在嘴邊泛起。

「我，我可以走了？」我疑惑地問。

「是的。不過，你今後得隨時留意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份子。」他說着，遞過了一張紙片。

「這兒有我的電話號碼。」

我走出了崇華小學，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我望望天空，看看地上，一切都是真實的。我自由了！

我心中的激動和興奮，是無法形容的。我好像是重新誕生到這個世界來。我見過許多人出生，但今天我才真正體味到生的喜悅與可愛。

醫院的四周都有日本兵放哨。走進醫院，裏面靜悄悄的，所有的職工全不在，連一些輕病的病人也不見了。我問一個守衛的日本兵，他比手勢，說他們全去了崇華小學。

我在冷靜的走廊上漫步，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對於職工們的安危，我一點也不關懷。我為什麼要去管他們呢？一個人的煩惱已够一

個人担當了，我又不是神，那兒有能力去拯救他人？

中午，有五個職工回來，安娜和黃秋霖都在其中。安娜臉露喜悅地走進我的辦公室，她把嘴附在我的耳邊說：「我告發了！」

「你告發了什麼人？」我驚訝地問。

「王阿明。這個人太可惡了！」她回答。

「安娜，你闖了禍！」

「我不能不這麼做。我受不了日本人的威脅。」

「可是，你不知道我對日本人說我對抗日份子是一無所知的。如果你提起我會懷疑王阿明的事，那我就會倒霉了。」

「沒有。我可沒有那麼傻。我只是對日本人說我覺得王阿明這個人很可疑。」

我鬆了一口氣，不過，我還是有些耽心。

「黃秋霖他們可能會懷疑是我告密的。」

「啊，黃秋霖他們有什麼可怕？我原也想去發黃秋霖的，只是我覺得做女人應該仁慈一點，才暫時饒了他。」安娜得意地微笑着。

我想：我想，認為我實在不用耽心什麼。如果是我告發王阿明的話，日本人便不用再傳訊其他的職工了。

「王阿明被捕，倒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他是罪有應得。」我想：「而且，這也是給黃秋霖一個警告，使他行為檢點一些，別再來給我添麻煩。」

我愉快地笑着，笑着，笑着。

九

醫院的職工被日本憲兵扣留的只有王阿明一個。第二天，日本兵又來把醫院的每一個職工都傳去崇華小學訊問。我也一樣的被傳了去。

審訊我的還是池部長大尉，原來他已經調任佐藤大尉的遺缺。今天，他對我的態度很客氣。

「劉醫生，又來麻煩你，很對不起。但這是例行公事，我不能不請你來。」

「大尉，皇軍要我做什麼，我便做什麼。我不會嫌麻煩的。」

池部良大尉滿意地點點頭，接着說：「你們醫院的一個工人工阿明，他大大的不好，是個抗日份子！」

「哦，他是抗日份子？」我裝作吃驚的樣子。「嗯！他已經供認了，他甚至說佐藤大尉也是他暗殺的。」池部良大尉冷冷地說。「抓到了王阿明，我們皇軍並不滿足，我們還想再抓到一些他的黨羽。」

「王阿明既然供認了，你們總有辦法讓他供出他的同黨。」我說，希望趕快結束這個談話，免得自己被捲進漩渦。

「王阿明大大的不好，我們用了很多苦刑，他除了自己供認有罪外，其他的話什麼也不說。」——劉醫生，你能不能告訴我，平日誰最常和王阿明來往？」

「我對王阿明的印象很壞，他有些古怪，脾氣不好，很難和人相處，我本來打算要在最近開除他呢！」我不着邊際地說。

「劉醫生，謝謝你！」池部良大尉說，表示我可以走了。

被審訊的職工中，安娜是第一個被放出來的。

「你沒有再告發什麼人吧？」我問她。

「沒有。我對日本人說，我知道的昨天已經告訴了他們。他們一點也不為難我，馬上放我走。」

「不知道黃秋霖會不會被日本人扣起來？」

「不會的，連我們都不告發他，其他的人也不會的。」

我的心中却希望黃秋霖會被日本人扣留。我對抗日份子有一種憤恨的心理。我覺得安娜以前說過的話很對，要是沒有抗日份子，目前的馬來亞便太平無事。遠的不去說，單是煤炭山，因抗日份子而無辜受害的人已超過二百人，前晚的反抗佐藤大尉事件，犧牲的工人至少在一百五十名

以上。抗日份子不肅清的話，悲劇還要繼續上演。

被傳訊的職工們陸陸續續被放了回來。

李護士見到我，滿懷冤屈。「劉醫生，我們醫院究竟還有沒有抗日份子？他們為什麼不去自首？我們這麼天天被審訊，真是受不了。」——你知道，日本人一定要我去看王阿明受刑。唉呀，我的天！王阿明已經打得不成人形了，日本兵還要再用鞭子抽他。我看了，幾乎暈了過去。」

男職工們都受到日本兵的毆打。

到中午，除了黃秋霖，職工們全回來了。我想，黃秋霖可能被日本憲兵扣留了。可是，到了一點多鐘，他也回來了。那時正是休息時間，我和安娜在辦公室內聊天，黃秋霖氣沖沖地衝了進來。

「劉醫生，你出賣了我們的同志！」黃秋霖對着我咆哮。

「黃先生，你這是在含血噴人！」我很鎮定，日本人的兩次審訊，我都能應付過去，那兒還會害怕一個手無寸鐵的抗日份子。

「不是你告發的話，王阿明怎麼會被日本鬼子抓起來？」——我已經問過其他同事，他們全沒有對日本鬼子供認什麼。」

我冷笑了兩聲。「黃先生，如果我告發王阿明的話，也會連你一起告發的。」

「你不用狡猾！我知道你一向都在採取兩面政策。——告訴你：血債要血償！我們抗日份子決不會放過敵人！」他的樣子就像瘋人。

我有些不安了。「黃先生，你必須先瞭解情況，之後才可以下判斷。——你想看，假如我肯把一切實情向日本人吐露的話，你們還會被傳訊的嗎？」我想找安娜支持我的理論，但她不見了，不知在什麼時候溜出去了。

「劉醫生，我們都受過日本鬼子的拷打，你有沒有？」

「沒有。這只因爲我是院長，日本人尊重我。」

「呸，這證明你和日本鬼子勾結！」

「黃先生，我希望你能理智一點。你知道我替游擊隊做過多少事？我救過游擊隊長的生命，我幫過英國工程師逃亡，我隱瞞你偷藥的事，——這一切的行爲難道都不足證明我的立場嗎？」

「我不聽你的解釋。我警告你：如果再和日本鬼子勾結，我們不會饒你！」他激動地說，轉身要離去。

在這一剎那間，房門被人用力推開，幾個持槍的日本兵衝了進來，他們馬上把黃秋霖圍住。

池部良大尉跟着走進房來。

「劉醫生，你沒有受到太多的騷擾吧？我們早已對這個傢伙有了懷疑。現在，他總不能狡辯了。」池部良大尉微笑着，向我輕輕地點一點頭。

黃秋霖被上了手銬。他知道自己已無法逃脫了，開始破口大罵，先罵日本人，接着又罵我。

池部良大尉聽到他罵我，很高興地笑着。過了一會兒，他向我行一個禮。「劉醫生，再見！」

他們走後，我覺得這件事太富戲劇性了，日本人怎麼會這麼及時趕來逮捕黃秋霖呢？

我想來想去，覺得可能是安娜報的案。我問了她，她承認了。她說：「我看黃秋霖來勢那麼汹汹，怕他會對你動武，不得不打電話給池部良大尉。」

我想起將面對抗日份子報復的後果，有些憂慮。但這已是既成的事實，我只好默默地去面对挑戰了。

十

「砰！砰！」

兩陣槍聲响後，鮮血像噴泉般地從王阿明和黃秋霖的身上噴出，濺紅了醫院門口的水泥地。比門前的兩棵鳳凰木樹上的花朵還要紅。

我的內心突然湧起了一股痛苦的泉流，在湧動，湧動。

我不知道這股泉流從那兒來？

我的眼睛有些潤濕了。爲什麼我會流淚呢？爲什麼？

「王阿明和黃秋霖不是我殺死的！」我在心中喃喃。「他們的死與我一點也沒有關連。——他們是該死的！誰叫他們要反抗日本人？」

雖然我這麼想，可是，那一股痛苦的泉流還在湧動。

「各位可以回去了！」池部良大尉高聲說，他的那戴着銀邊眼鏡的頭腦高傲地朝向天空，點也不點一下。

我想走進醫院，但一看門口的那兩灘殷紅的鮮血，和還綁在兩棵鳳凰木的王阿明和黃秋霖的屍體，我恐懼地站着，手足不知所措。

有人拉着我的手臂，我轉過頭，正碰着陳如善的目光。

「劉醫生，到我家裡坐坐吧！」他說。

「好！」我毫不猶豫地點點頭。

此時，我有極度孤單和淒涼的感覺，好像自己是一個被遺棄的孤兒，一點依靠也沒有。我急切地希望有一種力量給我支持，有一種感情給我溫暖。

被日軍強逼來觀刑的人都散了。我跟在陳如善身後默默地走着。

我奇怪四周的一切都這麼的冷靜，整個煤炭山就如死城一般。

到了陳家，我和陳如善面對面地望着，彼此一句話也沒有說。

美珍知道我們來了，匆匆跑下樓；她氣憤憤地向我走過來，叫着：「劉醫生，你怎麼可以出賣自己的同胞？」

我的痛苦和寂寞感達到了頂點，我受不了，肉體和精神全崩潰了。我放聲哭了出來。

哭着，哭着，我的痛苦和孤單全溶化在眼淚裡。

「劉醫生，我沒有想到你是如此的卑鄙和無恥！」美珍激動地說。

「美珍，我不相信劉醫生是那種人！」陳如善說。

我在黑暗中得到一線光芒，這光芒使我重獲了意志，重獲了力量。

「王阿明和黃秋霖不是我告發的！」我用一種堅定的聲音說。

「真的？」美珍那雙美麗的眼睛注視着我。

「真的！」美珍那雙美麗的眼睛注視着我。淚珠從美珍的眼裡湧出來。「劉醫生，對不起，請原諒我。」她走上前來，拉着我的手。

陳如善悄悄地走開了。

「美珍！」我感激地抓緊她的手。

「在敵人的暴力下，我們不要懦弱，不要屈服！」美珍，請別再提起戰爭，好嗎？」

美珍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昨天，安東尼神父借了幾張圓舞曲的唱片給我，其中有『村燕』、『維也納森林的故事』、『南國的薔薇』等，都是史勞特斯的名作，你不想聽？」

「好的！」

圓舞曲把我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使我盪動的心情漸漸趨向平靜。

一陣陣哀哀的簫聲擾亂了圓舞曲，打破了我的心的寧靜。那個充滿了悲哀故事的王先生，又在吹他的長簫了。那簫聲把我引回現實的世界，引回戰爭的漩渦。

美珍也無心再聽圓舞曲了，她關上了唱機。

「我們無法再忍受了！我們不能讓敵人再蹂躪下去了！」美珍抬起頭來。

「……」我怔怔地看着她。

「我們不是靜靜的溪流。我們是山洪，是暴發的山洪。我們要把敵人迫得走投無路，把他們通通送進鬼門關。」

我想勸她，可是，想起她的剛強的性格，便不說什麼了。

回到醫院，我的情緒已經完全恢復正常。王

阿明和黃秋霖的慘死，對我已隔得很遠很遠了。一切便有了意義和價值。他人的生與死，既不影響我的生存，我何必憂傷和煩惱呢？」我想。

隱隱的可以聽到王先生的簫聲。

「讓他吹他的簫吧，我要走我自己的獨木橋。」我喃喃着：「我只爲個人的存在而奮鬥！」

我覺得自己彷彿站在一座金字塔的頂端，金字塔的下面是日本人，抗日游擊隊，是美珍，安娜……還有許多許多的人。我仰首，面對着陽光燦爛的藍天，朗聲歡笑。

柯戈：

茶座中坐看瀑布

——觀哥拉丁宜瀑布

走上斜坡小石梯

我們來到一開酒樓下的茶座

茶座外，遊人三三兩兩

茶座內，茗茶聲中一片暢談

茶水端在我們面前

我們忘記茶水已寒冷

話語溜到我們的嘴邊

我們仍把話語嚙到肚裏

此刻，我們眼睛變變投到茶座外

遠遠靜靜地眺望——

一條細長的白鍊高懸在山上

濺着萬道白花，不斷嘩啦啦地叫响……

談死

·黃潤岳·



死生之事，大矣哉！生似乎是不易談；生下來之時，渾渾噩噩，無識無知。同時也不必談：上天有好生之德，生了就會長，生長是循着自然而演進。死卻不同，有生就有死；既已生，不免死。但是，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我們不知死，又不能不死。於是，有的怕死，有的設法延年益壽；也有自殺以了此一生的。死了之後，仍有許多問題。

死的方式很多，可只分為兩類：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自然是就死的價值而言。如果是壽終正寢的話，便與泰山鴻毛無關。有錢有勢的，風光一番；不然，做兩天道場，入土為安。因為人都是貪生怕死的，我們通常都諱言死。西歸，大去，翹辮子，倒了肉山，回了老家等，都是死的意思。這樣一來，死又成了罵人的字眼。如該死，要死的，死鬼，死東西，還不趕快跟我去死，死討厭。死字有時又成為形容詞了。

也有人視死如歸的。這種人，我們稱為烈士，至少也是英雄。他們認為死何足惜。不過，古人說：「慷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這應該是比较的說法，要捐生無論如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

我對於死的最早的了解，是我的幾個妹妹的天折。我眼看着他們因病而漸漸的衰弱，最後就停止了呼吸，全身冷去。我沒有特殊的哀傷，我只是同情我媽媽，因為她常常哭得暈倒。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陪伴着一位生病的弟弟，他就在我熟睡中死去。媽媽知道了不敢哭，怕吵醒了我。

我們從小就聽慣了死節、殉國的慷慨悲歌的故事。在歷史書中，連篇累牘的有英雄豪傑忠臣孽子的記載。在中日戰爭的時候，眼所見，耳所聞，幾乎全是愛國家、愛民族、忠貞不屈、成仁

取義的英雄烈士。在那個大時代中，我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雖然沒有可歌可泣的往事可述，至少我也是敵愾同仇，有熱心，有勇氣，而且有犧牲的準備。那時，我真正了解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

三

時序如流，現在，我對死的感受，自然也就有些不同了。我看過兩次被鎗斃的死人，兩次都是四個。血淋淋的軀體，猙獰的面容，真正可怖。很久以後，仍會夢到。我也看過一次鎗斃逃兵，那更可怕：一個活生生的人，跪在地上，砰的一聲，就完了！好在是無親無戚，只有憐憫，沒有哀傷。死，又具有另外一重意義。

我在龍引住了十四年，時間雖不算太長，我眼看那些長者一個一個死去。我送他們出殯，我送他們上山，我的心中不免有如有所失之感。從此，便有生離死

父母的恩愛真是無可比擬，我自己便有過一次經驗。某一年，正是小兒麻痺症流行的時候，我的一個女兒生病，高熱不退，好像是小兒麻痺症。我急死了，

我急死了，



別的悲感。

後來，鄭振中先生死了。他不過大我十多歲，不應該死得這麼早。去弔唁的時候，我們全家都在哭。我原不想帶我的小孩子去，怕他看見難過，有傷他的幼稚的心靈。那知他卻沒有流淚。原來他太小，對於死，尚沒有具體的觀念。

近幾年來，我的朋友也倒掉幾個了；和我相識的人，也有一些西歸了。他們比我大不到十歲八歲。死的包圍，似乎愈來愈近了。首先是驚奇，接着是惋惜。之後，「哦，他又死了？」倒真正是回去了老家一樣，無足為怪。年幼的天折，年長的福壽全歸；和我年齡相若的人，慢慢要「千古」時，我就開始有老的感覺了。這不是髮蒼蒼視茫茫的問題，而是要走向生的末路了。

在這太平盛世，我又是一個平凡的庸俗的人，生又何榮，死又何惜。死生之事，竟像晝去夜來一般。我不是在偷生，因為我俯仰都無愧。我也不想長生不老，因為沒有值得我留戀的榮華富貴。我自然不想死，生到底是可貴的。我也不講言死，所以我買了人壽保險，還兼意外和謀殺。當然，我更不會怕死了。

因此，我對死便有了一種新的看法：生是責任，死是責任的完成。在生之日，就不能不求進取；未死之時，便不要以老作托詞。浮生若夢，只是往事的回憶。

。人生如寄，卻是永恆的信託。俗語說：「久住不為客」。「死

如此平等

·高立·

而有知」，不過祭女誄詞中的成語而已。

前不久，我去拜訪一位擁有P. J. K. 銜頭的朋友，踏進門檻，看到他愁眉苦臉地坐在沙發上，幾個孩子則在大哭大叫，使我不好詫異！

於是，我就問道：「嫂夫人呢？」

他聳了一聳肩，苦笑着答：

「男女平等去了！」

我聽了一頭霧水，根本不明白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後來，他說出了全部事實的真相，我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報以一個苦笑。

原來，他的太太最近忽發奇想，說是要實現男女平等，就到外面去找了一份售貨員的職業，而

把家務和孩子丟下不顧。當然他也會反對她這樣做，但她却振振有詞，說什麼現在是廿世紀的七十年代，男人可以在外面做事賺錢，女人也應該和男人平等。至於照顧家務和孩子，她說不完全是女人的事，男人也有責任，因為男女本來是平等的。這一來，他只有整日困在家裡，長吁短嘆了！

我和這位朋友告別後，回到家裡，一直想着男女平等的問題。我覺得男女應該平等是肯定的了，但男女應該怎樣平等則有商榷的必要。

照聖經上的說法，上帝造人

的時候，就有了男女之分。那麼，男女的天職，顯然是各有不同的。原因是：男人的體魄比較雄壯，眼光也比較遠大，適宜於對外；女人的體力比較荏弱，性格則比較溫柔，適宜於對內。換句話說：上帝賦與男人的天職是保護家庭、養活妻子兒女；上帝賦與女人的天職則是生兒育女、相夫教子。

現在，竟有人高呼男女平等，要把這種天賦的責任倒轉過來，男人理家務，女人出外做事，這顯然就是違反自然，而且存有偏見了。

我並非頭腦多快的人，也認為提倡男女平等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但在這個大前提下，而於採取行動之前，必須把目的認定，和把是非分析清楚。

在我看來，女人在家理家務和照顧孩子，不能說是剝奪了她們的自由，也不能說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因為相夫教子本來是女人的天職，假如她們連家務也不做，反而好高騖遠，要在外面找

工做，以和男人爭長短，這實在違反了上帝當初造女人的意旨。假如她們以為這樣做，就是實現了男女平等，那更是荒乎其唐矣！

時不論古今，地不分中外，在一個正常的家庭裡面，丈夫的責任是應該給妻子以安全感，妻子的責任則在給丈夫以溫情和慰藉。假如夫妻二人都能容許對方善盡自己的責任，而不加以掣肘，也不加以不合理的限制，那麼，男女就已經是平等的。

今天有些高喊「男女平等」的太太小姐，往往歪曲了「平等」的意義。她們以為：男人已有的，女人也應該有；男人能做的，女人也應該做。總之，女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絲毫不遜於男性，這就是男女平等了。

其實，「平等」是不能這樣地加以解釋的。女人要求男人平等，不能說是把所有的女人都向男人看齐，或者都代替了男人，而是只要求能得女人應有的權利，能盡女人應盡的義務。也就是說，她們要提倡男女平等，不能當作是與男人對立，與男人為難，而應該是解除了彼此之間的不正確觀念及關係，解除了封建社會加諸女子身上的不合理的束縛。

古語所謂「牡雞司晨」，這就是諷刺一個女子奪了家庭中男子的地位。我的這位朋友的本太太，她的想法，她的做法，也正是「牡雞司晨」的最好印証，成了天大的笑話。

文學與科學

。易笑儂。

文學與科學的對象，亦同是自然和人生，所以兩者在各方面都可以相通的。因為在科學家心目中的問題，在文學家心中也同樣地發生。譬如自然界的月亮，在科學家就研究其形成、變化等問題；但這類問題在詩人的心目中，亦同樣地存在着。如宋代大文豪蘇東坡的「小調歌頭」一詞云：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官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繡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所以儘管說詩人是用這樣的作品來寄意的，但追問自然探究自然也是事實。詩人憑了他自己的想像說「高處不勝寒」，這在科學家的研究中，也證明了這是事實。因為月球上的溫度到夜半已冷到冰點以下一百十七度（地上最冷為冰點下六十度），如果有人半夜半飛上月球去，那當然是一「高處不勝寒」了！

又如有些自然現象，在文學中所發現的，也往往和科學的研究一致。如美國詩人朗費羅，也寫有一段著名的詩：

「我的靈魂充滿了想望，
向着那神秘的海。
而那大洋的心臟，
經過我送來一陣脈膊的跳動

美國有位專門研究「地震學」的科學家林溪，就以爲這段詩很有地震學的見解。因爲根據林溪的試驗，地球的震動常常是節奏的。這種有節奏的正常震動，多半是由海中的潮水擊拍海岸而造成。這種海岸的擊拍，全美國都可以由地震計感受到；在紐約是每分鐘三十三次。

科學和文學既如此可以契合相通，所以有些學者既是科學家，也是文學家。如英國早期的自然學者懷特，曾寫過一本「塞爾邦的自然史」。這本書從文字上看，是一本美麗的散文集；但如果從內容上看，又是一本很好的科學著作；而且這本書對於後來研究動物、植物、礦物各方面的人，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其後，赫遜特等人，也是採用了文學的筆調，來記述自然科學的研究與著作。法國也曾有一位昆蟲學家法布爾，用文學的筆調寫了一部「昆蟲記」，後來人家都稱他爲科學詩人。

由此，可見文學與科學，但不是勢不兩立的東西，而且是

可以互爲表裡，息息相關，攜手並進的。一般人往往以爲科學的進步，妨礙了文學的創造；因爲文學是要表現自然界的秘密奧妙的，而科學却把自然的神秘奧妙都說穿了。但是，這種看法似乎不錯，實際上却沒有多大道理的。例如星宿中的牛郎織女星，因爲南北朝時梁人宗懷的「荆楚歲時記」中，會有這麼一段有趣的記載：「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飾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紉。天帝怒，責令歸河東。惟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

因此，後人作詩作文，也常常取此以爲題；且把原來的故事渲染得非常凄豔悽惻，膾炙人口。現在根據科學家的觀察，我們知道牛郎織女兩星座都比太陽大得多；因爲比太陽遠，所以看起來便很小。牛郎的距離，等於一百四十八萬萬公里，比太陽遠九十八萬倍。織女的距離等於二百五十五萬萬公里，比太陽遠一百七十萬倍。光從牛郎星來到我們的眼裡，便需要十五年八個月的時間；若從織女來，便需要二十六年十一個月的時間；兩個星相距也有十二光年那麼遠。無線電波的速度和光一樣，假使牛郎想打一個無線電報給織女，得等上二十四光年才有收回電的可能。

所以，這些科學研究誠可驚

人，但對於那個牛郎織女的傳說，以及那些以此爲題材的文學作品，也並沒有多大的影響。我們雖然知道了這些，也還覺那些詩詞，作得非常美豔動人，扣人心弦。

其次，科學的進步，不但不妨礙文學的創造，而且可以幫助文學的創造。我們知道，歐洲文藝復興以後的科學研究，在天文學、物理學方面，在十七世紀時經已奠定了一個完整的局面。當時，英國有一位支學神人敦（John Donne 1573-1631），在他的詩篇裡就充滿了許多科學的比喻。最有名的是他的「送別，莫悲傷！」一詩裡，其中以男女愛人的靈魂，比作圓規的兩腳，這是很意思的。蓋圓規在使用時，定住的一腳雖看似不動，實則是永遠隨着另一腳在轉移的；故以此示離別，乃不過是其中一人的活動範圍之擴大而已。

一般人又往往以爲科學家是注重事實的；文學家是着重想像的。這種論點，誠然不錯；但文學家也一樣的注重事實，科學家也必須要有豐富的想像力。

總之，文學與科學，是相輔相成，相行不悖，分頭併進的。在今天，作爲一個文藝批評家，或文學史家，更需要有科學的頭腦；他不但要採用科學的方法去公平地批評人家的作品，而且須有科學的精神。

水滸傳人物論

岳 騫



顧大嫂與孫二娘

梁山泊有三員女將，即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在未談她們之前，要先說說她們的名字，這是一件最易忽略的小事，但却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水滸傳自是一部偉大著作，在中國舊小說中，與紅樓夢可稱雙璧，至今尚未發見一部同樣份量的著作。但是水滸傳作者本身對小節似乎不太計較，所以犯的錯失很多，筆者已經屢次指出，有些地方即使不一定是作者錯，而在今日看起來總覺得有些費解。

就以人名及稱謂而論，以前筆者曾經談過阮氏三雄的名字無法解釋，究竟小二、小五、小七是眞名還是排行？若是排行，他們的眞名是什麼？似乎應該有大、三、四、六，書中却未提及。若是眞名又有這種混叫的，老大叫小二，老二叫小五，老三叫小七。

同樣情形也發現在三位女將身上。先說顧大嫂，她娘家姓顧，嫁了丈夫孫新排行第二。眞正稱呼依照山東、河北習俗應該是孫二嫂；如若照娘家名字稱呼，應該是顧大姑，斷不能稱爲顧大嫂。同樣地，孫二娘的丈夫張青，手下人稱之爲張大哥，則孫二娘應爲張大嫂，是不爭之事，但是却稱之爲孫二娘。扈三娘娘家姓扈，是否排行第三，不得而知。不過，未嫁而稱「娘」的，畢竟還少見，最低限度在目前的蘇魯豫皖一帶，未會見過。是否宋元時代習俗如此，有待考証，但顧大嫂之名是絕對不妥的。

以上所談爲三人名字，其次再談談個性。扈三娘已經說過，此處專談顧大嫂與孫二娘。兩人中，孫二娘出場較早，武松殺了西門慶、潘金蓮，充軍到孟州時，經過十字坡就認識了她，這是水滸傳二十六回。所有黑店也以他這間黑店開的最早，武松之前，他和尙魯智深着了她的道兒，差點作了饅頭餡；另外還有一名頭陀，也是一個英雄人物，被送進作坊開刺了。雖然這個頭陀是虛設的，可以見得孫二娘黑店之可怕。但是上得山多終遇虎，碰上武松却出了事。

武松殺了西門慶、潘金蓮，經東平府判充軍孟州城，由東平府出發行了二十幾日到十字坡。這個地方用作正經買賣，可能還不太理想，因爲過於荒涼。但是開黑店却是最佳的去處，由於從東平府來的人，翻過一座高山，下了嶺就來到十字坡，沒有不坐下休息打尖之理。當時的人皆愛杯中物，只要在這裏飲酒，必然要着了道兒。另外從孟州來的人，只要時間過了午，望着面前高山，皆不敢冒然上去，恐怕山頂沒有飯店，晚間就無處投宿，也要住下。加之張青同孫二娘又派出眼線，四面打探過往人家，黑店之外又兼作竊徑，武松第一次投店未上當，第二次從孟州殺人逃出，還是被張青手下捉去，若不是當場認出，恐怕武松一條性命也完了。

武松同公人到了十字坡前，一眼先看到了孫二娘，水滸傳是這樣寫她：「一個酒店門前廳檯邊坐着一個婦人，露出黑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釧，髮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膊，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鈿。」

這樣一付形相，眞虧水滸傳作者的天才才寫得出。我們不妨閉目想想，這個女人應該列入那一類？淫婦？當然不是！試看閻婆惜、潘金蓮、潘巧雲三人皆是另一番情景，迥不相同。是女英雄？也不是！試看扈三娘出場時，「一騎青龍馬上，輪兩口日月雙刀，引着三五百莊客。」捉王矮虎時

，「縱馬趕上，把右手刀掛了，輕舒拉臂，將王矮虎提脫離鞍。」後來戰馬騰時，「兩個都全使雙刀，馬上相迎着，正如風飄玉屑，雪撒瓊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這種風度才是女英雄，孫二娘也不足語此。孫二娘究竟是那一類人呢？要想分出類可是真難。只能這樣說，孫二娘就是孫二娘這一類，天生的黑店老板娘。水滸傳對她的描寫真是一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恰到好處，道地的黑店女主人。

武松是何等樣人，大概一打照面就起了疑心，道理很簡單。就憑道旁一間飯店，規規矩矩作生意，老板娘從那裏來的一排金鈕？就算金鈕真是生意賺來的，正當老實的人也不敢把一排金鈕繫在當眼處，還恐怕過往客人見財起意乘機搶掠哩！武松既然對她起了疑心，就故意撩撥她，說了許多風話。孫二娘在此處卻不修老練，江湖閱歷太淺，眼裏未看起這個「賊配軍」，終於着了道兒。張青若晚回來一步，孫二娘的性命都有問題。

不過，不打不成相識，武松同張青後來又拜為兄弟，住了三日始分手去孟州城。及至後來殺了張都監一家，逃出孟州，在一間小廟裏休息，驢中被人捉住，解到一個地方，原來又是張青同孫二娘。到了最後官府畫影圖形捉拿武松，張青介紹武松去二龍山寶珠寺投奔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但是顧慮途中有問題。於是孫二娘想起了以前害死的那個頭陀，留有全付行頭，衣服、帽箍、數珠、虔牒，一應俱全，從此武松變成了行者。梁山一百零八將，武松是唯一沒有諱號的人，從此有了諱號行者，以後通稱行者武松了。

水滸傳從不浪費筆墨寫一個無緣無故的人，每一個人出場皆有其道理。菜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夫婦的作用在於掩護武松。若非他夫妻兩人，武松可能在被「四名搗子」活捉時就謀害了；即使不被四人捉去，武松也無法混過重重關口，逃去二龍山落草。所以說水滸傳作者寫出張青夫婦是為武松而寫，因為武松地位太重要，必須多寫出一些配角作陪襯。武松之有張青、孫二娘、施恩，猶如盧俊義之有燕青，呼延灼之有韓滔、彭圯，關勝之有宣贊、郝思文，紅花綠葉，相得益彰。

顧大嫂的出場沒有孫二娘這樣多采多姿，當解珍、解寶被陷監牢，樂和去找顧大嫂送信時，「一見一個婦人坐在座榻上」，此處却未說出衣飾面貌。樂和過去問一句是否姓孫，顧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聲口如畫，充份顯出一個性子急的人，有話就一口氣說完。

及至樂和說出解珍、解寶下在監牢，早晚就要被殺害，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馬上叫人去找丈夫孫新，等到孫新來到，說出此事，孫新認為「若不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立時應道：「我和你今夜便去。」

孫新指出劫牢非兩個人之事，劫牢之後也要有個去處，必須得到自己哥哥及另一對叔侄鄒淵、鄒團的協助。

顧大嫂馬上又叫孫新去找鄒氏叔侄前來，商量劫牢的事。鄒淵說道：「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我却有個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時，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

顧大嫂馬上搶着說道：「遮莫什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下面又說：「最好，有一個不去的，我便亂搶斃他。」

及至後來又把孫立找來，商量劫牢的事。孫立道：「我却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掣出兩把刀來說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今日便和伯伯拼個你死我活。」

這一段文字寫出顧大嫂的為人，有肝膽，有血性，但是也粗鹵透頂，不愧是一頭母大虫。就其為人而論，實在可以比得上花榮、武松、魯智深、李逵諸人，在梁山不失為第一等人物。

水滸傳寫出這一大段文字，其中人物包括解氏、孫氏兄弟、鄒氏叔侄，再加上顧大嫂，真正的作用，在於為三打祝家莊陪襯。若非解珍、解寶被捕，自不會劫牢反獄；不解牢反獄，一行人自不會上梁山；若不是這一行人投到祝家莊裏應外合，梁山軍馬還是無策可施，師老兵疲，很容易為祝家莊所乘。這批人未上梁山先建大功，其中功勞自以顧大嫂第一。

三打祝家莊是梁山泊一件大事，因為在此以前，從未有官軍前來梁山進剿，梁山軍馬第一次硬仗是對祝家莊。尤其祝家莊是鄉團，並非官軍，假使打不下祝家莊，梁山泊變成大滅，不會驚動朝廷，派出大將進剿，則關勝、呼延灼皆不會上梁山。

假使祝家莊打不開，以後也不會發生打會頭市的戰役，晁蓋不會中箭死亡。晁蓋不死，宋江坐不上第一把交椅。後來也引不出盧俊義，後半段熱鬧文字皆由此而起，顧大嫂的功勞是挺大的。

孫二娘諱號母夜叉，顧大嫂諱號母大虫，二八個性也與這兩個諱號有關。夜叉是神怪之物，可以藏身樹上，常常趁行人不防，自天而下。大虫雖然兇却遠遠就給人發見，誰也不會上當。就性情而論，顧大嫂粗得多，孫二娘在武松經過時，替他設計化裝頭陀就顯見高明。顧大嫂沒有這個本事，一味發橫，但披髮裹冠的精神，雖男子亦不可及。兩位女將各有短長，難分軒輊。就見識而論，均較扈三娘看得遠；就武藝而論，又非扈三娘可及了。

劉先生

和

阿李妹

啊！王太太，你晚飯還沒煮嗎？我一個人坐在家裏無聊極了，有個人談談就好了。不要泡茶，不要泡茶，我又不是客人，你要這樣費事我就走。對啊，你也請坐下來。啊，你知道我們宿舍裏的阿李妹快生產了嗎？這件事可真丟醜！做女傭怎麼會做成了太太呢？喀喀喀，很滑稽，是的，很糟糕。在一年前我就猜到會有這麼一天的，那時，阿李妹剛進來替他們的伙食團燒飯，我看她挺老實的，黑黑平平的一張臉，頭髮也沒燙，穿的衣服也很樸素，長得雖然不好看，做起事來手脚倒也不笨。不過，我早看出來劉先生不是東西，別看他一臉正經，生活過得規規矩矩，還不是因為沒有錢。他年紀大了，想結婚，不過哪個

小姐願意嫁給他？就是初中畢業的女孩子都不肯跟他做朋友。他當然只好在女傭身上打主意了。前一個阿雲是怎麼走的，你知道嗎？就是因為劉先生想追她，人家阿雲長得漂亮，眼睛高，根本還瞧不起劉先生呢！

阿李妹剛來的第一天，我就留了意，她的眼睛老望着劉先生，劉先生却故意皺着眉毛，跟她講話的時候，眼睛也不擡一擡，這表示他多詭！轉一個禮拜之後，阿李妹跟我也熟了，我是常常託她替我買菜的。她告訴我她是人家的養女，在家裏過得很苦，第一次出來做事。我問她在這裏習慣不習慣，她說覺得滿好的，先生們待她都很和氣，喀喀喀，我就問她你覺得劉先生怎樣呀？

她張大了眼睛，對我說：「劉先生是個很好很好的人。」我就說：「是啊，人家大學畢業，年紀也不過三十多，為人很正經，省吃儉用的，說不定還存下幾個錢呢！」

以後阿李妹就常來問我該燒些什麼菜給先生們吃，我教了她幾次，什麼炒肉絲，炸醬麵她全會做了。買菜也很精明，一個錢也不捨油。這當然都是有用的，叫劉先生看看她多能幹。劉先生愛吃辣的，阿李妹也是每頓必辣了。別的先生們當然有些不高興，錢是大家出的，憑什麼她要特別侍候劉先生？

這時候的劉先生還是一付老樣子，不說不笑，但是時常故意找機會到廚房裏來，好比要開水



什麼的。不過到了廚房也不多說話。阿李妹一看劉先生進來就變得不自然了，眼睛不知道往哪裏看才好，手脚也笨了，黑臉上漲着一片暗紅色。要是阿李妹正在跟我講話，她就停住了。劉先生往往皺着眉毛走到爐子那兒，規規矩矩的，只看着水壺蓋子。壺蓋子大約要看一兩分鐘，他又把壺蓋子掀起，瞧瞧水開了沒有。阿李妹也就伸着脖子過去跟他一起看，這樣反覆的又掀又蓋的做了好幾次，好像兩人全在關心水開不開似的。五六分鐘以後，劉先生總像是忽然下定了決心一般，轉身走開，一臉的不高興。等了一回，他房裏的收音機響了，吱吱架架的轉了半分鐘，最後是小姐們在唱歌，他就大聲的開着。他自己那條破嗓子還和着唱。

有一天，阿李妹與沖沖的對我說，劉先生跟人說，公家的院子那麼大，不養些鷄鴨，空地糟塌了是怪可惜的。第二天，阿李妹果真就在大院子的角落裏飼了幾隻黃毛小鷄，買鷄的錢還是她出的。不用說，劉先生可高興了，他起先不過是說說而已。他那向來不笑的臉這回忍不住笑了。阿李妹對那些雞的那份關心真是無微不至，幾乎成天都在院子裏，廚房裏的事匆匆的做了沒一會兒，就趕出來看看鷄怎樣了。劉先生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到院子裏去，阿李妹早已蹲着在那兒了，劉先生也蹲下，兩個人一起把罐子裏的米灑到地上給小鷄兒啄。劉先生的臉似乎已不像從前那麼呆板了，有時還微微有一點笑意。高興起來，還把一隻隻的小鷄熱熱的放在自己的手臂上，從手心到肩膀，一條胳膊上下都站滿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過去了，他們餵鷄的時間愈來愈長。禮拜天一直蹲到天黑，好在先生們多半不回家吃晚飯，王老先生他們是不會鬧的。

那些小雞長得可真快，黃毛一下就成了硬毛，吃米也開始吃得兇起來了。阿李妹照顧得更加細心，爲了替劉先生省點米，（他們不敢用公家的米，）她不再把米撒在地上，把米盛在巴掌上讓鷄來啄。有一天，其中的一隻走起路來不太穩當，好像打瞌睡似的走一步叩一下頭。阿李妹緊張得很，守着這隻鷄守了差不多半個上午，連燒中飯的時間都忘了。劉先生回來後連忙出去買鷄藥，他們用小湯匙把藥小小心的調好，再一瓢瓢的灌進鷄的喉嚨裏去。不過雞給折騰了半天，更加想睡了。阿李妹非常的着急，哭喪的臉，還用手去摸，好像在安慰牠。看看那頭鷄伏在地上好久不出聲，擔心着不是死了，急忙推着牠，把牠推醒了才放心。天快黑了，如果晚飯再誤點，又得挨先生們的罵了，她只好把鷄帶到廚房裏去。她晚飯也沒心思吃，劉先生出來叫了她幾次，他跟她一起呆望着那隻鷄，劉先生有時抬起眼睛來望望她，心裏似乎覺得很感動，後來很溫和的對她說，「你進去吃飯吧，餓着肚子不行的，這裏讓我來看。」

到了晚上十一點鐘，人人都睡了，阿李妹還沒睡。她把鷄帶到自己的房裏去，鷄屎拉在床上，她也不管。她一聽見鷄爪子在床上扒動的聲音，就翻身坐起來，擰亮了電燈。那隻鷄已經好了，張着光亮的眼睛望着這個奇怪的地方，並且還受了驚，咯咯叫着。阿李妹高興極了，立刻抱着這隻鷄去找劉先生。她在劉先生的門口叫着，「劉先生！劉先生！」裏面沒有回答，黑黑的，他睡着了。她一個人站在外面，忽然覺得不好意思，於是想再叫一聲就走，停了一會兒之後，她又叫了一聲，可是她走不了，這時房裏的燈亮了，房門隨着拉開。「什麼事？」劉先生穿了背心短褲站在她面前，房裏一股子悶熱氣衝出來，他的臉色因爲睡覺方醒，變得很蒼白。阿李妹把鷄捧了給他看，說：「鷄好了。」劉先生望着她，似乎沒法去注意這隻鷄怎麼樣。她那裸露着的黑臂膀在不明亮的光線中看來是光滑的冰涼的。他開始喘氣，我想他的臉也該漲得血紅了。她看見他那副怪樣子當然要害怕。她張着嘴巴向後退，把她一把捉住，把她拖了進去。門拉上，燈熄了。

你說，這事情我怎麼知道這麼清楚？那我也不便說了。第二天清早那隻小公鷄咯咯地在走廊上踱方步，忽然又嚶嚶的大啼，把別人吵得都不好好睡。

伙食團的先生們打算不要阿李妹了。一來她愈來愈不像大家僱的女傭，倒像是專爲劉先生一個人僱的。二來他們不願意再吃酸菜了，他們奇怪爲什麼連着兩個禮拜都吃酸菜。阿李妹的事情一停，就公開的住到劉先生房裏去。宿舍裏八人都說這成個什麼話。同事們看到劉先生，都不想跟他打招呼，跟他吃豆腐的人都沒有，有些單身老頭兒還酸溜溜的。我也不好意思再叫阿李妹給我帶菜了。

但是劉先生好像自己也覺得沒臉見人，躲躲藏藏，也不敢跟人打招呼。走起路來，頭總低着，像在想什麼心事。他和阿李妹也沒有以前那麼好了，她用他的梳子，照他的鏡子，開他的收音機，他都要發一頓脾氣。可是平常他的眼睛總茫茫然的睜着，不知在想什麼東西。有一天，阿李妹燙了頭髮回來，可是我們的劉先生看見了，立刻閉上眼睛，揮手叫她出去買一包煙。

閒話一天比一天的多，劉先生是很要面子的人，他的火兒更大了。最缺德的是鄭太太，一看見阿李妹或者劉先生走過，就在背後跟人比手劃腳地笑着。劉先生氣在肚子裏，但不敢發作。後來有一天，就在年前不久罷，終於出事了。鄭太太的小毛用石頭砸死劉先生的鷄，就是那隻吃過鷄藥的小公鷄。鄭太太說那是無意的。你以爲小孩的心不會那麼壞嗎？才不呢！況且還有他那好媽媽教唆着呢！阿李妹提着那隻死鷄，難過的要命，瞧了個半天，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她呆了半天，跑去找鄭太太說話，但是並沒要她賠。鄭太太板着面孔，看也不看她，刻毒的說：「你就是請我的小毛打你的鷄，他也不屑打呢！」阿李妹也生氣了，因爲那鷄是她的媒人，媒人老爺給

打死了，那還了得？阿李妹青着臉，她華語不行，也不曉得該怎樣罵人，她只是一直說：「聽我講，聽我講……你不能這麼說，不能這麼說。」

那是傍晚，劉先生關在房裏，他聽到他們在吵，可是沒有出來。鄭太太愈罵愈得意，到後來忽然把嗓子拉得不能再高的說：「哈哈，不要臉，不要臉，你們兩個幹的好事……」

劉先生的房門突然開開了，他衝了出來，衝得那麼快，嚇得鄭太太想逃都來不及，站在那兒哆嗦，她叫道：「你敢！你敢！」還沒說完，拍拍兩聲，臉上已經接了兩記重重的巴掌。

「給你們一個教訓，叫你們少說閒話。」他的嘴唇也在發抖。鄭太太哇的一聲，發瘋似的撲了上去。兩個扭成一團，劉先生力氣雖大，也擺脫不了。這時候全宿舍，差不多全跑來看了，還來不及勸架，突然鄭太太抽出了手，在劉先生臉上抓了一下，臉上立刻現出五道血印子。

「不要臉，不要臉，好夫淫婦，晚上跟狗一樣睡在一起……」鄭太太痛快說。劉先生猛力一推，把她推倒在地上，他一轉身，直跑到廚房裏，提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出來。這時看熱鬧的人都嚷起來，太太們不敢看，先生們趕緊圍上去抱住他，用力把他的菜刀奪下。他鐵青的臉，喘不過氣，還想衝上去，但是兩隻手被人夾住，動彈不得。

鄭太太大哭大叫好像真給他殺了一樣，衝上去喊着要讓他自己殺。鄭先生連忙往她，他的臉發白，嘴唇直抖，一邊不斷的說：「你怎麼可以殺人？……怎麼可以……殺人？」小毛哭着抵住他媽媽的衣角，他媽媽也不曉得為什麼看見了他，就傷心的抱住他痛哭一陣，可是立刻就放了他，再搶上去喊着要劉先生來殺，當然也有很多人攔住她，鄭先生急得團團轉。街上走過的人聽見裏面鬧得亂嘈嘈的，都好奇的停下，探頭探腦，想知道是什麼事。

宿舍管理員忽然想起須要維持秩序，於是就打起官腔，把那些小販、三輪車夫趕了出去。劉先生嘴唇發烏，走一步，轉身一下，對鄭太太狠狠的說：「你過來，我不殺你才

慫。」勸架的人一看他轉過身子，就立刻轉回去。他冒火的說：「拉我幹嘛！我過去拿拖鞋都不行嗎？」

「拖鞋！拖鞋！拿拖鞋來！」拉他的人一起喊着。可是阿李妹早已提着拖鞋站在劉先生的旁邊了。她的臉黑裏泛白，眼睛也更呆了。她一直跟在劉先生旁邊的，不過沒有人注意，現在劉先生看見她了，就盯了她一眼。劉先生穿了幾次才把拖鞋穿上；劉先生走了，鄭太太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罵個不休，嗓子都啞了。劉先生回到房裏，勸架的人立刻就散開。劉先生坐到椅子上，跟平常一樣的靠着牆，收着腳，眼睛不動的向前看着，好像忘了房裏還有另外一個人。阿李妹倒了杯開水給他，可是他他不喝；又濕了把毛巾給他擦血，可是他憤怒的叫她走開。阿李妹呆呆的站在他前面。接着他就站起來。阿李妹驚慌的問他要上那兒去，他理也不理，但是走了兩步就停了，他的腿好像還大不穩。阿李妹急忙忙忙的跟着他走，邊走邊說：「你上那裏去？我也跟你去！」

劉先生去的是工友阿華那兒。自從「那件事情」以後，全宿舍裏只有阿華還跟他說話，因為當初阿李妹進來做工介紹人就是他。

阿華坐在窗檯上，搓着腳趾，劉先生低着頭站在窗下。阿華的兒子小狗忽然從他爸爸的腿彎鑽出頭來，衝着劉先生大笑，好像從來沒這麼好玩過。

忽然間宿舍裏有人跑的，有人叫的，跟上次走電一樣。阿華從窗檯上跳了下來，劉先生也怔住了，他以為事情壞了，可能是鄭太太死了怎麼的。「劉先生，劉先生，快一點，」吳太太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來叫道：「警察來了，叫你去。」

警察是鄭太太逼着鄭先生叫來的，鄭先生起初還猶豫着，但是經不起鄭太太責罵，於是他就嚴肅地轉向站在四周的人說：「這真不成話，想殺我的內人，你說我該不該去叫個警察來評評理。」

「你要死，你死鬼，我給人家欺負得這個難

子了，你還不早點死去叫警察。」鄭太太罵得毒辣。於是鄭先生只好硬着頭皮跑進房裏去換了雙鞋子，大概是有意拖延時間。不過畢竟還是到街口去把警察請來了。

鄭太太看見警察來了，自然就再度放聲大哭，鄭先生對她的哭鬧似乎覺得有點難為情。他非常禮貌，可是話說得有點過分詳細，對警察解釋事情的經過。劉先生踉踉蹌蹌的被阿華押了來，鄭先生不覺倒退了一步。警察就正指着他問：「就是這個人嗎？就是這個人嗎？」

劉先生也有他說的，他指着臉上的血痕，表示受了傷害的是他，不是別人。阿李妹這時臉上似乎佩服得他男人不得了，原來剛才劉先生不要她擦血是有用意的。鄭先生的眼睛和劉先生的接觸了一下，立刻害羞的移開了。警察說：「把刀子拿出來！」

於是許多人奔到廚房去。刀子交到警察的手裏，劉先生感到事態的嚴重。警察把手輕輕的放在他的肩膀上說：「我們到所裏去談談吧。」

劉先生就像觸了電似的擺脫那隻手，小聲說：「這點小事，這點點小事，何必去？」警察笑了：「你怕什麼？到所裏去並不是要抓你，在那裏解釋起來比較方便些。你們也去。」

鄭先生唯唯稱是，於是這一大隊人走了。警察走在前面，手裏拿着菜刀，鄭先生和鄭太太跟着，鄭太太雖然走在街上，還是邊走邊罵，鄭先生窘紅了臉，不停的小心的勸着她。許多小孩子跟在後面，街上的人也停下來，問是怎麼回事。鄭先生像夢遊般的走着，活像抗戰勝利那時的漢奸遊街。阿李妹低着頭，連脚步似乎都不敢踏得重，這樣子更加像捉進官裏去的一對奸夫淫婦了。路旁有人在笑着說：「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到了所裏，事情的經過重新又說了一遍，坐在辦公桌後面的警察望了望阿李妹，似乎特別注意她的肚子，然後用手摸着下巴上的一顆疙瘩，問劉先生：「她是你的什麼人？」

劉先生他忽然睜大了眼睛，用最大的聲音狠狠的對警察喊道：

「她從前是我的女傭，可是，可是，我就要娶她做太太，我不可以跟女傭結婚嗎？」他似乎發現話說錯了，想換句話來掩飾，可是又想不出什麼別的話。這時阿李妹滿臉通紅的低下頭，又立刻抬起來，好像要央求他什麼似的。劉先生突然像個小孩般的哭了，起先還覺得丟人，想叫自己不要哭，可是一想起已經弄得一發不可收拾，又看見四周站的那些微笑的人，索性就放聲大哭了。那警察樂得幾乎快笑出聲來，他故意皺起眉頭，把臉板住。他說：「你們調解算了，要不然我們就管不了了。這件案子要說起來也不算小，拿刀子殺人，犯殺人未遂的罪，必須移到法院去辦理。你們說怎麼樣？」

劉先生不則聲，聽到要送法院，就跟剛才刀子被激出時一樣，感到事情嚴重。不料鄭太太怒叫起來：「不行，不行！」劉先生又很像哀求似的望着她。「好，那麼這裏立刻把案子移到法院去。」警察說。

鄭太太是得意極了，處處向人誇耀她的勝利，並且還把劉先生在警察局的那段好戲說出來給別人聽。

結果怎麼樣你也知道了，劉先生終於託人向鄭太太與鄭先生說情，請他們把狀子撤回。鄭太太不肯答應，幸好幾位同事太太們幫着鄭先生苦苦的勸她，才算要劉先生道歉了事。任先生花了十塊錢買了些糖果餅乾，擺在王老先生的房裏，等待鄭太太與鄭先生來。他們都穿着出去應酬的衣服，剛走到脫鞋的地方，劉先生就上前一步，說道：「鄭太太，那天的事我對不起你！」一鞠躬。再向鄭先生說，「鄭先生，那天我對不起你太太。」鄭先生很窘，喃喃的說了些什麼，好像也會彎了身子回禮，並且似乎還想去拉劉先生的手，後來倒是沒有拉。王老先生還有那幾位同事，也就裝成很快樂的樣子笑着說：「好了，好了，過去的讓它過去，一時的誤會，現在沒事了。古語說化干戈為玉帛，以後大家見面還跟往

常一樣打招呼，大家都是鄰居嘛！」鄭先生跟鄭太太沒有多逗留，立刻告辭走了。王老先生說：「再坐坐嘛！再坐坐嘛！吃些糖果！」劉先生也站在後面，很不自然的堆着笑容。「不坐了，不坐了，家裏的事還多呢！」鄭太太說，桌上的糖果後來全叫王家的小孩子們們分了。鄭先生與鄭太太一走，劉先生也就走了，走的時候，他跟王老先生道謝，說多虧他的幫忙。王老先生則說：「哪裏，哪裏，同事之間理該如此。」王老先生並且很誠懇的對他說，一般人笑他跟阿李妹的事是不對的，今天的社會不容許再有舊日的錯誤觀念存在了。但是劉先生聽了，眼睛不動的望着王老先生，然後彷彿自衛的說，「是阿李妹先要跟我好的，我是大學畢業生，不至於那樣。」說時抬着頭，聲音提高，好像要讓房裏的人全聽到。以後阿李妹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如果再不行婚禮就沒法子遮醜了，可是劉先生却一直拖。有一天我看見阿李妹偷偷的在廁所裏流眼淚，我

問她為什麼哭，她說劉先生要她把胎打掉。我氣不過，就教她到婦女會去告他，可是她搖着頭，連連說不。後來幾個同事們知道了，他們一起警告劉先生，告訴他不能隨便「玩弄女性」，否則，真要引起公憤打官司的。阿李妹的養父母也都趕了上來，這下子自然更非逼得他定下日子結婚不可。劉先生選定了一個日子，那天下雨，他們兩個坐了部德士，觀禮的只有王老先生他們幾個，也沒有請客。一個鐘頭以後，就坐着德士回來，給他們放炮的人也沒有。

過些日子不知他們要不要送紅蛋，要送紅蛋，還不簡單？那些小雞現在都長大了，蛋也生得不少。「他們是偷了公家廚房的米，把牠們餵肥的。」鄭太太說起來總很生氣。我看這話是冤枉的，因為劉先生這個個人很要面子的。

啊！五點多了，想不到談了一個半鐘頭。我走了，王太太！不要送！不要送！你不要這樣客氣，下次我就不來了！

雨 季 藍 雁

——妳來了 帶着長長的髮絲
妳是理智的化身 但是妳寂寞我——

這個季節 這個世紀
唯你能令我沉思
去認識自己的面貌

常常 妳伴我冷靜的步伐
走過那令我心寒的手指
走過那透明的長巷
就不知道悲劇故事在我腳下展開

以後 你來 我目送你的白
我不再讓你伏在肩上飲泣
只舉起季節性的酒杯
把那寂寞痛飲

昨日 你長長地哭了二十四小時
我不哭 我的淚是火酒
欲焚燬一切記憶
燃落日記上每一顆字粒
像焚燬的諾敦
不遺僅存的碩果

你的長哭牽起我痛苦的抽搐
你且撒下千網圍我吧
我感情的歌已瘡痍
你且來 令我掙扎
令我叛逆

你是理智的化身緣何你寂寞我
痛苦我

且來 入我心
把一切神經結果
令我感激
令我膜拜



曹雪芹寫紅樓夢的形情

論襲人

· 依藤 ·

紅樓夢裡有了晴雯，便有一個襲人來配她，好像有了林黛玉，必有一個薛寶釵來陪襯一樣。這似乎不是偶然的巧合，作者曹雪芹分明有很深的用意。

的確，襲人和薛寶釵比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例如穩重，勤勞，謹慎，工於心計，尤其是後者，在在都像和寶釵屬於同一個印模子裡出產的貨品。唯一不同的，乃是兩人地位懸殊，寶釵是小姐，是主子；襲人是丫頭，是奴才罷了。

但後世讀者們，對襲人很有一點反感，茅有改編的紅樓夢節本，第十章副目赫然就是「襲人的奸詐」五個字。以襲人和晴雯對比，兩個人剛好相反，凡晴雯所具備的優點，都成了襲人的弱點；反之，凡晴雯所具備的弱點，却成了襲人的優點。所以在寶玉手下，這兩個性格不同的姑娘，便都各自放出了異樣的色彩，不妨說她們是在一種明爭暗鬥的情形下發展着。結果似乎襲人勝利了，事實上，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說襲人奸詐，並不會白白冤枉了她。但襲人之所以奸詐，也有原因可尋。請看榮國府中人馬之衆多，角色之紛歧，襲人要做到八面玲瓏，真正不容易。有一次黛玉開玩笑，把襲人當做嫂子看待，襲人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這句話，確實實是襲人由衷之言，也可以看出襲人在衆丫頭中的地位之特殊。首先她所侍的寶玉，是一個著名的鬼靈精。寶玉對年輕姑娘雖極有好感，但她的生活是毫無規律的。賈母把襲人送給了寶玉，要她好好照顧寶玉，因為她知道襲人可靠，肯負責任。至於襲人呢，據說「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如今服侍寶玉，他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其實倒不全是襲人有什麼痴處，乃由於她們性格使然。在這「只有一個」四個字的背後，尚隱藏着兩種不同的人性。因服侍寶玉，分明較服侍賈母艱難得多。第一是年齡問題，襲人和寶玉年齡相若，寶玉的淘氣在賈府中是出名的，襲人要怎樣盡她的責任，使寶玉生活上軌；其次，寶玉平日相與的姑娘小姐們，又都是一些性格古怪，談吐奇妙的人物，她當年周旋於這些理想不同，意志不同的人中，而又更做到恰到好處，不得罪任何一人，也不被任何一人輕視，那確乎難爲了我們的襲人姐姐了。

襲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她的所做所為，都是從現實立場上出發。爲了現實，她不惜使用狡詐手段對付寶玉；爲了現實，她不得不和其他丫頭們爭鬥；爲了現實，她竟至在王夫人面前出賣林黛玉，晴雯等。你說她這些作爲都是爲了忠心於寶玉的表現嗎？當然也有一點可能，然最要緊的還是爲了她自己。

襲人有襲人的算盤，當初賈母送她去服侍寶玉，或尙未考慮到未來的事情，但自從第六回「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後情形便不同了。因爲襲人自以爲「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身份已與別人不可同日而語，何況經過「與寶玉偷試一番」的關係後，「待寶玉更爲盡心」，不僅盡心，她開始爲自己的前途籌算了。她的性格既與寶釵相同，則寶釵那一套奉承上層的工夫，她自然不會忽略，而且也居然做得十分成功。賈母固然「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而王夫人經過襲人幾次告密後，更對她「一百巴仙信任，甚至把寶玉全部交給襲人了，並且把襲人原來一兩的月例已增加到二兩，無形中已承認了襲人「屋裡人」的地位。至於襲人對其他次一等的主子，或那些有特殊關係的姑娘小姐們，也敷衍得很好。在這方面，她幾乎可說是無懈可擊的。

襲人最大的煩惱還是對付寶玉。她既視寶玉爲禁脔，當然希望寶玉能够革除一切「壞」習慣。在襲人眼中的壞習慣，一言以蔽之，就是「好色」。不管寶玉好色是肉慾或意淫，都對她的前途有關。襲人不許第二個姑娘染指寶玉，——除了明媒正娶之外。因爲她深知寶玉用情並不專一——對黛玉是唯一例外——，如果在這方面不加以限制，一旦寶玉日久生厭時，對她却是個不小的打擊。所以紅樓夢第二十一回「賢襲人嬌嗔箴寶玉」，襲人向寶玉約法三章，第三章是：「再不許吃人嘴上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看似無關緊要，比較其他兩件：「不准說身體化灰，不准罵讀書人是祿蠹」，好像微不足道，其實不准吃口紅才是襲人最關心的事，也是她最就心的事。因爲寶玉吃口紅的習慣一天不改，襲人就沒有辦法把寶玉的心收過來，也就是說，寶玉始終不會屬於她一個人的。故雖列在第三章，其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即襲人自己也說：「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什麼事呢？就是吃口紅！

這一回回目是高鶚題的，原來庚辰本將這回放在第十九回，並且沒有回目。高鶚不僅加了回目，且把回數次序也顛倒了。然這一改動實在很不高明。在襲人之上加一「賢」字，這是高鶚的封建思想在作怪。但賈雪芹有沒有這個意思呢？在八十回庚辰本中，根本沒有「賢襲人」三字出現過。不錯，照我膚淺的觀察，雪芹寫襲人也抱了一種同情的態度。襲人雖「奸詐」，却爲了本身打出路；一個沒有教育的小姑娘所能想到的，無非「利益」兩字而已，至於爲達到這目的而不惜陷害人，在襲人小小心靈中

，似乎還不曾考慮過它的嚴重後果吧。

雖然如此，有一些事情，襲人也不能不負一點責任。她的現實主義造成了她的自私心理，因此一有機會，她總是處心積慮想法怎樣控制寶玉。而最後，機會果然來了，我們且看看她的手段如何——

……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

「……今見太太提起這話來，奴才還記掛着一件事，每每要來同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奴才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有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所以將你合老姨娘一體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和我的想頭一樣，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教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奴才也沒什麼別的說的，奴才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了法兒，以後竟還教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了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奴才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娘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煩惱的事，多半因爲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些小人的嘴，有什麼避得？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牲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道沒事；若要叫人說出一個不好事來，奴才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爲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奴才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奴才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唯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內越發感覺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裏？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忙了，你今兒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日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了你。」襲人連忙答應着去了。……

襲人真是大智若愚，她選擇了一個最好時機，在王夫人面前打出了一張王牌。看她說話有條有理，處處都為寶玉、王夫人打算，怎怪王夫人不要左一聲「我的兒」，右一聲「我的兒」呢？襲人善於揣摩人心，此乃她生平唯一勝人處；她知道王夫人鍾愛寶玉，也知道王夫人的隱衷，所以她在金釧兒事發之後，乘王夫人心思不定的時候，出其不意地向王夫人最大弱點進攻。這着棋下得很厲害，她先使王夫人「吃一大驚」，接着便是「轟雷掣電」，最後一句「我自然不辜負了你」，這才是她真正的目的。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她獲得了攻心戰術的最大勝利。

然而這番話的真實性也是不必多問的。襲人的願慮其實完全不啻她的自招！誰引誘了寶玉？不是一寶姑娘、林姑娘，恰恰就是她自己本人！和寶玉發生曖昧關係的也不是寶姑娘、林姑娘，恰恰就是她自己本人！但此也可見襲人的用心之深！自己做了壞事反說別人做壞事，大抵奸詐之徒都有這種心腸。然則襲人為什麼一定要拉出寶姑娘、林姑娘呢？仔細究研，在這種心腸之間，寶姑娘不過是一個陪客，襲人真正想坑陷的對象是林黛玉。在數年相處中，襲人發覺黛玉在思想、性格、談吐各方面完全和她格格不入，如果襲人的志願僅在做一個寶玉的妾侍，那麼假定黛玉入主怡紅院的話，那麼兩人臭味相投，倒可做成一對名副其實的「賈妻慧妾」了。因此襲人不僅沒有坑害寶玉的用意，反而很希望兩人能夠實現「金玉良緣」；但要實現金玉良緣，首先必須排除林黛玉。襲人對王夫人一番話，處處是針對林黛玉而言。她究竟還沒有學到像寶釵那種含蓄不露的工夫，也缺少寶釵的教養，所以在許多事情上，總做得不能毫無痕跡。可是這一次她的確十分成功，她明明知道「寶姑娘」並非她的攻擊目標，但非得拉她進去不可；否則若草草指出了「林姑娘」，當真王夫人會疑心到「寶玉和誰作怪了不成」？其實就是襲人不說出「林姑娘」，王夫人定必心照不宣。王夫人對林黛玉早存芥蒂，黛玉的品貌、風情，在王夫人眼中不是她的優點，倒成了她的贅疣；後來王夫人驅逐晴雯，唯一的原因，就是晴雯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的「身材」。王夫人既看不慣晴雯的眉眼，又怎會看得慣林黛玉的眉眼呢？襲人這一記正打蛇打在七寸上，深中黛玉要害，尤妙在黛玉本人還睡在鼓中，賞襲人是知己哩。

憑心來說，襲人也不是故意要陷害黛玉，她只是為了自己。我已說過，襲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誰成了她的絆腳石，她就會對付誰。第三十一回裡有一段話，乃是一條重要伏線——

……寶玉忙上前說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口裡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站着只管發起呆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

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弄了一身的病了，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

這些話聽得襲人耳朶裡，竟至「嚇得魄魂散」，於是接下去的便是「襲人自思方寸之言，一定是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測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滴下淚來，心下暗想如何處置方免此醜禍？……如何處置不需要多講，她在王夫人前告的狀，便是如何處置的最佳辦法。」

但黛玉的事情解決了，襲人本身的矛盾又如何解決呢？第一，黛玉雖「可驚可畏」，並不是一個丫頭，如果是丫頭而竟後來居上，這却為襲人萬難容忍的。因此，她的第二個對象，一定在丫頭群中找尋，而丫頭中具備這些條件的，只有一個晴雯。其次，晴雯脾氣性格雖急躁，寶玉却有許多事情寧願瞞着襲人，而不瞞晴雯，例如寶玉遭賈政毒打，養傷時期，「因心下惦着黛玉，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攔阻，便設法先使襲人在寶釵那裡去借書。」看來寶玉雖離不開襲人，却不大敢十分相信襲人。聰明如襲人，豈有不知之理。怡紅院中，似乎只有襲人與晴雯兩人足以彼此匹敵，而晴雯既處處地方勝過襲人，尤其在美色方面，襲人萬萬比不上晴雯，所以襲人的矛頭，便順理成章地指向她來。

而在這一場戰鬥中，襲人也是大奏凱歌的。晴雯的結局很慘，這我在上一篇「論晴雯」文中詳論過了。晴雯之死，使襲人在怡紅院中拔除了最後一個眼中釘，從此她以為可以安安逸隱地保持她「屋裡人」的地位於不墜了。——然而事實是有大謬不然者。

據紅樓夢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中有關襲人的偈語是：

枉自溫柔與順，空云似桂如蘭。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

前兩句有諷刺作用，後兩句明說「公子無緣」，其實無緣的不是公子，而是襲人。唯這些已屬八十回以後的事。我們倒不知道襲人因何會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但八十回裡關於襲人嫁給「優伶」已經有點暗示，例如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即指琪官——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應怎麼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

以克當？也罷，我這裡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

不料寶玉所贈的那條汗巾原是襲人的，原不該給人的。——讀者試從這裡猜想襲人和寶玉的關係如何？——竟想把蔣玉函贈的賠給襲人。「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不管襲人「忙一頓把汗巾子解下來」，似乎這已是一個鐵定的事實，襲人以後一定要嫁給蔣玉函，而蔣玉函恰恰又是一個僕

伶。二十八回裡又有一則說蔣玉函與寶玉等等宴飲，蔣玉函說有一付對聯，其上聯就是

花氣襲人知畫爨

也彷彿有意無意告訴我們，蔣玉函襲人是雪芹預先安排好的一對。但爲什麼雪芹要如此安排呢？

據我淺見，紅樓夢既是一個大悲劇，則在這個悲劇中，沒有一個人能够逃得出厄運。試看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那一個人得到好結果呢？這些年輕姑娘，固然有善惡好壞之分，但無論她們怎樣奮鬥，總難打出一個春天來。然而，此也並非表示曹雪芹在玩弄什麼宿命論，因爲這是事實如此，勉強不得。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國家的縮影，曹雪芹雖不懂得什麼社會科學，可是他寫紅樓夢，却似乎深知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榮國府寧國府發展下去的結局一定是樹倒猢猻散，無論從內外兩方面看，這個結局是不移之論。所以在這一漩渦內，縱使你才華蓋世，也逃不出此一公式。襲人的才智尚說不上「蓋世」，她怎麼有本事旋轉乾坤呢？

其實我們如不會憑感情說話，那麼以襲人的身世，實在也值得人多少同情的。一個沒有教養的女孩子，而又滾入了無法抗拒的洪流中，做到心力交瘁，其目的僅僅想做一個「屋裡人」，真是可憐又可悲。——不錯，襲人有其不可寬恕的地方，然在這種環境中，我們能期望她做些什麼利人的事情呢？因爲說得透徹點：她到底是一個奴才呀！你看王夫人於攆走晴雯之後對襲人晴月等人說：「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饒。」所謂「一概不饒」，就是像晴雯一樣，攆出去；襲人有什麼本事避免這一處事呢？榮國府雖瀕於倒台的邊緣，那些做慣了主子的人物，說出話來，做起事來，仍舊威風十足，可以毒害純潔的年輕人而有餘。何況「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諸芳既盡，區區一個襲人，還保

得全嗎？看襲人在逆境中奮鬥的情形，越是自私自利，越是對她不利。晴雯雖逝，她想做「屋裡人」的希望却愈加渺茫。凡此種種，自然都是爲她所意想不到的。

不過，話說回來，襲人如果真的離開了寶玉，而與蔣玉函結合了，不僅不是她的不幸，反而是她的大幸。跟着寶玉，名義上只算是妾侍，與蔣玉函結合，才名正言順是夫婦。——至於襲人的想法如何乃是另一問題——我們還不知道襲人究竟因何離開寶玉，根據脂硯齋批語，則襲人離去的時候，晴月仍舊留在寶玉身邊。但後來賈府衰敗了，寶玉出家做和尚，此時襲人大概已經做了幾個孩子的母親了吧？她同蔣玉函的結合，縱非十分美滿，想來總可做到夫唱婦隨吧？試問金陵十二釵中，有幾個人的生活像她這樣幸福的？曹雪芹寫襲人，的確還存着三分仁心呀！

本刊徵文 歡迎參加

我最難忘的

題目：

字數：二十字以上，八十字以下。

投稿日期：即日開始。

在我們的生活中，差不多都有許多永遠難忘的經歷，這些經歷是珍貴的，動人的；它們豐富了我們的生命，提昇了我們的精神。在報刊上，我們常看到記敘難忘的經歷的文章，譬如：「我最難忘的一個地方」、「我最難忘的一位老師」、「我最難忘的一次旅行」、「我最難忘的夜晚」、「我最難忘的一位朋友」……等等；這些文章，我們看了又看；感動、歡悅、流淚……；我們的感情全被引了出來；我們覺得它們比美麗的詩章和著名的小說更能令我們喜愛。

現在，本刊正大開大門，歡迎這一類文章。來稿請用稿紙繕寫，並請附上作者照片。

收件處：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No.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三個餘興節目

一位年輕的中國人，在紐約這個偉大的城市裡，已經完全孤獨地度過七個年頭了。

在第七年年尾的一天下午，當他結束了一整天乏味的書記工作以後，這個年輕人儘可能迅速地趕回他那稍實在西城的住所。他帶着興奮的情緒，踏進這窄小的房間，房子裡顯示出他愛好整潔的習慣。

他今晚打算出去。是的，一點也沒有錯。他拖着拖鞋到房間外面的浴室裡，洗了澡，刮了鬍子，用手指緩慢地在臉上搽了一點雪花膏。是的，一點也沒有錯，你一看就會明白，他今晚確實想出去，好好的歡樂一下。

他擦亮了他的黑色紋皮皮鞋，穿着他的內衣，然後愉快地梳好他的頭髮，穿上了雪白的襯衫（他差一點兒忘記把洗衣店的紙條撕下來了），等到一切滿意之後，便套上他那套新洗過熨得筆挺的西裝。經過最後一次的梳理頭髮，向鏡子裡的自己微笑着作最後一次的告別，一切都準備好了——唯一欠缺的只是胸前的一朵康乃馨花了。

晚間空氣——用親吻來迎接着他。
當他步行穿過這偉大城市的街道，向他的目的地走去時，這位年輕的中國人，透過他那無框眼鏡的鏡片上，看見了千萬點閃爍着的燈光，他的耳朵愉快地沉浸在千百種熱鬧的市聲裡。一道

綠色的霓虹光彩，歡迎他到達這城市的熱鬧心臟區，而他自己的心臟也正在猛烈地跳躍，何等高昂！

由於他是一個孤獨的年輕人，他那腦子裡的幻想，每日受着灰色書記生涯的磨折。所以，當他踏進他的目的地，一所酒排間的時候，他就不禁覺得忸怩起來。有一次，他曾推開這所酒排間的旋門，走進這間屋子。那裡有一張長長的橡木櫃檯，那裡有成羣男女的歡樂聲，靡靡的軟性音樂從隱蔽的角落裡無形地飄蕩而下。這位年輕的中國人，在他那禁錮的內心裡，感覺到他在不配享受這種歡愉。

在他那內疚的快樂情緒的支配下，他確實沒有聽到離他兩呎遠處的女老闆對酒保頭兒所發的叱責聲：「見你的鬼！那是你的生意！」當他在酒排裡找到一張空的低背椅子，坐下來時候，他也沒有聽見四個穿着制服的酒保中的一個所說的話：「我很怕低下頭去招呼那個傢伙。」

年輕的中國人要了一杯馬丁尼，他非常有興趣地注意着呂冰塊，和非常巧妙地配着占酒以及把一隻鷄尾酒杯裡面的一顆大如雞蛋的橄欖放在他的前面。他一聲不響地屏着呼吸看酒杯裡倒下了白色的液體，一直斟滿到酒杯的邊緣。

他沉默地為自己祝飲，因為今天是他的生日，在他面前等候着他去消磨的這美妙的一晚，是他為自己準備的生日晚會。

年輕的中國人緩緩地啜飲着他的酒，當他的身體和頭腦開始在馬丁尼的溫暖下灼熱起來的時候，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坐在他隔壁椅子上的女孩子出其不意地伸出右手，去抓前面碟子裡的花生，不小心碰上了他的手肘。他的酒在唇邊潑了出來。

「我真十分抱歉！」那女孩子似乎很誠意地喊着。

年輕的中國人毫無辦法地看着潑出去的酒一直流到他的腿上。他非常驚奇，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辦，或是談說些什麼話。他的一隻手依然執着空的雞尾酒杯，而另一隻手却不知不覺地僵懸在半空間裡，好像大人物在等候給人拍照。

過了一瞬間之後，他恢復了他的平衡。可是在這一瞬間內，他似乎有一種萎縮的感覺。他褲子上留下酒痕的地位還好是他所希望的，不過他的腿邊却有一種蜿蜒的濕漉漉的感覺。

「啊，我真非常抱歉！」那位闖了禍的女孩輕輕地說，她的聲音裡充滿着真正的不安。

年輕的中國人謙卑地向她微笑着，難道這不是最敏感而優美的微笑？他並且向這女孩子保證，請她不必感到抱歉和不安。他然後從侍者那裡接過了白毛巾，盡可能做得最好的去擦除褲子上的酒污。

單是一塊毛巾又怎能拭去已經潑出去的東西？當然他也可以再倒滿他的酒杯。可是，很顯然的，他那準備享受片刻的雅興已經索然了。

他盡可能令人不注意地付了酒錢，從座位裡站起來。他然後點頭跟那女孩子道別，用他所知道的最驕傲的姿態往門口走去。一會兒以後，他已沉浸在夜晚的黑暗中了。

當他在黑暗的夜幕中踏上了街道不久，年輕人就感覺到酒味間從他那裡帶走的東西又重復回到他的心頭。他從晚間的孤寂中得來愉快，當他現在漫步在神秘的黑暗中時又再度令他得到了這種感覺。這位年輕中國人所懷有的願望（這是經過很久以來的醞釀才產生的），在剛才的事件裡已完全從心裡宣告破裂，但現在又回復過來了。他急急地衝上前去擁抱那一座躺在他前面的燈光閃爍的城市。聽，夜畢竟是屬於他的！

年輕人與緻勃勃地去接受在等候着他的第二項歡樂節目，那是一所小小的餐館，他以前曾去過一次，是五年或六年前，還是他的聖路易的叔叔帶他去過的。雖然那時的詳細經過他已經淡忘了，不過依稀記得那家小餐館裡的親切招待，一直使他在心裡非常嚮往。

年輕人以滿懷強烈的愛來到這餐館的門前。他在門前站了一會兒，以整整一分鐘的時間，來作一次愉快的觀察。那裡的樸素的入口，那裡的破碎而難看的台階，即使是最華麗的裝飾，也不能對它有絲毫的震動。

年輕人走進了這所餐館，把他的大衣交給衣帽間裡的女人。然後再往前走過餐室的甬道，一面在他的腦子裡回憶着很久以前所看到過的景象。在這位年輕的中國人看來，每一張鋪着白桌布的檯子和座上的客人，都顯出了理想中的高貴和彬彬有禮，甚至使整個兒看起來不像真實，而是他心目中創造的人物畫面。

當茶房領班向他鞠躬迎接，並且對他說：「先生，只要等候十分鐘」時，年輕人便很高興地用微笑來作為回答。在這樣一間高級而秩序井然的地方等候十分鐘，並沒有什麼困難（年輕人對自己微笑着）。

從他所站的地位，年輕人可以很悠閒地觀察到四壁懸着紫色帷幔餐廳裡面的一切，這是他五年前以前記憶中的地方。他的視線沒有放過每一張餐桌和電燈，一切都使這年輕人感到興趣，他一點也不覺得時光的逝去。

事實上，一直等到一對新進來的夫婦粗魯的把他推開（他們跟着茶房領班經過他的身旁落座），這位年輕的中國人才從他的全神灌注中醒來，他看到鐘上所指的時間已經過了二十五分鐘。

一種可怕的思想，不單是年輕的中國人會這樣，凡是生活在大都市裡他的同類，都會在腦子裡想到這個念頭。

他喊着茶房領班。當這位紳士出現時，他抑制着怒氣說：「我已經等了好久了，可是，那兩個後來的入却有座位——」

這位茶房領班並沒有意思去侮辱他的感覺。他只是毫無表情地正視着這年輕人的眼睛，用不完整的句子回答：「我很抱歉，不會太久的，先生。」

當這位年輕的中國人準備回答時，茶房領班已經轉過身走開了。

再過了十分鐘，年輕人一聲不響地跟着茶房領班走向餐廳後端的一張餐桌，他點了晚餐的菜，但他沒有一點胃口。當一道道的菜上來時，他的每一道菜都剩下了四分之三。年輕人完全心不在焉地付了賬（一共是七元三角八分），他甚至沒有注意到有一個小白信封從自己口袋裡落下來，掉在鋪地毯的地板上。

他聽到茶房領班所說的「晚安，先生。」可是，他沒有去看這個人，因為他只顧低着頭往前走，一直到了門口。

夜晚又再度迎接了這個年輕人，可是現在他發現在這黑暗的夜色裡已只留殘了一點點的舒適了。他所要求的並不多，一杯酒，一頓晚餐。這不過是最簡單的人生！那麼為什麼他們要反對他，不讓他獲得這麼一點兒「單純」的東西？在他所經過的巨大而孤獨的街道上，他沒有得到回答。

年輕的中國人，在這樣的深思之下，走向的他所安排的這晚上的最後一個節目。當然，這一個最後節目不可能彌補他已經領受到的失望，不過戲院對於他永遠是一個可以獲得歡樂的地方。實際上他也很少上戲院，原因是他花不起，不過這兒畢竟是一種最好的調劑品。

年輕的中國人，在一個月前就買好了這張珍貴戲票的這齣戲，算不上是最好的（這是他可以確定的），不過他認為這齣戲可以給予他較多的歡樂。

當年輕人跨進戲院的時候已經快要開幕了。他看到有兩輛出差汽車駛到，載來了八位匆忙地進戲院的觀眾。是的，現在差不多是快開始的時候了。

年輕的中國人參加了排隊入場的觀眾行列中。這行列移動得很慢，使年輕人感到十分焦急。他用手撥弄着口袋裡的錢幣，發出很響的聲音。

當年輕的中國人離收票員只有兩步遠的時候，他伸手到上衣裡面的口袋去摸索那個藏着戲票的白信封。可是，他摸不到信封。他最初感到困惑。過了一會兒，年青人又自信它一定在皮夾裡或是其他的口袋裡。他搜遍了他在衣服上的口袋，杳然無踪。

痛苦抓住了這年輕人。

「對不起，你的戲票。」收票人詢問着。

年輕人很快的離開了行列，他在那部份尚未進門的觀客底注視下，感到非常窘迫和失望。那個白色信封不見了，他不知道遺失在什麼地方。

年輕人趕快跑到售票處，向窗內的那個人說：「對不起，還有票子嗎？」

那個禿頭售票員幽默地聳聳肩膀。

「不但沒有座位，」他說：「連站的地方都沒了。」那人說着拉下了售票窗口的棕色遮簾。

在一剎那間，年輕人簡直不相信這是真正發生的事。然後他麻木地像夢遊者一樣地離開了戲院走到街上。他站在人行道的中間，他張着嘴，他的眼睛裡呈露着空無所有的表情。

像是受到了浪濤的沖激一樣，這個年輕的中國人，突然被一羣笑着擁過來的男女中學生帶走了三十碼之遙。當他們經過了以後，年輕人被遺留在這城市的偉大夜晚街衢的一角裡。

年輕的中國人抬起頭來，看看無數閃爍着的燈光，他的耳朵在嘈雜的市聲中覺得震耳欲聾。現在這些燈光已不再在他的眼睛閃爍，這些聲音也不再使他悅耳。在年輕人的心目中，這些只像是魔鬼，在欺凌弱小和孤苦無助的人。

年輕人在默默地呼喊着，誰能觸摸這殘酷的街衢或是衡量這收容着他的城市？在這個城市裡能獲得一絲一縷的快樂？親愛的上帝！難道他要過份，因而得到這樣的回報？在這通衢大道中經過的成千成萬的人群中，甚至沒有人會注意到有他這麼一個人的存在。

年輕人憂思忡忡的抬起頭來，在驚愕中，他



我已經過你了

虹霞。

看到在他的前面聳立着的，是一個高踞在一匹高頭大馬上的穿制服的警察。車輛的喧鬧，刺目的燈光，和人性的崩潰，已不再使他感到困擾。它們是何等的雄壯和偉大，在這可怕的城市的黑夜中，顯得何等的卓越。

當年輕的中國人正在讚嘆中，他看到警察從馬上俯下身來，用手罩住右邊的耳朵。

「什麼？」這是警察的深沉的聲音。

年輕人看到這位警察想聽清一個老太婆對他的問話。

「我聽不清你說些什麼。」警察喊着說。他憤怒地搖搖頭，然後跨下馬來。警察落地以後，站在馬的旁邊。當他和那位老太婆講話時，他鬆

鬆地執着馬韁。在五呎以外的年輕中國人聽到警察說：「對了，老太太。如果你要到下城去，你得搭——」

年輕人不再聽到他下面的話，他的大步跨前了五呎，迅速地躍上了馬鞍。當他搶過了馬韁時，年輕人可以看到警察臉上的蒼白和震驚，然後他驅馬向街上奔去。

年輕人愈騎愈快，他的兩腿緊緊地夾住了跨下的馬。汽車有的停了下來，有的從旁邊讓開，無邊的寂靜落在百老匯街道，兩邊的千百個眼睛注視着他的身上。在這年輕中國人的臉上展開了燦爛的笑容，他似乎覺得這匹高頭大馬已經在天空翱翔。

酋長的扇面

王憲陽。

你立在對岸的華燈之下
眾弦俱寂，而欲涉過這圓形池
涉過這面寫着睡蓮的藍玻璃
我是唯一的高音

唯一的，我是彫塑的手
彫塑不朽的憂愁
那活在微笑中的，不朽的憂愁
眾弦俱寂，地球儀祇能往東西轉
我求着，在永恆光滑的紙葉上
求今日和明日相遇的一點

而燈量不移，我走向你
我已經走向你了
眾弦俱寂
我是唯一的高音

夜的酋長，杵歌疏了蘆葦的談笑
流星雨喜歡去藍藍的草場上遠足
遠足在酋長的長筒鞋，遠望臺
遠望的典獄長有逃課，曠課的囚犯
一些在遠足時失足呼喚的月薇花

酋長的監獄，一個酒鉢對着滿筐草莓
啄木鳥吞去了椰子，酸棗的晴天
往往墓碑，昨日的潮退了沉，想及——
和月仍彎在山崖上的，
一些神話，在南方的一顆星的幕落
酋長，佩刀的鏽，捲煙，哨吶的夜
滑落了灰色的鬚髯，散場的銅鑼
——而風雲不跄足在牧羊的草原上



孤石

牧羊奴

今夜，滿山飄搖的蟲泣
山坐在山上，我似在冰宅

向右是佛

向左是一位雪塑的女孩

腦中的海流，流入家鄉和歷史

海在廣播，浪濤齊仰着頭

看我啼哭着母親的苦痛

血眉，血髮

看我專橫地控訴這血的悲劇

我的髮已轉黑

習俗把我的髮扭成彎曲

我的髮何時轉灰

一粒無明，自無始把我擊出

把筆壓在生滅的巨冊上

我不能改寫生辰

不能尋回那遺失了的小肚兜

於是忘記，忘了以鄉音敘述

兒時的幼手，怎樣捻一蕊螢火

到荒野照青青的草

找未曾握手就分手了的姐姐

照一山的蟲泣

從此，在愛中開始英挺

而且拿母親的淚珠劈火，自燒

開始悲愴地飛揚眉之雙刀，自鑿

但她不信

不信我是一朵憤怒而又自卑的雲

上升，高高上升，成熟

抑悶，遇冷而不下降

寫下了生之上聯，擲筆

沒有人能綴下聯，我是絕對

在嶽惡的荒原，猶須自詮

猶要操海的低音來釋典故

好久沒說故事了

好冷的風呀

好久沒有唱歌

今夜，要把她種在詩的沃壤上

見山，叫她變梯田，這般纏綿

叫她變柳，傷感地下垂

變樹，讓我憶起經中的一葉菩提

佛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讓她也一樣英挺，且帶歡笑

飄然離去

在今夜，在孤寒的山上，母親不在

母親的手搖着一搖籃的烽火

母親不在，夜是吸血鬼

咬噬我的全身

我已成孤石風化在石椅上

亥時已過，無人餵我以溫暖

我餓，我心已凍結

這並非永夜，明早天破

旭日必爲我輸血

我將龐然起坐，極目宇宙的大壁畫

呈驗一幅宏偉的悟境

我將歸去，以旭日的血

孤獨地作畫

一塊寂寞的石頭也好

一束炊煙也好

或者畫一隻沒有籍貫的鳥

好了。我將全部「齒刀」磨尖利了。我將「困難」克服了。

工作好了，全身是臭汗，於是，跑到浴室洗個痛快。

當我爬上床時，已快要四點了。好了，讓我高高興興與睡幾個鐘頭吧！不然，「明天」可能得吃「亞士北羅」或「永寧」呢！

當我醒起來的時候，看看牆壁上的電鐘，時間七時零五分鐘，計算起來，我才睡了三個鐘頭左右，但還好，精神奕奕，沒有一點睡不足的現象，可以免吃令我討厭的藥丸。

雅T與海城還在夢鄉中，我估計他們也快要起身來了。

七點半的當兒，我與雅T，海城已置身於隔壁的茶室用早點了。

用過早點之後，回來工廠，看見一羣「包餅」的少女已來工作了。八點是她們開工的時間。

她們的工作是「包裝」，將一塊一塊的「威化餅」黏上「玻璃紙」。這樣，「威化餅」可以避免「走風」，因這種餅最容易「走風」，如果「走風」就不好吃，誰都不願意吃。

他們一邊工作，一邊談笑，工作的速度却不

會減低。大概是熟能生巧吧！我記得以前（十多

天以前）他們的工作很慢，很慢，慢得比蝸牛爬

行還慢。現在呢！現在可謂「速度如飛」。真的，可以如此形容。

到了九點的時候，我的心情有點緊張；雅T

就要切餅了；要試驗我磨的「齒刀」磨得尖利不

尖利。如果不尖利，這樣多人想看「試驗」，要

我如何避過那尷尬的場面？我真擔心，真的，我

真的擔心，真的緊張與不安。啊！還好，餅經已切過了，「餅角」比以前平滑得多了，證明我磨的「齒刀」成績還不錯。於是，雅T笑了，海城笑了，我也笑了，大家皆



評「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

戈柯 □□□

一九六六年初魯銓兄來函，告訴我馬來亞大學馬來文系負責人經常提起馬來文學界極想了解馬華文學發展的情況，而這類書籍簡直是少之又少。魯銓兄順便說出他和我在星洲相聚那段時期曾打算出版一冊國語譯介的「馬華詩選」的事，當時該負責人如獲至寶，大表贊同。於是，魯銓兄即來函催促我寫一篇「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並謂愈詳愈好，作為詩選序文，準備出版一冊華文版的「馬華詩選」及另一冊國語版的「馬華詩選」，請現任馬來亞大學馬來文系高級講師的馬來文學批評家撰寫序文。盛情難却，我便挑起了這一重担。

在我搜集資料及排列寫作大綱準備下筆的時候，我偶然看到剛剛出版的一期南洋學報上面刊有鍾祺的「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後來又看到某會出版一文藝生活一轉載這篇野心勃勃的文字，本來我寫那篇詩選序文和鍾祺的一登再登的大作根本是兩回事，可是，我再度拜讀該篇文字，我總覺得文藝史實絕不是家裏的後園，隨便可

以倒糞，隨便可以撒尿，香花也罷，野草也好，任由自己的喜惡，隨便栽花弄草；馬華詩歌發展史是不能給人隨便編造的，而且寫文藝史實，也不是走江湖賣膏藥那樣說得天花亂墜，也不是報端上打廣告那樣，說什麼華陀再世能醫百病。馬華詩歌發展情況不是一兩個人的光榮歷史，絕不能拿來顯耀人。爲了這個緣故，我的拙作「過去烙印」，雖然按照我原先所擬妥的寫作大綱下筆，但在其中順便評述鍾祺該篇文字的一些江湖賣膏藥式的論點及一些史實的歪論。我的拙作不久便在蕉風月刊分期連載，自刊登以來，引起文藝界朋友的注意，蕉風主編就會在編後提起好些人會提出口頭意見，也許這些意見竟是該打五十板，但我仍喜歡聆聽的。

我本身也接到幾封信，都是有關拙作的評述問題。其中一封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文友，他說馬華詩歌史實終於突破了野心家的杜撰與編造，而出現在大家的眼前，他希望我努力從事整理文史的工作。不過，他最後洩露一個消息，說因爲我

打亂了這些文壇野心家的走江湖賣膏藥的算盤，搗破了他們的沽名釣譽的美夢，他們誓非置我於死地不可，他們準備在某著名黃色報星期刊圍攻我。當時，我一笑置之。老實說，縱使爆發一場筆墨官司，我的筆雖然笨拙，不過我堅信仍可以週旋到天明的，因為真理是在我這一邊。靠着狐羣狗黨，爭搶地盤，策劃陰謀，窺機打擊別人，這種態度已是走入歪路，馬步已站不穩，究竟能打幾個回合呢？

我好幾次特地去翻閱那份黃得非常「正派」的報紙，却看不到圍攻文章。也許是自知理虧把龜頭縮回去，他們的行徑向來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他們或者待機傾巢而出吧？不過，我的拙作在星洲確是引起那些文壇的「戰士」及詩壇「最受注意」的他們的野史曾經這樣說）的才子們大爲驚動，自然是因為我的拙作像一枚炸彈炸亂了他們霸佔詩壇的野心。他們可以用筆墨隨便創造出一個詩歌朝廷的光榮史，怎麼可以輕易被人揭穿了秘密呢？這自然是要老羞成怒的。那位

據說是歷史上曾頒給「愛國詩人」獎章的仁兄，不是已寫就一篇號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什麼「提防假貨」嗎？提防假貨，自然是提防人家揭穿他們做愛國詩人的美夢，提防別人不能拾舉看不出他們的詩是當時「最受人注意」的；可是，我等了幾個月，仍是只聽樓梯响，不見人下來，那篇「提防假貨」的假貨也許是要藏之名山，但新加坡並沒有名山可以藏起來，我至今仍無法拜讀，實在感到終身遺憾。

據說那擁有「愛國詩人」獎章的仁兄也會對人說只怕貨比貨，弦外之音，就是我的拙作——自然是假貨——怎麼能和「愛國詩人」的「正貨」比較呢？說我的文章沒有替那些槍彈打不進去的厚臉皮的仁兄戴上「愛國詩人」的皇冠，罵我沒有提到當時詩壇會有千千萬萬讀者最喜歡的「最受人注意」的詩人，斥我沒有捧某「愛國詩人」的詩集是舉世無雙的水準，而一口咬定我的文章是假貨，那我只好俯首謝罪。至於說到貨比貨，那我要雙手舉起來歡迎，因為我要看看我們的「愛國詩人」的「正貨」，究竟是不是藥到病除的祖傳秘方，還只是那些打鑼敲鼓的走江湖賣膏藥的貨色？

誰都知道，寫史的人最基本的原則就是盡力求實，設法把歷史的真象梳理出來。不能否認，有些寫史很容易把作者的主觀感情滲入。但是，作為一個忠實的史家，他就必須傾力求實，才能反映歷史的真象。否則，史實毫無標準，隨着作者的喜怒哀憤，怎樣表現歷史的真象呢？搞馬華詩歌歷史工作，也是一樣必須盡力求實。馬華詩歌發展的歷史算來時間不長，不過是短短的幾十年，照理要把它梳理出來，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由於這一項工作向來被人視為冷門貨，很少人去注意與關心，又由於戰爭的洗禮及時代的變遷，許多有關資料都蕩然無存。寫史沒有史料，那是一項沉重的負擔。中國新文學史可以輕易寫成一大厚冊，就是它有許多史料可

查，有許多留傳下來的著作可考。可是，馬華詩歌的發展，到了戰後，經過一段長時期後，許多新作者出現，我們才容易看到一些詩集及雜誌。在這之前，很難找到一些作者留傳下來的詩集，就是一些作者作品常常發表的雜誌或報紙副刊，到了今天，也僅有一些人保存若干。還有一個困難的地方：當時有些詩作者遠走高飛，仍留在此地的詩作者非常少，而且早已改行停筆，一些詩壇掌故自然無從獲知。在這種情形下，寫馬華詩歌史實的人，在下筆之前必須好好慎重思考，不可貿然行事。我們不是因為有以上的困難而少說多少，不要不懂裝懂，自以為是行家。

現在，不幸的是，有些人「乘火打劫」，以為有了以上的困難，可以一手遮天，混水摸魚，把自己認作當年詩壇的唐吉珂德，揮槍鞭馬，不可一世，把馬華詩歌發展史當作自己的奮鬥光榮史，這種「文史家」，真是舉世無雙的。請看鍾祺在「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中談到「愛國主義詩歌的發展」——這節這樣說：「『愛國主義詩歌的發展』——這個階段，應包括自一九五四年五一三運動起至一九五八年聯合邦獨立和新加坡自治前夕止五年間。這一段時期，年青的詩人輩出，作品的質是也比前兩期有了明顯的提高。而在這許多的作者中，最受人注意的有杜紅、鍾祺和堅石。杜紅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五月』，鍾祺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自然的頌歌』，堅石雖然一直至今仍未將作品結集問世，但他的詩在質方面不在於前兩人之下。」這段奇文簡直是可圈可點，擲地有聲，可惜擲出來的却是肉麻的怪聲和失去了真實的聲響。這段話不但失了詩歌歷史的真實，而且隨意搗亂詩歌歷史的面目。他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這一段時期，「作品的質量也比前兩期有了明顯的提高」。他所指的「前兩期」就是他的文章中的「光復時期的馬華詩歌」及「低潮時期的馬華

詩歌」。事實上，當時詩歌作品概況是不是這樣呢？稍微懂得馬華詩歌歷史發展的人，就會知道那是外行人的水準以下的話。好在我們是三生有幸，生長在鍾祺所說的所謂「愛國主義詩歌的發展」這個時代裏，對於當時詩壇的風雲也慶幸能身歷其境；可是，我怎麼去理解也看不出這時期的詩歌作品是「比前兩期有了明顯的提高」。我們知道，在日軍南侵，馬來亞完全淪陷之前，馬華文壇呈現蓬勃熱烈的面貌，詩歌作者輩出，詩歌顯得十分熱鬧。一直到了馬來亞淪陷，在東洋鬼子的尖刀下，一切文藝只好收檔拆台，詩歌也聽不到响聲。可是，到了戰後復原時期，文壇又重新活躍起來，尤其是詩歌更有重大的發展，出現頗多甚為出色的詩人，有一些詩集也先後刊印出來，都有一定的藝術水準。這時的詩壇情況，我曾在「過去的烙印」一文中略為論述，在馬華詩歌發展史上的確佔着重要的一頁。可是，不久詩壇又是一片寂靜，這次的轉變，可說是詩歌發展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接下來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詩壇上呈現一片空白，那些很有才情的詩人不是離開此地，就是改行停筆。雖然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這期間逐漸開始有了新的發展，一些雜誌提倡詩歌活動，好些人起來寫詩。不過

過去那些頗有成就的詩作者再也看不到，詩壇上出現的都是新人，而且經過了一段很長的真空狀態。這時，詩壇只是新芽剛剛茁壯而已，這時期的詩歌蓬勃情況還可以與光復時期詩壇情況加以比較，若論詩人的才情及詩歌的一般水準，那是不可與光復時期相提並論的。可是，鍾祺却說這時期的詩歌，「作品的質量也比前兩期有了明顯的提高」。這不是顛倒是非嗎？文史工作者最重要原則就是保存史實，鍾祺連這點原則都置之不顧，怎樣反映馬華詩歌的歷史真象呢？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鍾祺不但失去了歷史的盡力求實這一原則，而且還用走江湖賣膏藥公式來寫馬華詩歌發展史。上面說到「作品的質量

也比前兩期有了明顯的提高，不過是如目前街頭巷尾那些推銷膏藥者，先來一套自拉自唱的肉麻的小調，接着才吹噓那能醫百病的藥。鍾祺接着搬出來的貨色就是「而在這許多的作者中，最令人注意的有杜紅、鍾祺和堅石」，原來鍾祺先生就是當時最受注意的「詩人」，難怪他說「比前兩期有了明顯的提高」。可惜這是水準以下的低級廣告技倆，君不見目下一些街頭小巷推銷膏藥者一番打鑼敲鼓之後，又大唱肉麻的四不像的黃梅調，再來哼哼福建流行調，自然討得那些流鼻涕的三歲孩子歡笑，成人一看便掉轉身子連拋個眼淚都不顧，因為那是走江湖賣膏藥。同樣，鍾祺這種低級廣告技倆，明眼人可以輕意揭穿的。理由很簡單，從當時詩壇的情況看來，鍾祺的詩無論如何都不是最受注意的，以一冊具有許多缺點和毛病的「自然的頌歌」詩集，就要說最受人注意，這簡直是痴人說夢。我在「過去的烙印」一文，指出「自然的頌歌」有着以下的缺點：(一)鍾祺的「自然的頌歌」在一九五六年出版，這本詩集很少描寫生活畫面，作者對於生活感到極冷淡，在那個動亂社會裏，有許多題材值得帶到詩篇裏，但是作者却躲在藝術的象牙塔裏大唱風花雪月。(二)「自然的頌歌」最大毛病還在表現了一種頹廢的感情，在自稱為愛國詩人的鍾祺來說，那不止是不對稱，而且是一種諷刺。(三)「鍾祺在『自然的頌歌』裏也想表現一些社會事件或人們關心的事，所以，他寫了『黔迪卡』、『追求』、『五腳基上』、『新加坡，我的母親』、『削壁上』等。但是，由於作者遠離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對於社會變化感到極冷淡，因而這些詩篇並不能真實地描寫社會動態及生活面貌，這些詩歌多數有概念化的傾向和口號式的詩句。(四)帶滿這些爛瘡的「自然的頌歌」，怎麼會是「最受人注意的呢？鍾祺惟恐出名太遲，大可把他那些「最受人注意的」詩集搬到街上，走走江湖賣膏藥式的推銷，別人是無權加以干涉。

可是，運用這種低級的廣告技倆——走江湖賣膏藥方法——來寫馬華詩歌的歷史，進一步寫成自己的光榮史，這就未免大膽與魯莽了。因為馬華詩歌的歷史是由許多詩作者辛辛苦苦建立起來，不是鍾祺家裏的小花園，可以隨意一手包辦。鍾祺在「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一文中，用意是非常明顯的。他想用走江湖賣膏藥的方法，打破史家的求實的原則，一手遮蓋了馬華詩歌發展的歷史真實，而把自己捧成馬華詩壇的充滿滑稽的唐吉珂德，從以下的一些可點可圈的奇文中也可以看出來：(一)「鍾祺早期的創作，如以詩集『自然的頌歌』為準，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因受着低潮時期的影響，有着嚴重的形式主義的傾向；第二階段才漸漸納入現實主義的正軌。」(二)「傾向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主要作者有杜紅、鍾祺。」(三)「鍾祺於一九五九年十月出版了第二本詩集『土地的話』，接着又發表了『車上』、『獻給』(包括『希克梅特』和『阿非利加』組詩)、『獅城的傳說』等詩作。陳雪風在『十五年來馬華詩歌』一文中，認為『車上』與『獻給』的發表，是鍾祺進一步鞏固了他遵循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道路，並且有了很好的收穫。」(見「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够了，我不願再錄這些「英雄豪語」，這些豪語在「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一文中，比比皆是，也許會衝昏讀者的頭腦。從這些話中，我們不是可以看到這位唐吉珂德騎着馬，拿着長槍高喊，把自己看為當年詩壇的豪傑嗎？現在看來這三段奇文的妙用：第一段奇文鍾祺說他的「自然的頌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着嚴重的形式主義的傾向，這不是不打自招嗎？連他本人都承認詩集有嚴重的毛病，為什麼有了嚴重的毛病却「最受人注意的呢？不是「山中無鳥，麻雀為王」？所有馬華詩歌作品都付之東流，只有這冊「有着嚴重」的毛病的「自然的頌歌」可以排在詩壇上，因而是「最受人

注意的」呢？其實，當時詩壇上比鍾祺的詩寫得好而且沒有「嚴重的形式主義的傾向」的人還多着呢！為什麼鍾祺不願提到呢？顯然有意遮掩當時詩壇的真相，而把自己扮飾為一位馬華詩壇的唐吉珂德，只可惜馬脚露出來，他竟拿了石頭來打自己的腳。鍾祺又自告奮勇地說，他的第二階段的詩已「漸漸納入現實主義的正軌」，這種自拉自唱，實在是好的胆子。大可以印幾萬本小冊子，說自己是廿世紀末的上帝，不是更為乾脆嗎？是不是現實主義？有詩可看，何必迫不急待地現身說法呢？以這種筆調來寫史實，那中國史上的秦始皇不是可以裝扮為一個慈善的耶穌嗎？希特拉的鬼魂不是可以寫成純潔的聖女貞德嗎？第二段奇文，鍾祺自我介紹他是傾向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主要作者，「主要的作者」當然是數一數二「了不起的不物」，可惜是那些詩還存在人間，絕不能偷天換日地加以篡改。「自然的頌歌」我們已談過它的爛瘡，根本不配什麼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土地的話」也不見得有什麼驚天動地的發展，我在「過去的烙印」一文中，評述這一詩集有以下的缺點：(一)「鍾祺的詩，這種口號式及概念化的傾向十分嚴重，一直到了『土地的話』出版後，仍然存在！……在『土地的話』中，『祖國進行曲』、『獨立橋』、『八年』、『我愛』都是口號式及概念化的詩。」(二)「在『土地的話』中，鍾祺仍然還未完全把不健康的感情拋棄，在一些詩裏，仍流露着不健康的感情，或只追求押韻美及節奏感。如『小籠』、『窗』、『對月』、『七重紗』、『海上的黃昏』等。」(三)「鍾祺有一些詩句的比喻或誇張也令人作嘔的，如『拉』」。試想有了這些缺點，怎麼可以說他是「主要的作者」呢？鍾祺很喜歡引一些沒有收在「自然的頌歌」及「土地的話」詩集的詩，而且也喜歡摘錄別人的一些讚揚他的話列為佐証。其實，那些沒有收在詩集中的詩如「馬來亞在怒吼」——我把詩寫在祖國的土地上——

、「車上」、「獻給」，也並不是很好的詩，如前兩首充其量也只是政治上的尾巴，人云亦云而已，後兩首的形象却不完全，何必大事誇耀呢？至於摘錄別人的話，我覺得奇怪，鍾祺這麼喜歡摘錄別人讚揚他的話，爲什麼不去摘錄別人批評他的話？在我的記憶裏，還可以知道鍾祺的詩由於寫得差，就會引起幾場大批評，爲什麼他沒有勇氣把這些評語抄下來呢？一個文史工作者這樣遮陰奉陽，是否能做到盡力求實的地步呢？第三段奇文，鍾祺認爲他出版「土地的話」後，發表了驚天動地的大傑作「車上」及「獻給」，已經「進一步鞏固了他遵循主義的藝術創作道路。」

「這一段話是錄自陳雪風的『十五年來的馬華詩歌』，陳君評鍾祺的詩有許多毛病，爲什麼鍾祺却充耳不聞？而斷章取義地錄取這一段『漂亮』的話呢？這實在是驚人的『春秋之筆』，用『春秋之筆』來寫自己的光榮史，這種空前絕後的自我吹噓，我想只有街頭那些走江湖賣膏藥的廣告推銷員可以並駕齊驅。其實，『獻給』是不是好詩還是一個疑問，『獻給』包括『希克梅特』一詩及『阿非利加』組詩，現在我們來看『希克梅特』這首詩是怎樣寫：

希克梅特，你土耳其英勇的旗手，
在那黑暗的氛圍中，你高擎着烈火的旗；
引導着你的同胞——全世界被迫害者的兄弟！

希克梅特，我們記着你，
還因爲你是一個出色的歌者，
你的歌，使我們得到鼓舞和教育！

希克梅特，你的歌令戰爭販子們喪胆，
他們怕你，恨你，因此他們囚禁你，
却又震驚於你歌聲中挾着的霹靂。

今天，爲了不許出現第二個「廣島的女兒」，
爲了民族的自由，爲了土耳其祖先的令譽，

你親愛的同胞們，正在蔑視槍彈，譏笑牢獄！
今天，從土耳其人民身上流出來的血，
正燃燒着你革命的詩篇，
正標誌着被壓迫者的勝利！

土耳其一定會站立起來的，希克梅特！
她和世界上所有被侵略的民族一樣，確信着
那一面由你高擎着的烈火的旗！

這是不是詩呢？在這首詩中希克梅特詩人的形象根本是零碎不全，而作者却用好些概念化與口號化的語言來表現，怎麼能有詩的形象呢？呼喊：衝殺、血淚、壓迫等詞，我想絕不是詩。這首詩由於用概念化及口號化的語言，如「你的歌，使我們得到鼓舞和教育」、「正標誌着被壓迫者的勝利」、「引導着你的同胞——全世界被迫害者的兄弟！」來表現詩歌的主題。因此，寫出來不是詩，而是政治口號，詩歌寫得這樣淺俗和說教，不如寫一篇政治論文不是乾脆嗎？詩被政治牽着鼻子走，那還有什麼詩的意境及形象可言呢？鍾祺以爲這幾首詩是他的偉大傑作而沾沾自喜，其實，說穿還不是打腫臉孔裝胖子？

在「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中，鍾祺除裝扮爲詩壇的可笑的唐吉訶德自我陶醉以外，還用朋友主義來寫馬華詩歌的歷史，這也是「空前絕後」的。太史公寫了一本巨著「史記」，頂多也滲入自己一些愛憎感情來寫人物，使人物更加生動，還不敢用朋友主義來寫史。司馬光花盡心血寫成「治資通鑑」也盡量保存客觀的製述，還沒有用朋友主義的史筆，幾千年後的今天，鍾祺却敢用朋友主義的史觀，拿起「春秋之筆」，大寫馬華詩歌的發展歷史，其大膽的程度，簡直令我佩服到「五體投地」。

現在看看鍾祺在寫馬華詩歌歷史怎樣表現朋友主義，他說「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間，周祭寫下了質量都很可觀的詩篇，他的老師梅密

女士特別爲他寫了一篇長達萬餘言的介紹文章：『海外青年詩人周祭』，發表於南方晚報的文藝副刊「綠洲」（這篇文章後來當作「代序」收入周祭的詩集「孩子的夢」）轟動了整個馬華詩壇。周祭早期的詩都有許多人爲文詳述，早有定論，想不到鍾祺要用「春秋之筆」，替周祭的詩翻案，說是「寫下了質量都很可觀的詩篇」，這未免太過露骨，也未免對不起史家泰斗司馬遷。太史公向來是非分明及嚴肅對待史事，絕不用朋友主義的態度來寫史。關於吹捧周祭的詩的錯誤，我已在一過去的烙印」一文中詳論，這裏不便贅述。至於說「轟動了整個馬華詩壇」，更加吹捧得太離譜，好在這段歷史我們也親歷其境，略知一二。我們知道當時出版風氣很低，年青人寫詩少，出版詩集更少；而周祭以一個中學生的身份就寫了許多短詩，並且結集成詩，在當時詩壇來說較爲突出。可是怎樣突出也不至於「轟動了整個馬華詩壇」，怎麼經過了許多年後的今天，在鍾祺的「春秋之筆」下，却是「轟動了馬華詩壇」？用這種吹捧瞎扯的朋友主義來寫馬華詩歌歷史實在要不得，因爲它搗亂了馬華詩歌發展的歷史面貌。

（下期續完）

定閱本刊 辦法簡便

請將定費折合郵
票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黑旋風洪深



洪深先生雖然是大名鼎鼎的戲劇家，但是他在暨南却是教的英文。他原是江蘇武進人，一九一六畢業於清華大學，送美留學。據他說，他在美國唸戲劇，經過不易。他進的哈佛大學的戲劇系，更不易進，尤其是那位在哈佛大學教了二十多年的戲劇教授倍克先生，更不易應付。他的學生在戲劇界裏有成就的不知多少，歐尼爾就是其中之一。他教的「戲劇編撰」，學程號數為「英文第四十七」，是全國聞名的。每年來哈佛大學唸「英文四十七」的，美國大學畢業生、教員、小說作家等，平均在三百名左右，但他只收取十一人，最多不會超過十四人，決不通融，也不取上課形式，只圍着圓桌座談，反覆討論和辯論而已。他的取錄學生的方法也很別緻，只叫每人投寄一部創作多幕劇，一部創作獨幕劇，由他親自閱讀，以定去取。他從作品鑒別出那作者是否暗示着天才，可以從事戲劇，是否來讀他的課程可以獲得益處。在三百人當中，祇取十一名，自然是非常難中選的了，所以在哈佛能够有資格讀「英文第四十七」，即算是一種榮譽。洪深却以一部「爲之有室」，一部描寫歐戰火綫後情形的獨幕劇「回去」被錄取，歡喜到了不得。一九二二年他返國後，側身商界，寫成「趙閻王」一劇，在上海笑舞台演出，頗獲好評；但他仍糾合同志組織戲劇協社，參加田漢的南國社，領導復旦劇社，嗣又進了明星影片公司，從事電影事業。他主演過明星影片公司的「馮大少爺」、「愛情與黃金」和後來的影片「如此京華」，話劇「名優之死」和「西哈諾」等。

他在暨南雖則是教英文，也無異教戲劇。來上他的課的同學非常踴躍。他的課非在科學館樓下的大教室上，簡直無法容納那麼多的同學。他教英文聲調的抑揚頓挫彷彿是在舞台上唸台词，既有動作，又有表情，口講指劃，手足並用，無異演戲。他的戲劇理論雖然不錯，但同學不易找他導演。我記得當年我的名字在他的點名簿上是第一個，因此每次發問題，總是指着我作答。有一次，我因爲看了他和楊耐梅主演的「黃金與愛情」之後，對於他的表演發生疑問。因爲有一個他在公園裏向楊耐梅求婚的場面，有點不合理，楊耐梅坐在公園裏的長椅上的右端角上，他却坐在長椅的另一端的盡頭處。兩人中間的距離，足足有三四尺遠，那時候還是默片的製作，銀幕上有字幕，看到他求婚的場面，同學們却哄堂大笑。

那天剛巧他講到表演術，我向他說，像他在影片內的样子求婚，說起情話，非放大喉嚨不可。

他却很幽默地說：「Of Course！」

「在實生活來說，假如放大喉嚨求婚，楊耐梅豈不是會被嚇走！」一個同學插嘴說。

「Of Course！」他說，「你說得很對，我不否認。」

「洪先生，你的意思是說不合情理麼？」我說。

他還是一句「of Counsel」。

這兩個英文字是他的口頭禪，幾乎沒有離過口。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演得合理一點？」

「Of Counsel。」他坦然地說，「演戲是演戲，理論是理論！你們不能那麼認真，尤其是求婚！」說得大家哄堂大笑起來。

他就是那麼風趣的人。

他的「英文」課程是排在晚間七時上課的。有一天晚上，他來上課時已遲了卅分鐘，這天晚上却一反常例，一上課，連名也不點，便向我們道歉，說出他遲到的原因。原來他到南京路派克路轉角，和卡爾登大戲院相並的大光明戲院去看了五點半的一場電影。那場電影是羅克主演的「不怕死」，內容是描寫美國唐人街的華僑生活，那些華僑幹的全是無恥卑劣的勾當，販賣人口，吸食鴉片，偷竊東西，強搶豪奪，總之沒有一個是好東西，使他氣憤不過，認為侮辱中國人，起來大鬧，在該院慷慨激昂地當眾演說一番，說：「像這種辱華影片，我們不要看！應該向戲院當局退票！」於是大家一窩蜂地擁到該院賬房，紛紛要求退票。後來還遭捕房拘扣，旋即釋出。他來上課的時候，氣還沒有平下來，他說完了，下課鐘也响了。第二天上海各報均以洪深大鬧大光明戲院作頭條新聞，才知道那天洪深是和明星影片公司的小生鄭小秋同去大鬧大光明戲院的。原來事前是明星影片公司有一部分職員，計劃在放映這套影片時大鬧，預先推定善于辭令的人登台演說，激起觀眾的愛國熱忱，要求當局焚燬該片，藉洩公憤。計劃原擬定於二月二十三日該片放映後的次日發難的，洪深當時也是該組織的中堅份子，可是他沒有看過該片，便在先一天的廿二日和鄭小秋前往大光明戲院看戲，因為容忍不住，於是即行發難。這事件一連在報紙上熱鬧了半個月，甚至後來還鬧到起訴涉訟，經過了相當時日，終於獲得勝訴。事件平靜之後，大光明戲院也從此鐵閘深鎖，停止營業了，而洪深也就很得了上海市民的喝彩，那時正是一九三〇年間發生的事。

洪深就是個黑旋風型的人，他熱情、耿直，對人誠懇，富有正義感，喜歡助人。同學中有所需求的，他往往總是盡可能地予以一臂之助，因此他的人緣也特別好。據說馬彥祥未成名前，境況並不怎樣裕如，他曾和他合譯過德國作家雷馬克的成名作「西線無戰事」。他雖然只負責了一部分，却負了校訂之責。賣給現代書局，所獲得的稿酬，則全部送了給馬彥祥。後來書一出版，立即風行一時，同時還引起了雷馬克追討版權費，發生糾紛問題，他還負責和雷馬克周旋到底，終於獲得圓滿解決；自然，馬彥祥也因此而為世人所知，這都是他對人誠懇，熱情流露的表現。甚至後來抗戰勝利後，何家槐臥病故鄉，在病榻上纏綿經年，他的太太也只能去函洪深求得一臂之助。他當時除把那封求援信在大公報公開披露，以作將伯

之呼外；他自己還籌了一筆款子匯給家槐，以濟燃眉之急。

他主編「中流」半月刊時，適值他的太太去世。中年喪偶，情懷自然免不了哀傷和落寞。那時同學彭成慧因為經濟情形相當拮据，給他寫了一篇「悼亡婦」的文章，在時事新報的「青光」發表。哀多樂少的中年心境，也給他抒寫得相當透澈。事後洪深先生不但並不諱言，還在課堂裡對彭兄稱贊一番，說他這篇文章無異把他的哀愁和傷感宣洩無遺。他還說，別人的手筆把我的名字的文章，只此一篇，下不為例。以後成慧兄還寫過一篇「請你把我的棺材抬回唐山去！」給他他在「中流」半月刊發表，得到了一筆相當豐厚的稿酬，而成慧兄也因此而露了崢嶸的頭角。洪深先生的宅心仁厚，古道熱腸，也可由此見一斑哩。

在一九四〇間，洪深先生在抗戰大後方的重慶爲了號召民族氣節，打擊落水的影劇漢奸，而有火焚「木蘭從軍」影片的誤會，這都是和大鬧大光明戲院一樣轟動當時社會的大事件。翌年眼見大後方的糜爛的生活而感到失望，嗣後還鬧過一次服毒自殺的事件，却又大大地轟動了一番。他敢作敢爲，所以有「黑旋風」的綽號。他不但會編導，而且還會唱有板有眼的京戲。在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秋，劇作家歐陽予倩在上海爲他那位會做詩的老母八十壽稱時，在一個熱鬧聚會的晚上，一百多名貧窮的文化人，以最低廉的筵席爲歐陽老太太祝壽。那晚到會的人，即席賦詩的有柳亞子、田漢等人。唱戲的，除了田漢和金素琴合唱了一段「四郎探母」，雕刻家劉開渠的夫人程麗娜女士也唱了一段「古城會」之外，還有周信芳唱「文昭關」。洪深先生也湊熱鬧，逸興濤飛地唱了「黃鶴樓」裡的周魯，自己拍板，自己點頭。此外還即席吟了一篇：「如月之恆，如日之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縱書九萬九，亦不如壽母之長春，更何況玉階蘭桂並崢嶸」的頌詞。這可見他的爲人是如何的風趣！

記得一九三一年秋，在武昌大學任教的楊瑞六的夫人袁昌英教授，曾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莊士皇帝與趙閻王」，指譏洪深的成名作「趙閻王」模倣歐尼爾的「莊士皇帝」，並且還引用了一個西洋人用以試人急智的謎來打趣。

那謎說是有一個大黑人，一個小黑人，小黑人是黑黑人的兒子，大黑人却不是小黑人的父親，大黑人到底是小黑人的什麼？

思想不迅速的人，不一定能信口答得出這大小黑人的關係。後來却引起了馬彥祥出頭，在十二月七日的天津益世報的「戲劇與電影」欄內，寫了一篇「趙閻王與莊士皇帝」的文章，爲洪深先生辯護。可是這場辯論終于是不了了之。

然而洪深先生初期的幾個劇本，都是改編的，如「第二夢」，係由英國文豪屠士巴雷的（Dean Brutes）改編的，「少奶奶的扇子」則由王爾

德的 (Lady Windemere's Fan) 改編的，都是按照本國之人情習俗重行改譯，務求適合本國舞台表演，因此能够特別成功，並不是無因的。至于他後期的作品如「香稻米」、「包得行」、「五奎橋」和「多福多壽多男子」，在表現的技術上，以及內含的意義，比以前的作品却更精美得多。

了。末了，還得在此補敘一筆的，便是一九三八年十月間，報上曾一度傳出他與王瑩的戀愛，轟動一時，簡直可以和那時白楊與高占非在重慶，以及黎莉莉與羅靜予鬧戀愛媲美，成爲當年中國文藝界最刺激的新聞。

李 蒼

墓裏

有一隻白鴿



有一支春天就這樣失譜了。風雨刷不去史懷測墓碑上的黑苔蘚，殷紅的鎗聲像花落的黃昏替羅素寫着遺囑。我們來到斜坡上，依然是小時候的黃昏，那枝鎗，是可以瞄向戰犯法庭的廣場。鴿子呢？我們早忘了，養鴿的孩童已經長大，他已娶了，美麗的新娘在遠遠的地方日夜守着寒冷的鴿蛋，它們永不知道，那年的媽媽在墓中仍哭着許多風雨的誓諾。

是的。墓裏，有一隻白鴿。

涇江的花季沒有攜花賽船的傳說，雲凝着，記不清上游的水族哭過第幾回，我們俯首望去，舟子高聲警告下游的水流好湍急。記否那老農婦額上留下的匆促的登音？她的小孫子已記不了父親可會唱過亘古的戀歌。今夜呵，命運依然站立在鎗桿上。

失守或佔據在我們貧血的眼中愣着。我們記不起，是那年，是爲什麼，墓裏，有一隻白鴿。我們只想着，今夜呵，登音又狩踩死幾隻螻蟻？

二

我們找不到上山的道路，聽說山胞們昨夜已誤過了狩獵的季節。教我們哭吧！我們不要銅像；誰都沒給忘了，媽教過我們的山地舞。就抬頭看

，雲濃濃地凝着，花不再開，仇恨的浪濤擊着兩岸，許多哀聲都被捲得啞了。讓我們想想有一個夜晚吧，鎗聲把祖父的掌故給斷了章。我們愣愣地攜着剝落的日記，在滿月下偷偷地把醜紅的眼淚裝了進去。

那麼多人把鐵鳥幻作白鴿，那麼多人把血色的鎗聲幻作七彩的鞭炮聲；我們早已知道，沒有一座教堂的修士修女們不把行李收拾好，垣牆頹了。我們老記住：爲了守候鴿子的成形，逃難的登音留不了佈道的時間。

不再回頭去看了，我們聽見鴿墓上的鎗聲驟驟，雨密密地落着，從密西西比河兩岸到涇江兩岸，黑夜已經來臨，我們的紅淚滴又該滴落何地呢？

白鴿呵，白鴿，你可看見，在火光中，我們以年齡的落英來祭拜你的魂？

三

今夜，風雨更緊。鎗聲，機聲，哭聲，把仇恨織成迷離的夜。明朝能否再握手？伙伴呵，我們只好熬盡苦夜，等待小鴿子太初的一鳴。那時候，我們會記住，每一個雨落着的春天。

依然是同樣的消息。我們驀然醒悟：墓裏，有一隻白鴿。

當爸爸去世以後

Ralph Moody 作
徐韻梅 譯

— 48 —



一九一〇年，我們從羅羅多省丹佛坡一處小牧場，遷居到附近的里特頓城。不久以後，爸爸就染着肺炎症去世了，遺留給媽媽的是兩袖清風，和五個幼齡的孩子。當時我祇十一歲。媽媽對我說：「李奈夫，現在你是我們的當家人了，今後我們將要依仗着你。」

我認爲一個當家人是不應該再到學校去讀書的。我要找工作，像爸爸在日一樣去養活一家大小。當時我的大弟弟佛洛祇八歲，小弟弟赫爾五歲，他們太幼小，根本不能找工作做。姊姊李絲十三歲，一妹米里十歲，但是他們都是女孩子呀！我家從牧場搬來時帶來了一隻牧馬同來，有了牠，我認爲可以做許多賺錢的事情，譬如替人家打理菜園，拖拉東西，看顧牧場等。何況，我早已開始了養雞和養兔的生產。我想立刻告訴媽媽關於我輟學的計劃，可是又覺得等些時再說，或許更好些。

次日天剛亮，我即想去看柯拜先生，看看有沒有工作可做。他是一個大牧場主人，去年夏天會僱我工作，每月廿元工資。我臨走時他告訴我，祇要媽媽允許，他那裏隨時需要我。

當我把衣服更換好，告辭媽媽的時光，她拉着我的手說：「孩子，爸爸爲了一家人的生活，辛辛苦苦工作到死爲止，就是因爲沒有受過好好的教育，我不想你步他的後塵，我希望你將來有學問，做高尚的工作。」她噙着眼淚，強作笑容地說：「這裏離柯拜先生的牧場有十五哩路，事實上你也沒法早出晚歸。」

我聽了媽的話，祇好去繼續讀書。但是我依然不停的在苦思，就近城裏可以找些甚麼零星散工做做，貼補家計。我每天祇顧想找賺錢的工作，忘記自己處身何地。有一天，幾乎給一群長角羊撞倒。

牧人們驅牛羣向南方去，如要渡過百里河，必需經過里特頓城。而里特頓是一座橫巷小徑極多的小城，牛羣一到那裏就離公路四下亂跑。牧人最恨這個地方，因爲他們要花一整天的光陰，才可以把一大羣牛驅過里特頓。

就在那天，當我看到那個牛羣時，我立即有了主意。我飛奔回家，跨上了我的馬，喚着我的牧羊犬，朝着沿百里河的公路走。那時牧人領班剛好把先頭牛羣驅向橋頭方面，他站在那裏跟警長麥格雷說話。

當警長見到我時，他就喊我：「過來，小東西，這位是雪積甫萊。」小東西是我家所週知的別號。

「聽說你的爸爸去世了，我們都很爲你難過。」警長繼續說：「你和你的媽媽打算怎樣生活呢？我以爲你會回到柯拜先生牧場工作！」

我回說：「我是想去，可是不能夠。」雪積甫萊用驚奇的神氣看看我，警長卻幽默地向他瞅了一眼。

當其時前面的一個牧人大聲叫罵起來，因爲牛羣開始向路旁竄跑。我帶了牧羊犬，拍馬剪徑趕去，守住小路口攔着，重把牛羣趕上公路，事後回到方才說話的地方。那位牧人領班正在咆哮

地說：「這個倒霉的地方，非另外有六七個幫手不可，這百來元的工錢，是沒法省的。」

他這句話，正中了我的下懷。我早計劃可以請他們給我報酬，由我糾同一班孩子幫助他們驅牛羣經過里特頓城，每人每次給二角五分，找十個孩子應該並不困難。

當雪積甫說到一百元的時光，我馬上對他

說：「我打賭可以替你省九十元！」

「好，小牛仔，你說呀！」我就告訴他我的計劃。

「小東西，你已替你自己做了一筆交易，在十月十號我要驅回牛羣經過這裏，那時請你負責幫忙。」

回到家裏，媽正在和老鄰居喬治先生談話，從媽的面色上可以看出有一件事正待決定。

「一起來坐，孩子。」媽喊：「喬治和我正在談論他的母牛卡新，可以給我們所需要的牛奶和牛油。」媽頓了一頓然後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膝頭上說：「喬治和我談到，想把你那匹馬，交換卡新母牛。你知道的，孩子，養一匹馬每天要餵穀，這好像是不比那好，我目瞪口呆，木頭人一般的坐在那兒，一句話都不會說。」

「這樣不是比較好些，」喬治說：「因為我晒草急於需要馬匹，我就把我的母牛暫時交換你的馬匹。」

我正為失去了馬而心痛，一聽到這句話，即刻向喬治伸一隻手說：「就是這樣交易。」說完回到馬廄，給馬餵了許多穀，再把她的毛洗刷光潔，然後離家外出。因為我不願意眼見喬治牽了我的馬走。

媽媽會利用普通的材料，做出許多精美菜點，她是一個好廚手。一天我放學回家，廚房的長檯上置滿了熱騰騰的食物，整個廚房猶如一個大火爐。

「孩子，我要給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媽媽對我說：「我們要開始為一家人謀生活了，我們應該從能夠在家裏做的工作做起。你把這些我們應該從能夠在家裏做的工作做起。你把這些是可以拿足夠的定單回來，賺些生活費。」

我點點頭，媽繼續告訴我：「你可以拉了赫爾的小車子，到人家的後門去，問問那些主婦們，要不要試你媽媽的包點。我把麵包、烘豆油、炸甜甜和爽心餅等的價錢寫下。」

她拿一塊厚的厚木板到小車子底，使堆在上面的食物可以保護，然後讓我拉了車子走。

我兜售到天黑以後才回家，看樣子我並不是一名好的售貨員。媽媽慰問我有沒有甚麼困難，我那時幾乎像瘋了一樣，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

「是呀！我有許多困難，我不高興和女人們做交易，她們大多是貪吃而刻薄的騙子，我祇有拿回三元三角的定單，她們把所有的油炸甜甜吃光，還吃了一半烘豆和麵包，吃得最多的那一樣，推說太貴不要定，她就是那個肥婆。」

我剛說到這裏，媽打斷我的話題說：「好，你太餓辛苦了，照我看起來，你第一日的生意不差，我們祇要每星期有二十元的定單，有一半可以賺，憑這十元錢，我們一家六口就可以生活了。」媽用手撫摩我的面和頭。「你休息一下，我替你暖飯，吃了再替我們的新母牛擠乳。」

我們的新母牛性情很馴，腳矮工作方便，乳汁又豐富，每天可以擠十二夸爾乳，我們吃不下那許多，決定把剩餘的每夸爾五分錢賣出去。

姐姐李絲寫好取貨單，每票五分錢，憑票取牛乳一夸爾，二十票一扎，每扎賣一元，第二天早晨我拿出去兜售，非常順利，不到十點鐘，我已售出所有的票，帶了八元錢回家。

第三天再出去兜售食物，運氣亦不錯，天將暗黑的時光，我歇下來數一數拿了多少定錢，一共已有十六元，這一下我吃驚了，因為如加定單，那簡直要把媽媽做死了。我拿了定單拉了小車子，飛奔回家。

媽媽十分高興，飯後她坐下來算一算手裏有多少錢，不够買材料，不免又躊躇起來。她咬着嘴唇，過一會兒，說：「明天早晨第一件事，我要看雜貨店保羅先生，我將所收的定單給他看，除三天貨賬，總不會不肯的。可是，孩子，你一收到錢，就去付賬，我們不能再有甚麼賬單的負擔了。」

星期六送貨收錢以後，我去雜貨店，那位東主保羅先生，是一位紅面白鬚的壯健老人。他在賬單上簽收以後，看了我一眼：「你家裏有狗嗎？我送你一些肉屑！」說完包了一大包給我。

付了賬手裡祇餘二元一角五分，我很不高興的回家告訴媽媽。出乎意料的她一些不覺得甚麼，我們一家人當時都在廚房的長檯旁，媽用雙手抱了我們五個孩子的頭顱，猶如母雞護雞的一般，說：「你們明白嗎？我們付了這星期的貨款以後還有錢剩餘？」說完這句話，她一手打開我拿回的紙包：「呵呀！李奈夫，你拿錯別人的紙包了。」

「不，媽媽，他親手包了交給我的，不會弄錯。」

「全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瘦肉哩！」媽不相信地再說：「他拿這些肉給你的本意，並不是給狗吃的。呵，想不到人們都會待我們那末好！我們以後要益發勤儉自奮哩！」

一天早晨，我和約翰遲到學校，真想不到這一刻的延遲，竟帶給我們一份運氣。我們急步行過鄰居羅拔太太門前，她恰好等在那裏招呼我。說是有一位牧人打電話來，他正在公路上驅了一大羣牛，從北方來要通過里特頓。

我得了消息，興奮極了，一面吩咐約翰立刻去招集十個孩子，一面狂吹口哨，我的牧羊犬來。可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我得先借到一匹坐騎才行。那時我立刻想到同學伊美的一匹馬，牠平日祇拉車不騎人的，但是憑我的騎術，總可以駕御得來，而伊美也一定願意用二角五分錢出租的。

打定主意後，大踏步奔到學校操場，跨上那匹馬，朝着公路飛馳。

城郊的公路和鐵路平行，祇隔了一道鐵絲網。我們到那裏時，牛羣已經撞穿了一處鐵絲網，有一大羣牛隻已經越破洞，突入山崗的地方，三四個牛仔正揚鞭趕牠們回來，可是牛羣不聽指揮。

我策馬上前，轉過破洞，想和那個牛仔領班講話，「快些帶了你的狗讓開，不要嚇驚我的牛羣。」領班的牛仔向我狂發脾氣。

我也沒有好氣，惡狠狠的回說：「郵件火車就快到了，假使你不在郵車到達之前，把牛隻驅離鐵道，你也不會再有牛羣了。」

因為時間很急促，不容多猶豫，我就想到爸爸往日應付急事的手法，為甚麼不學一學。「聽我講，」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指揮那個牛仔領班，「已經過鐵道的牛羣，現在不要再趕回來，加多幾個人到鐵道那邊，儘速把牛羣趕開。」

那牛仔領班好像得了軍令一般，用號角照我的辦法大聲發令，揮手叫幾個牧人隨他過鐵道。那時我也帶了牧羊犬踏上鐵道的這一邊，設法把這邊的牛羣領回公路，等鐵道那邊的牛仔把最後一隻牛拉出鐵軌不到二分鐘，我看見郵件火車駛來了。

火車過後，領班本人和他的馬滿身大汗，可見當時情形是多麼緊急。我等在旁邊，等那領班喘回一口氣後，然後告訴他，我已請了十個孩子，幫忙他把牛羣安然驅過里特頓城，要求給報酬十元。

「那不是攔路搶劫嗎？」領班大聲狂喊，然後他笑笑對我說：「我以為我已經從你處獲得十元代價的幫忙了，可是你要再幫忙我把牛羣全部驅過城，我才給你十元。」

我帶了約翰和其餘的孩子回到公路時，牛羣已經再次四散在公路上，有幾處公路旁的人家籬笆，也給踏塌了，我們和牧人合力驅趕，到下午

三時，才把牛羣集中，趕向城區。我想起城中有一條河，牛隻乾了半天，說不定會向河岸逃散，那時才辣手呢，所以我一到城中，我即叫約翰去判學校，叫許多大孩子和女孩了來幫忙，看守河邊。

我認爲女孩子最理想，因為牛害怕新奇的東西，牠們從來未見過女孩子，牠們一定害怕。果然女孩子把短裙一揮動，牛就很快地走了。到傍晚六點鐘時，九百頭牛全數通過，一頭也未走失。

牧人領班走和我握手時，他手中夾了一樣硬的東西。「你做事情很好，小東西，你的幫手也好。」他說完睜了我一眼繼續說：「女孩子尤其好。十月份我們有一次同樣的交易。」

我回說：「好的，先生。」當我放手的時光，掌心中赫然有了一枚十元的金幣。

我們拿到雜貨店去找換，我給了每個孩子二角五分，給約翰五角，因為他是我的工頭，女孩子們每人一份糖果，結果皆大歡喜。然後我騎馬回到學校，付了伊美五角租金再交還牠的馬匹。

回到家裏，我很歡喜的交了剩餘的六元錢給媽媽，還告訴她怎樣賺來的。媽最初呆望着那六元錢，以乎不信有這回事，後來禁不住哭起來，像她平時最快樂的時光一樣。

爸在這個時光，總是拍拍媽的肩頭，我也試着這樣做，媽果然不哭了，熱淚依然在她的雙頰流下，可是她那滿面笑容的對我解說：「你明白嗎？孩子，這些錢抵得許多大人們一個星期的工資呢！」說完她突然將我緊緊地抱住，「啊！李奈夫，你那麼年幼，我並不要你就做當家人去賺錢養家，但是，我十二分爲你感到光榮！」

學校放暑假不久，麥格雷警長對我說：「李奈夫，你爲甚麼不去摘櫻桃呢？愛迪柏萊那裡的果園，下星期一開摘，你自己去接洽，我會替你說妥的。」

愛迪柏萊是城東上山的果園的工頭，他本來不要孩子做工，他說孩子摘一個要吃六個。因爲警長說我做得好，才給我機會試一試。

頭一天我的成績不好，人家摘了十二箱，我祇有六箱。我人矮，梯重搬不動，所以吃虧。第二天，我有辦法了。昨晚臨睡時苦思幾小時，竟然給我想起爸爸以前在丹佛城教我們玩的「踏高蹺」，爲什麼不可以把它來代梯子呢。黎明四點鐘，我就起來，用舊的木料做了一副高蹺，踏脚板有皮環絡着脚，膝頭上部有帶網，高蹺的頂頭各釘一條皮帶，交叉縛在胸前支持身體，這樣我就可以工作了。我祇練習半個鐘頭，就走得很穩了。

某園工頭愛迪柏萊最初不同意我的做法，他說他不要我做猴子戲。經我耐心地試給他看，我能踏高蹺踏得很穩，而且可以攀得很高工作，他才允我一試。那天我採了十四箱櫻桃。

臨離某園時，愛迪對我說：「小東西，你家裏還有其他孩子可以像你一般踏得很穩的高蹺工作嗎？」

「當然有，」我回答，「我的姐姐李絲，比我踏得好呢。」他叫我明天帶她來試做。

我替姐姐做了一副和我一式的高蹺，她立刻就踏得很好了。姐姐是一個能手，平時除了不會騎馬外，甚麼事都勝我一籌。她第一天就採了十六箱，比我多一箱。二天後後工頭愛迪對我們兩人的工作，滿意極了。他叫我們帶二弟佩洛和米里踏低的高蹺在樹的下半部採摘，我和姐姐在樹的高頭工作。我們四人合採一株樹，必定將全樹採光爲止，再採第二株。到全園櫻桃採完時，我們一共採了四百五十箱，成績最多最好。某園主人給了我們一紙五十元的支票，另外還送我們十箱櫻桃，帶回家送給媽媽做罐頭貯藏。

因爲佛洛和米里從來不會賺過錢，所以我們決定那張支票由他們二人抽籤決定送給媽媽。結果米里贏得，回到家裏，米里手揚着支票飛步上樓，一面興奮得大聲狂喊：「媽，你看，我們得到了些甚麼，我們得到了些甚麼，五十元的支票呢！」

媽半嚮瞠目而視，說不出一句話，然後把雙

手掩面，快樂得哭得幾乎昏過去。我們挽她躺下，用冷手巾覆在她的額上。她氣略一喘定，就搶着說：「啊！我的孩子，你們不知道，你們這一筆錢，替我解除了一付重擔呢！」然後她雙手挽我們四人說：「孩子們已會那樣當心看顧他們的媽媽，你爸爸在天之靈，一定為你們感到驕傲呢！現在我告訴你們一個辦法，明天一早，我們一家人趕到城中的銀行去，把它存在那裏，有錢存銀行，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嗎？」

楊梅隨着櫻桃成熟，我們不用請求，當然四人全體去採摘。我們最先上工，最後一批採完，楊梅不易採，每日賺錢不及櫻桃多，但是採的日期比較長，我們每星期賺廿一元至廿二元之間。每一支的支票總是闔家同去存入銀行。

那年七月，真的酷熱得利害，我替費傑先生的花園刈草，在大太陽底下工作，已經够受，可是還比媽媽和姐姐好得多了。她們工作整天到晚的蒸糕烘包，廚房猶如一隻大火爐。她們整天浸潤在炙熱的空氣中，沒有片刻休息。天氣愈熱，我們的生意愈好。我認爲里特頓城多數的主婦們，那時幾乎全都停止烹調食物，向我們定做。每次我看見媽媽做完定貨從廚房出來，總是兩手在撫摸背脊，她蒼老得多了。面部和肩膀十分消瘦，但是腰圍反而臃腫起來。「媽，你這樣大熱天在火爐邊工作，我怕你會使身體受傷。」我有一天對媽媽說。

「不，不，我一些沒有事，你不必擔憂。」她解下圍裙，自言自語道：「真不得了，自你們的爸爸逝世後，我對自己非常疏忽，我一定要去購買一付新的肚帶，舊的統統用壞了。」

那天送給客戶的麵包，夾心餅等定貨特別多，我們最賺錢的一筆交易。「你們當心呢。」媽媽叫姐姐幫忙我和佛洛一起去。

車子太滿太高了，路面一有小小不平，上面的食盒就搖動起來。佛洛拉車，我和姐姐在後面兩旁推，同時可以撫着食物。一路都好，到了一

個拐角，食物盒倒向我一邊，姐姐過來幫忙推，也許我們二人用力太大，不平均，食物立刻向另一邊倒，壓力加大，鬆縛的布條同時崩裂，全部食盒就都傾覆在地上了。

姐姐和佛洛守住，我飛奔回家告訴媽媽。媽正靠在破沙發椅上休息。當她一看到我慌張的面色，她霍地坐起問：「什麼事情，孩子？覆了車嗎？」她一些都不發怒。

我以為媽媽如果發怒罵我，我倒不會哭，就是因爲她那麼仁慈，益發叫我覺得對不起她，我哭着糊糊塗塗的跪在她的身旁，她摸着我的前額頭髮說：「啊，我的孩子，這不是一個男子漢所應有的舉動。快些起來，你要明白，每一種生意，都有它的打擊的，快些去把倒爛的食物包回來給雞吃，麵包我們可以自己吃，然後去告訴一家家客戶我們出了些事，今天不能送食物來了。」

從那天起，我對媽媽的瞭解更進一步，對媽媽的愛也一天比一天深厚了。我很驕傲我有那麼樣慈愛賢明的父母。

費傑先生處領了薪工回來，我一口氣跑到一家百貨店，對售貨的麗德太太說，我要替媽媽買一條肚帶，擺在櫥窗裏那種一元一條的。她很滑稽的看了我一眼，然後笑着說：「呀！你是摩特太太的小兒子，是不是？你的媽媽已……你的媽媽近來很胖是不是？」

「不，她並不胖。爸死後，她太忙碌，肚帶全給熱火爐弄壞了，不能用了。」

回到家裏，我將肚帶交給媽媽時，媽媽淚眼盈盈地說，她要挑一個星期天才用。我以為一定買錯了尺寸，她又說尺寸十分對，弄得我莫名其妙。大概她又又在思念爸爸哩。

我們的食物生意依然很興隆，自從牝馬回來以後，送貨有馬拉的大車，就方便多了。可是媽媽的樣子愈來愈臃腫，面色更其疲乏，不停的用手槌背。我很就心她會病倒。突然有一個星期六，她對我說：「你去對客戶說，我們要出去旅行

次一，(麵包等食物，要停幾個星期再送。)」她口說我們出去旅行，可是一些準備工作都不做。她那天掃了一天灰塵，第二天忙着洗衣燙衫。

我和姐姐着實納罕，又不敢多問。「喂，你有留心到媽媽近來的舉措有異嗎？」姐姐對我說：「恐怕是烘麵包的工作太熱，她的頭部出了毛病。」

當我們請媽媽去看醫生時，她祇是說：「天呀！你們爲什麼小題大做。我所需要的祇是寧靜和休息罷了。」

二天後，媽的確留在她的臥室內休息。可是據姐姐說，她把所有破的衣物都拿出來補，好像是預備我們孩子作一次長途旅行一般，她並沒有在休息。這麼一來，我們都十分擔心。

然後有一天早晨，媽沒有吃早飯，祇拿了一杯熱茶在廚房內不停的走來走去，一會兒，她說：「今天天氣很好，你們所有的孩子出去郊遊一整天，不是很好嗎？我有許多信要寫，不想有孩子在身邊吵鬧。李絲，你預備牛奶、水和三文治。」

說完她寫了一張字條叫我送給羅拔太太。羅拔太太讀了字條，答應即刻就來，還一再叮囑我一定要在外面好好的和弟妹玩一天，你媽媽今天十分忙呢。

他們說的話完全令人摸不着頭腦，可是沒有什麼多大意思在裏面。我們依照媽媽的吩咐，出去郊遊。當我們在下午很晚回家時，白朗醫生迎我們入內說：「你們的媽媽要給你們看一樣東西。」我們急忙跟他上樓。

媽睡在床上，面白如紙，口角略帶笑容。等我們蹣跚走到床邊，她把毯角拉起說：「這是你們的新出生妹妹伊麗莎白，她不是很可愛嗎？」

我覺得自己真的太笨了，我以為姐姐也一定這樣想。我們對於牛馬兔雞等動物的懷孕，和怎

樣處理牠們的生產，大家都知道，偏偏對於媽媽的懷孕，木然不覺，真是大傻瓜呢！

那年秋季我升入第七班，開學沒有多久，我們姊妹兄弟全患麻疹，臥病床上，姊姊李絲最利害，她幾乎死去。

左右鄰居莫不儘力幫忙，還是搞不過來，到姐姐起床時，媽媽已經骨瘦如柴，同生了病的人一樣。

到感恩節臨近，姊姊已恢復健康，媽媽還是那麼瘦弱。爲了生活，我們不得不重做食物生意。我雖然儘量將定單減少，媽媽依然做得精疲力倦。最使她擔心的，倒不是日常生活，是因爲嚴冬接近，我們的儲蓄全部在病時用罄，過冬的衣物，一無着落哩！

感恩節晚飯以後，媽拿了針線在燈下縫紉，她雙目凝視，若有所思。一會兒，她注視着牆上的日曆說：「你有見過那座大樓嗎？」

我看看日曆回說：「恐怕我家每個人都見過了，這是丹佛城的皇宮飯店呢！」

媽媽的面色頓時光輝起來，幾個月來第一次看見她那樣有精神。「孩子們，」媽說：「我以爲我有了一種主意，李奈夫和我，明天上丹佛城去。」

媽媽每次都嫌我駕車太快，可是那天早晨，她反而嫌馬跑得太慢。我不敢直接問媽媽，到底去丹佛城幹什麼，祇是不停的探聽消息。她的答覆使我如墮五里霧中，「我以爲上帝昨晚對我啓示過——不是真的說話，是一種靈感的激悟。」

車抵丹佛城，她下車囑咐我在外面守候，說是有事要看皇宮飯店的經理。大約半小時後，媽出來了，後面跟着一個侍者，挾了一個大包袱。她的樣子很愉快，臉上滿面光輝。

歸途，對我說：「孩子，昨晚毫無疑問，我得了神的啓示，今天我已取得皇宮飯店一包綉花窗簾。這種東西不容易洗，可是我有把握怎樣處理。當然第一次是給我們一個試驗，如果成績好，

以後就可以替他們包洗所有的紗窗簾了，每二幅洗費三角，多好呢！」

事情沒有那麼理想。包內的綉花紗窗簾，全部是壞的，好像一堆爛破布。式樣既不齊，每幅大大小小的不知道有多少破洞。

媽不免有些失望，但她告訴我們經理對她很好，「我以爲不會對我們不公平。」她說：「他給我一包壞的舊窗簾，不過是給我們一次試驗，看我們是否可以洗他們的新窗簾。」

這包舊破布，足足忙了一個星期，洗和漿並不難，最困難的是紗窗簾不能燙，祇得撐。我們花了許多試驗，才設計到一種活動的方框，撐起來又方便又平直，再好沒有了。乾了以後，姊姊和媽媽又再細心去綴補破洞。到了最後一幅，媽因爲辛苦過度，手抖得不能拿針，由姊姊一手完成。

這一次媽和姊姊的辛苦工作，是值得的。星期一我把窗簾送到皇宮大飯店，經理和管家打開一看，拿去的那包破布，回來幾乎像新的一樣，他們異口同聲稱贊我們的工作好，以後紗窗簾的洗濯工作，當然無問題的交給我們了。

第二包拿回的窗簾，既新又佳，全無破洞。媽攤了一方在長檯上說：「不是很美麗嗎？現在，我清楚了，上帝的確對我啓示過。」

「最近上帝也啓示過我幾次，」姊姊說。「是的，孩子，她說些什麼？」媽問。

「要是你們不放棄代人烹調食物的工作，你們要害死你們自己了。」姊姊回答。

大家聽了默不作聲，若有所悟。然後，媽對我說：「孩子，你星期三送食物給客戶，告訴他們，我們不做這份生意了。記得，謝謝他們的好意。」

媽和姊姊每星期洗四十對到五十對紗窗簾，每對三角，這筆收入，我們除了應付租金伙食之餘，還可以添些衣著，孩子們零星工作收入，可存入銀行。我們養的兔子售價，可以養活一

馬，許多雞和鴨。

窗簾工作整個轉變了我們的家庭環境，媽的面色開始好看，不再瞌睡，兩頰也豐滿起來，晚上家裏又重複熱鬧，像以前爸在日一般。那年冬天，我們鈎了二塊厚地毯自己用，媽一面做手工，一面講故事給我們聽。天倫之樂融融。

五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天，媽准許我上柯拜先生的牧場去玩。我很想念「喜」。要去看他一次。恰好柏古里先生也在那裏，我們大家立着談話，柯拜先生說如果我願意來牧場工作，他給我廿五元一月。

「我出價高過你，」柏古里先生直截了當地說：「我請他工作，一個夏天一百元，」他看看我說：「我要到南方去一次，挑選幾百頭乳牛，今年秋天到丹佛去出賣，九月份就可以回來，你要去嗎？」

他們兩人都出高價僱我十二歲的一個小孩子做工，我歡喜到幾乎叫了起來，可是我強作鎮靜，和悅地答稱：「我高興替你們兩位做工，但是我要同媽媽去說一下。」

喜和我回到牧場的宿舍裏，他對於我的何去何從，始終沒有表示過一些意見，我未免有些失望。「你不要我回這裏工作嗎？喜！」

他燃了一支香煙然後對我說：「小東西，你知道我高興你回來工作，全體同仁都歡迎你。」他彈了一下煙灰，很鄭重其事地解釋：「但是你的爸爸，不希望你做一個普通的牛仔。小東西，到這裏工作，學不到新的智識，要是去跟柏古里先生做事，你有機會學做生意，將來有更好的日子過。」

「尤其因爲時代變遷，將來一角錢可以僱十二個牛仔的時代，已經不遠了。小型的牧場如雨後春筍，四面都築有圍牆，不再需要牛仔，交通越來越發達，人們到處需要貿易。我以爲跟柏古里先生做事有益，你好好地想一想。」

以臨臨離牧場時，喜和我走到公路旁，再關照我

說：「你可以告訴你媽媽，我說柏古里是一個窮人。」

回家後我一直沒有勇氣對媽媽說。想不到柏古里先生已經親身到我家對媽媽說明一切，所以我鼓起勇氣探聽媽媽的意見時，一切都不成問題了。「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本來不應該去做那份工作。」媽媽告訴我：「但是，我的確明白家庭環境，使你比一般同年齡的孩子，得到更多大人的經驗。我也知道你極像你的爸爸，凡事很有頭腦。所以，我已經告訴柏古里先生，你可以跟他去。」我使勁擁抱媽媽，姊姊、弟弟，好像小孩子一般快活。

那年夏天，我跟着柏古里先生到過國內許多城市，去做牲口交易。直到勞動節日前的一个星期二，我們開始集中那五千英畝牧場上的懷孕牛隻，準備轉運到里特頓城。

黎斯普到砲台岩僅僅十幾哩路，我們足足走了五天工夫，因為中間又有牛隻生產小牛，不得不停止在半途，到砲台岩已經有十隻小牛了。以後從砲台岩到里特頓，沒有再生小牛，就走得更快。不到兩天就到了，可是我依然急於回家。

看見我回家，每個人都十分高興。媽媽一再的擁抱我，一再的吻我。她告訴我，她是如何地驕傲，因為我長得和爸爸一模一樣。三個月的光陰，姊姊李絲已長成一位少女了。米里和赫爾長了幾吋。小寶寶會走路了，她的面色很紅潤。佛洛的工作也做得不錯。綉花紗窗的生意不惡。櫻桃和楊梅季節，姊姊和其餘的弟妹們，賺了一大筆工資，加上我的一百元薪金，我們又有三百元存在銀行裏了。

那天晚飯時，媽媽坐在餐檯一端上，我坐在餐檯的另一端——爸爸的椅。我們談談夏間的一切經過，再討論些過冬準備，這一餐也是我最愉快的幾頓晚飯之一。

晚飯時，我老是想起我們初搬到丹佛城郊小牧場，媽對瘦瘠的小牧場令她失望之餘時，所說

的幾句話：「信仰上帝，好好地辛勤工作，工作你們便可以住在土地上，獲得衣食。」我猜想媽媽也在想起這話。因為當我們離開飯檯時，媽說：「我要對你們孩子講幾句話，特別是對李奈夫，他現在是在我們的當家人了。我們一家人辛勤

春天，遂想起

余光中

春天，遂想起
江南，唐詩裡的江南，九歲時
採桑葉於其中，捉蜻蜓於其中
（可以從基隆港回去的）
江南

蘇小小的江南
遂想起多蓮的湖，多菱的湖
多鱉蟹的湖，多湖的江南
吳王和越王的小戰場
（那戰場是够美的）
逃了西施
逃了范蠡

失蹤在酒旗招展的
（從松山飛三小時就到的）
乾隆皇帝的江南
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
的江南，想起
太湖濱一魚港，想起
那麼多的表妹，走過柳堤
（我只能娶其中的一朵）
走過柳堤，那許多表妹
就那麼任伊老了

，這樣上帝已經賜給我們衣食。你爸爸去世以後，最初我非常害怕來日的的生活沒有着落，現在我不怕了。我知道上帝在保佑我們，我們會很順利的生活下去。」
（譯自「當代小說選粹」）

化伊老了，在江南
（噴射雲三小時的江南）
即使見面，她們也不會陪我
陪我去採蓮，陪我去採菱
即使見面，見面在江南
在杏花春雨的江南
在江南的杏花村
（借問酒家何處）
何處有我的母親
復活節，不復活的是我的母親
一個江南小女孩變成母親
清明節，母親在喊我，在圓通寺
喊我，在海峽這邊
喊我，在海峽那邊
喊，在江南，在江南
多寺的江南，多亭的
江南啊，多風箏的
江南啊，鐘聲裡
的江南
（站在基隆港，想——想
想回也回不去的）
多燕的江南

包孕在黑暗裏，猶如

一粒珠包孕在蚌殼裏——

我的靈魂成熟着

成熟着圓，成熟着晶瑩。

祇要你舉手輕輕一彈

便有黑暗的碎片紛紛散落

便有滿天星光，滿壑雲夢，滿林葉語

從指點處，涓涓流出。

而我一向就駐在這裏

剎那一般真實！石中，水上

花間，草底……隨處都有我的蹤跡。

千年一醒。那自無邊蔽來的

風吼，和惡浪般斷續起伏的

狼吼：是我的鬧鐘。

詩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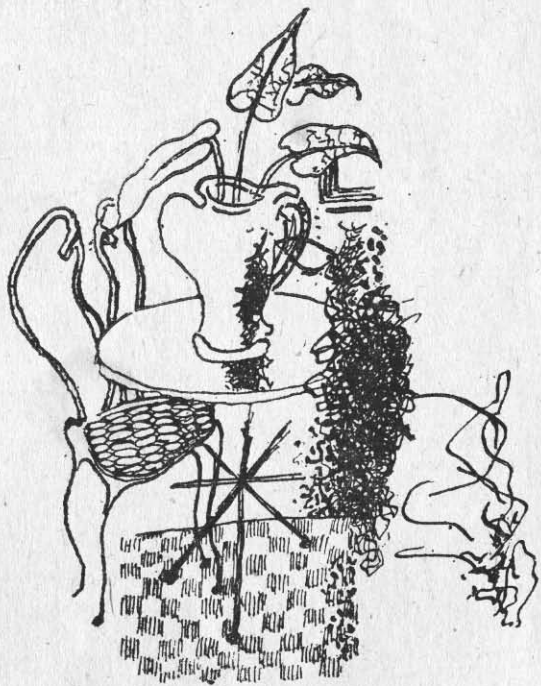
天 窗

戒了一冬一春的酒的陽光
偷偷地從屋頂上窺下來

祇一眼！就觸嗅到

臨別那個晚上

· 慧適 ·



儘管以前並不怎樣喜歡
怡保，覺得有山無海的地方
，一旦住久了，容易使人性
情煩燥。但那一天真正要離
開怡保了，才體味到兩年來
的長住，實在有不少令人眷
戀的地方。

要走的消息傳開了，朋
友們先是替我高興，因為有
機會回去生長的島上。後來
收拾好行李，正式要握手賦
別的當兒，大家却又恐今後
山水遙隔，不能再朝夕見面
，而黯然感傷起來。

送人與被送，原是人生
一大苦事。如今，面對着一
雙雙淚水汪汪的眼睛，我的
喉嚨哽住了，內心十分感動

，但說不出半句話來。
我自然忘不了，初到怡保，是懷着一種被放逐的心情來的。由於陌生與不慣，再加上工作
的關係，當時的心境，遠比在爛泥河畔時更加惡劣。說實在的，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希望趕快
離開怡保。

我住的地方，在近打河畔。但近打河淺得像道大溝渠，除了鴨子，我想：誰都不會喜歡她。
河堤很寬很長，而且還長着青青草和黃花樹；不過，我總不喜歡到那兒去散步。偶而，黃昏把我
帶去那裡，鄉愁便濃得化不開來。入夜以後，居處一帶，便靜得像鄉下。到了夜央，鐘聲陣陣入
耳，星光絲絲撩人；對一個離鄉背井的浪子來說，這種情景，總是很不好受和淒清的。
工餘之暇，除了一兩位剛結識的朋友來訪，打發一些時光外，便只有把自己埋在書本裡。看
看書，寫寫東西，原是我向來最大的嗜好。然而，環境這麼壞，心情這麼糟，偶然寫些東西，幾
乎全是牢騷之作，自己看了也感到汗顏。

更有一個時期，古典的小情人無法再見，又不能取得家庭的諒解；可愛可親的小城，一夜間

掛在石壁上那尊芳香四溢的空杯
同時。有笑聲自石壁深深處軟軟伸出
伸向那強橫的三條力線

那雄踞於太極圖上的「三」
而且，軟軟地把後者攫彎了。

附注：「三」爲八卦之首「乾」
的象形。

矮 簷

我的影子是弓

我以自己的拉響自己

拉得很滿很滿……

每天有太陽從東方

搖落！一顆顆金紅的秋地完成

於我風乾了的手中。

爲什麼不長出千手千眼來？

既然我有那么多秋天

很多很多等待搖落的自己。

變得觸目傷心，有家歸不得，有苦無處訴，那是這一生中，怎樣也淡忘不了的。

等到我去了玫瑰園，聞到玫瑰的芬芳，那才是我覺得怡保可愛的開始。遠在以前沒來之前，許多朋友都告誡我說：近打河畔是一片沙漠，而那邊的青年最不容易相處。然而，到玫瑰園來的青年，却個個那麼坦誠可愛，有理想，更有上進心。有時風雨交加，我心想：一定有許多人缺席了。事實上，即使許多是住在新村的，也都風雨不改地到來。有一次，風大雨更大，好幾個人出來時沒有帶雨傘，路上突然遇着雨，等到了玫瑰園時，已淋得周身發抖。其中有一個女的，還在路上摔了一交，血也流了出來。但是，他們個個均面無怨色，依舊聚精會神地聽課。你想：這種好學的精神，怎麼不令人深深感動呢？

大家在不同的環境下長大，在不同的地方受教育，而且在沒踏進玫瑰園之前，彼此全是不相識的。可是，一旦到了玫瑰園，大家手牽着手，眼請對着眼睛，友誼就像一道美麗的溪水，流入了每個人的心田。這條友情的細水，如果比喻成樹木，便萬古常青；如果比喻成鮮花，則終年不謝。

相聚的日子久了，大家不但在玫瑰園內，親如手足，就是在外頭，也彼此互相關注，互相鼓舞，儼然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

在這種氣氛中，多姿多彩的青春，彷彿又回到我的心上。雖說工作愈來愈重，但心情却似萬里無雲的碧空，有彩旗迎風，更有鳥兒的歌唱與飛翔。首先，我開始安於這個環境，然後對每一天的生活，都加以安排，不再像從前那樣，任由昂貴的日子隨意飛逝。

不久以後，我開始喜歡怡保的生活，欣賞這裡濃厚的人情。那一道街，那一條巷，甚至那裡有書攤，那裡有不貴而可口的東西，我都十分熟悉。於是，朋友們開心笑了，且送給我一件珍貴的禮物：半個怡保人。

每一個黃昏，心情都似晚霞那樣美麗。我踏着無比輕鬆的脚步，進入怡保圖書館，在那裡跟智者談心，或在燈下靜讀一兩個鐘頭。出來時候，往往滿天晚霞，已變成一天星斗了。這當兒，夜涼如水，如果沒有朋友來訪，便到火車站公園去小坐一會，讓噴泉和晚風，把一些倦意帶走。

也有一個假日，朋友們提議去爬萬里望的升旗山。於是，喜悅在大家的眼中一閃，不久便到半山了。一路上，春風送爽，奔泉生涼，我們實在懷疑密爾頓的「失樂園」。到了山頂，從山上遠眺下來，紅瓦綠樹，曠湖處處，整個怡保盡收眼底，別有一番美的感受。……

如今別離在即，我更加感到大家在心靈上的重量，友情的溫暖。我已不得不在臨走以前，能够把心中的話，毫無保留地對大家訴說。真是心如麻亂，千言萬語，又怎能說出萬份之一呢？有一個朋友說：這一次分手，山水遙隔，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呢？又有一個朋友說：這回握別了，人生茫茫，不知還有再見的機會嗎？

這些話，全是真情的流露，但都太傷感了，聽了分外令人心酸。雖說人生無常，有風又有雨，但畢竟我們都還年青，前面尚有好多的日子可生活哩！大家都忘了麼？我們是個強的蒲公英，爲了追求陽光和土地，勇敢地播揚開去。我們珍惜友情，莫過於自愛自重。來日大家瀾別重逢，彼此都有不同的成就，那麼比起現今的悲傷，不知還要快樂多少倍呵！

窗外星疎月淡，近打河低訴如咽，玫瑰園已寂無人踪了。朋友們，讓我們都伸出手來，緊緊相握，互道珍重吧！

魔沼

■ ■ 端木虹

白天的碎石路我不知道是怎樣的情況，但今晚却顯得格外冷清，冷清得可怕！

一條筆直的大路，兩旁都是住宅，且都植有花草樹木，蒼翠茂密。

林木在白天是可愛的東西，晚間它却是最可怕與最神秘的。

在這沉寂可怕的路上，一人匆匆行走，後邊激起腳跟的反响，隱藏內心長久的恐懼，便被挑剔了出來。

我想起人生，想起這個社會，想起現在的生活圈子，和那些隱伏着的危機……我胆戰心驚，不寒而慄。

我連忙提起那雙累贅的高跟鞋，拔步飛奔。我不知跑了多久，跑了多遠，但潛意識告訴我，我仍得往前跑。今晚的這段路，似乎意外地加長了。

野狗在獵吠，有的衝過來，在我後頭擺開陣勢，其餘的在叫囂助威。一時間我張惶失措，不知要如何才好。

我想起了范平。在我生命中，他是我唯一的上帝，有他，今晚就不會遭到這等狼狽相！

「呵！范平！」我禁不住叫嚷起來。

在大道的前面出現了一個漢子，真是范平嗎？噢！上帝，我的上帝！我狂喜地向他揮手！他真是萬能之神，他無所不在。

我喜極而泣，在迷濛的淚眼裏，我看着范平的身影由遠而近。我故意閉上眼，我猜想下一刻他

到來時，將向我採取一種如何靈貼入微的動作。狗羣依舊獵獵地吠叫，寒風依然颯颯。然而

，我並不覺得恐懼，有范平，什麼都嚇不了我。

「范平應該來了！」我心裏應度着。

但是沒有動靜，先前奔跑的步伐聲也沒了音響。我想他或者已經站在我前邊，等我張眼，然後作親熱的猛撲。

狗吠聲愈加猛烈，而且往後撤去。沉重的脚步聲來了，我睜了眼。

「魔鬼！魔鬼——」我驚叫着，聲响劃破了夜空。

我沒有機會思索，返身拔步就逃。

「天呀！」再驚叫一聲，暈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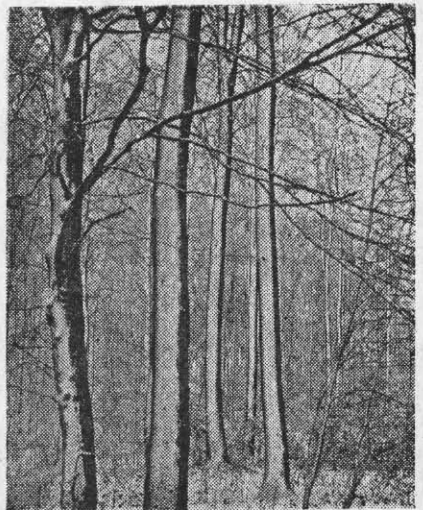
「緯芳！緯芳！你怎麼了？」范平焦燥地問我。原來我剛從噩夢中驚醒。

「又遇到了那魔鬼！」

「我呀！一氣，蒼白着臉說。」

「不去想它，就不會遇上了！」他寬了心。轉身在我鏡子前面，重執髮刨，刨刮滿是皂泡的下巴。

今天的陽光來得特別早，壁上掛鐘這時方指着八點。昨晚要不陪范平看半夜場，宵夜，弄得深更半夜，我想一定不會有這樣的夢魘。我想我



「一定要實現諾言，做個標準型家庭主婦，清早起來爲丈夫準備早點。」

「對不起，范平，今早我又起遲了！」我歉仄地表示了我的過錯。

「這不能怪你，昨晚是我強拉你出外消遣的！」他穿上衣，着了鞋襪，溫柔體貼地在我身旁坐下，吻着我的額角。我趁他要出門時，把心事告訴他：「范平，今天放了工就回，我有事和你商量！」

他看了手錶，祥和地說：「你不妨現在就說！」

「不，我還需要時間去思考。」

范平爲了我，爲了這個家，他在外邊接受一份清苦的工作。那家商店要他上午出外銷貨，下午在店裡充雜工，而薪金低微；這和他先前的生活環境比較，無異天壤。——他家裏有產業，不事勞動就能過着好日子。

爲了我們的處境，自遷來（不！應該是逃離！）M埠的這家咖啡室樓上現居的小套房後，雖說有范平，有偉大愛情力量的庇護，但依然不能使我的心安定下來。

自從生活在愛情的旋律裡，我就深深感覺到矛盾這個東西已和我同行，和我同在，並滲進了我的血管中，和血液一同運行。我無時無刻不感到我已生活在矛盾中！

我愛范平，要以今生今世的有限生命圖報他，圖報他救我脫離厄厄之恩；但我同時害了他，害了他拋去寶貴的一切。我害他愛上一個不該愛的女人。我害他爲了我而損傷了家庭和諧，手足之情……

他現在年青力強，蓬勃生命如日之東昇，我担心因了愛情，有一天他會失去了這些，被一個伺機攫取他寶貴生命的魔掌得償願望！

是的，我終日這樣忐忑不安。

我怕失去范平，我也不能沒有范平。范平在外頭做事，我不敢想像會有什麼意外。

「魔鬼！」

我狠狠地詛咒着這個名詞，但却不由自主渾身顫慄起來。

昨夜的夢景又浮在眼前。

我不敢再往下想。正好手邊還有一項工作沒做完，我拿了針線，便到外邊那座公用廳去編織絨衫，這是我答應爲范平編織的。

傍晚，范平回來，我才感到「家」的存在，才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樂趣。

小小的一個房子充滿了「家」的氣息，它不再空虛，不再沉寂可怕。范平渴望早些有個孩子，我也一樣，除讓家庭充滿更多的芳馨外，我渴望着有一個心血結晶，作爲補報范平對我的深情。

今晚，在范平吃過晚餐，稍事休息的時光，我附在他的耳邊，低聲地問：「范平！你希望什麼時候得個孩子？」

他起先愕然，隨後泰然地說：「越快越好！」

「你認爲應該快到什麼程度呢？」我打趣說。

「能現在就最好！」他開了一個玩笑。

「你的要求已經應驗了，天方夜譚裡的神燈已爲你實現了這個願望！」我說。

「什麼？」范平驚駭地跳起來。

我興奮地告訴他：「我有了！」

「真的？」他無比興奮，睜大眼睛，接下來便把我擁在懷裡。

一場興奮過後，大家回復了先前的冷靜。

「范平！我們這樣生活固然好，但我總覺得我們似乎缺欠了什麼！」

「我知道：安全！」范平的聲響中漸帶憤懣，他切齒地握着手，向空中輓動：「哼，王錢！那可惡的魔鬼！」

「是的——」我坦然地說：「這些都是現實，這些都是我們當前面對的難題。范平，躲避只是暫時的，如爲長久之計，這不是辦法！」

「我知道，何況我們已將有一個孩子——」

「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那就是王錢不會放過我！范平，我不敢想像，有一天，我們在無意間相碰，如夢境裡一般！」我想起屢次出現的夢境，驚悸地說。

「……」

「我來自火坑，重回苦海，我無怨言。但是范平，我只爲你担心！」我憂戚地說：「你要終日在外邊工作……」

「你的意思不要我到外頭工作，走動嗎？」

「不——我——」

「放心！」不待我說完，他站起來用手撼窗柱說：「獸類被逼無路可逃，尙且負隅頑抗，我范平不遇到他則，這回碰頭，大不了和他拼上一場！」

「王錢這批人，這類組織，是難以防患的！」想起黑社會人物的手法，我的担慮有增無減。

這一晚，我們都沿着問題核心兜圈子，但都尋思不出一條治本的妥善計策。

三

問題仍是懸着未決。

我們過着如常的日子，如常的生活，這都是爲了愛情，這個難以理喻的愛情……

我盡量保持鎮靜。我不知身處生活魔沼中，能否克盡厥職，給痴情的范平做個有一天是一天的好妻子。

情況並非如想像般的嚴重，來M埠將近半年，儘管担慮、恐懼、憂悶在整個日常生活中佈滿，但什麼都未曾發生，一切都平靜如常。

半年來相安無事，在范平看來是問題已經了百了。

過去晚間我們都不出去躍躑，最近我們却常出去，且已成了習慣。

有一天，范平告訴我：「緯芳！日子會彌補父子兄弟間的裂痕的，再過一些時候，我們就能

彌補

回到原地去。在各方諒解了後，我們名正言順結爲夫婦，不必再過這種逃亡似的生活了！」

聽了他這一段話，我感到一陣甜蜜。許久以來，我就渴望着這麼一個日子儘快來到。

范平樂觀的論調出口不過幾天，我們平靜的生活便漾起了波瀾：

那是一個上午，范平不在家，我正在廳裡計數着小范平降世的日期。

房東太太突然上來說：「孫小姐！下邊有個人訪你！」

我下意識地嚇了一跳，不禁遲疑起來。她說了一聲：「是中年人！」便回身下樓去了。

中年人！我在此地那有稔熟的中年人？不論訪客是否王錢，我決定壯着胆子去看個究竟。

在樓下我立即會見了這位訪客。是范濂。范平的二哥。我安了心，但疑惑、驚異立刻遞補上來。我來不及出聲，他已經冷冷地傳來話語：「畢竟看到了你！我找得好苦！范平呢？」

我告訴了他。他顯得很煩厭，語氣始終冷然。他說：「你們倒過得很舒服！」

「這話從何說起？范先生！」我沉不住氣，反問着。

「怎麼不是？」他氣憤地說：「你們如願以償便一走了之，後事由我們承擔。」

「什麼事？」我猜臆一番，不解地問。

「你先看這個再說！」他從袋裡掏出一個信封，目光向兩旁掃射一番，便交過來。

我拆開翻閱，首先現入眼簾的是交叉骨骼，骷髏頭——死亡符號！另誌着幾行歪斜不正的字體，以及一萬元的阿刺伯數字。

「這算不算是你們爲范家惹下的禍患？事情

你們招惹，以爲逃走就能一了百了嗎？你們怎麼想不到後果？」他這回是真正的氣憤了。

「……」我一時不知所措。過份的驚悸叫我目瞪口呆，無法說出話來。

「我不怪范平，我只怪你！」他的話轉爲指責，嚴厲地說：「范平搭上你，是因爲飲酒誤事！孫小姐，你應自明身份，操按摩那種行業，和男人發生關係並不是稀奇的事，我不相信你在范平之前——」

「住嘴！」

恥辱比什麼更令我消受不了，我不滿一個人那麼不顧他人尊嚴而作的無情指責，我尖銳地喝止他的說話，然後別過頭去，禁不住傷心地哭泣起來。

范濂見我哭出聲，便不再說話。而我却說：「我雖出身寒微，但並不如你所說的那樣低賤！范先生，未明真相以前，請不要隨便侮辱我！」

「看來，你倒是有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格！」他用揶揄的口吻答覆我，隨後又說：「孫小姐，我不願多言。我只代表范家，向你懇摯的要求，請你發發善心，放了我們的范平！」

頓了一頓，他接着說：「爲了你，范平喪失了學業前途，還陪你捲入可怕的是非圈裡。而我們這邊，却成了與你有利害關係的黑社會人物，勒索要人的目標！孫小姐，你瞧，那龐大的數目字！」他順手指了我手上的信箋。

我說：「范先生，我會立即同范平商量這件事！不過，我要向你堅持表白，我並無意俘虜范平，假如他願意，任何時候我都能離開他！你們可以放心了吧！」

「最好的辦法！」他自信地說：「因爲那個組織，要的人不是范平，而是你！如果你不回到他們那兒，我們遭殃不算，范平也未必安全！」

我點點頭。

「我們就這麼說定了——」他眼瞳散放興奮的光輝，瞪住我說。

「我不知你是指那方面？」我凄苦地說。

「很簡單！」他說：「只消一句話傳達過去，什麼都迎刃而解！」

「什麼話？」

「告訴他們，范平願意放人！你孫小姐從什麼地方來，就回到什麼地方去！」

我細想一番，克制了內心的痛苦，堅毅地說：「我沒問題，但萬一范平堅持不讓我這麼做，他們會認爲他背信，處境更是危險了！」

「這是你的責任，孫小姐！」

范濂毫不放鬆他的壓力，斬釘截鐵地說：「一切聽憑你！如果你還關心他的命運，你就得想法子說服他！」

我再無話可說。

想起范平，想起自己的身世，悲傷又在我整個心田氾濫着。只是頃刻間，我像斷線的風箏，凌空飄落。

我真正體會到女人是弱者這句話。除了哭，我不知還要做些什麼！

四

范濂走後，我一個人回房苦苦地思索。

與范平相處這許久，他的個性我瞭解殆盡。他是倔強的，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否則所有的說服努力都要徒勞。

我終於想出了一個取代說服手法的計策，再三思考，仍覺可行，便決定下來。

范平今天回得很遲，窗外的世界，都已沉浸在暮色蒼茫中。

「范平！」我強顏作歡地以微笑迎接他。

「我的好太太——」他很快走過來，用雙手環着我的身腰，習慣地在頭額上「噴」了一記。

在用餐時，范平像是發現了什麼異狀，他停下來，說：「又有什麼心事了嗎？看你，沒精打采的！」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連忙陪笑臉說：「噢

「不！范平，女人懷孕，有時會是這個樣子！」
他沉思一會，喃喃地說：「有了孩子，家人再苛，也不致忍心把我們及孩子都逐出家門。緯芳！你必定會幸福的，再也沒有今日的苦惱，憂煩！」

「但願如此！」我不知在范平面前重複了多少次這一句話。雖然，今日的重復，較往常更沉重，更痛苦。

我想，這是向他施計的時機。再不忍，也得依計而行。因為我對范濂，和可怕的黑社會組織許下諾言。如不依諾，范平就要成爲代罪羔羊。

「范平！我的范平！」未說話前，我內心這樣痛苦地向他叫喊！因爲不久以後，他就會失去我，而我很快地要離開他！

「范平！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晚餐後一段休息時間，我儘力恢復原有的神采，說：「是范濂帶來的！」

「范濂？他說什麼？現在那裡？」
他驚駭地翻轉頭，和我面對面，彷彿不相信我的話。

「走了。」我極力抑制情緒的波動：「我們的問題已獲得了解決。范濂說，王錢那邊，你家人已爲我們付出了代價！」

「真的？」范平驚喜地跳了起來。「是嗎？是嗎？我早說過一定會有這樣一天的。骨肉畢竟是骨肉，他們不會一輩子怨恨我，摒棄我們的！」他興奮地嚷道。

我不知他在那張彈性極佳的牀上，作了多少次興奮的翻滾。

說句實話，自認識范平以來，我未曾見過他這麼地喜悅過。

他入世未深，童心未泯，很容易爲某種興奮而激動，也不會對事物作深入的探討，至少，我眼眶泡滿的酸淚，他並沒留意到。
直至我悲從中來，情感泛濫不能控制，而伏

在床上海痛哭時，他方把興奮置於一旁，關切地問：「你哭了？——」

「噢……范……平……」我索性縱情大哭一場。長久以來的悶鬱，憂情，我讓它集在一塊洩瀉，我哭着……哭着……

過後，范平依偎着我，不解地問：「剛才好端端地，怎麼哭得那麼淒慘來呢？」

一場痛哭，我內心輕鬆不少。我紅着眼說：「未來！我是爲着幸福的未來喜極而泣的！」他寬了心，正襟危坐地說：「我們該策劃一下有關還鄉的事！」

「不必小題大作！」我說：「你去辭工，回來我們作一番收拾，不就可以動身了嗎？」

五

命運圈定了一個人，在學生中必須受罪，那你的所有努力，掙扎都將徒然。

正如我，一個苦海弱女，企圖改變命運，企圖擺脫樊籠，走出魔沼，但結果仍是逃不開那個規律：由什麼地方來，回到什麼地方去。

我和范平，只在一夜間，就被南下列車送回我們結緣的居留地。

跨下列車，現入眼簾的都是熟悉的物象。離開原地不過半載，我似乎經歷過一段長遠的人生歷程，一切感覺，恍如隔世……

范平是那樣的輕鬆愉快，一夜間，他彷彿攫取了世間所有的幸福。一部份收藏不住的，就由周身各部份動作中洋溢了出來。

回到范平的家，已是深夜了。經過一天的休息後，范平準備和家人商量安置我的辦法！

我阻止他，並把真相說明。他聽了，像個失去理智的狂漢，一邊奔跑，一邊嚷道：「不！不！我不能讓你走！我告訴范濂去！」

范濂從另一個角落裡迎面而來，還有大哥，

年邁的父親。

整個范家，排行第二的范濂最有威望，他儼然掌握了整個家庭的權勢。他冷冷地問范平：「你瘋了嗎？憑什麼理由你不願放人？」

「憑我和她的愛情！范平不屈服地抗辯說。」「愛情就能解決問題嗎？」他說：「你不想想，孫小姐身後是什麼背景？」

「王錢！這個魔鬼，我完全知道——」
「你既知她是對方的人，更沒理由帶她出走！」

「我們間是互相同意的了！」
「那她現在願意離開你回到原來地方去！你怎麼說？——」

「緯芳——」范平痛苦地看着我。良久，他接着說：「不能！我仍堅持不願放走緯芳！」他轉過頭去看父親和大哥。他向他們央求道：「求求你們爲我設法！爸爸，大哥，何況她已有了身孕！」

「范平！讓我走吧！」我心如刀割，在沒更好的解決辦法之前，我含着淚說：「我懂得怎樣去照顧這個孩子！」

「不！」他仍哭嚷着：「一萬元我可以想辦法！」他轉向家人：「你們怎不徵求我的同意，就事先答應放人呢？」

「是我的主意！范平！」我挺身招認。」「你們幹得太絕！你們必須給我一個機會呀！」他雙手蒙着臉。

事到如今，我只能望景生悲。我同情范平，我痛恨殘酷的現實。當然，也怪咎自己的命運。想起王錢，我就切齒。

年紀青青，我就遭到他的摧殘！成長以後，我爲他賺取了難以數計的金錢，給予他盡情的奴役，爲什麼他仍不願放過我？

螻蟻尚且偷生，我爲什麼必需在他淫威下遭受禁錮？

我自信無過，范平也是對的！我爲什麼要欺瞞自己，苛待我們那從惡劣環境中培植出來的愛

情？

一種意念突然自我心中升起。是的，爲了自己，范平，還有下一代，我們絕不能再犧牲下去。我們爲什麼不敢向王錢搏鬥呢？我把范平叫過一旁，把意見提出來。

「行是行，不過——」

「別猶疑了，范平！你不要擔心報復的問題！想想吧，當許多受苦的姐妹，仍在水深火熱中煎熬的時候！」我激昂地說。

由於事情關係到整個范家，范平建議把范源拉來一塊商討，我同意了。

我告訴他們設計使黑社會人物落網，然後讓警方去作一網打盡的方法。

我滿以爲范平將全力支持這個辦法，但他却不以爲然？竟冷冷地說：

「何必多此一舉！孫小姐！只要你履行在M埠所許下的諾言，那什麼都解決了嗎？再說，開罪黑社會，並企圖通過警方，挽救你們的愛情，這是我范家所不願爲，也不敢爲的事呵！」

「范先生——」

我力求辯白，但他把我的聲調壓了下去：

「不必再解釋了，再說下去無非也是一個情字。孫小姐！假如你自信能付出那個代價，那也可將事化繁爲簡，我不爲難你們就是。」他頓了頓，接着說：「至于適才所討論的事，也盡量避免有所傳揚，否則，對大家都不利！」

「懦夫！」我心裡在痛責這個畏縮，不敢面對現實的男人。

我不想去考慮那一萬元贖身的事，只因我對這個人間感到心灰意冷！

這個世間，沒有正義和同情。面對如此現實，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我

希望被人間的殘酷和無情砸碎了。

愛情、前途、范平……我無言。

六

當晚，趁范平和范家所有的人都睡去，我打開後門，在星光下，尋找那條我所抉擇的路向。

沒有愛，沒有恨，更沒有悵惘！我趕着自己的路，趕着那只有有一點點星輝的夜途！

失去憑藉，也失去希望。經歷了許多，我又好像什麼都未曾經歷過！

過去一人在夜裡趕路，常會担慮，恐懼；現在，心靈一片空虛，什麼感覺都沒有。周遭一切等如虛有，我一點都不覺察到它們的存在！

漸漸地，我走上了一條堅實的路道。

畢直的，鋪着碎石路道的通道，兩旁都有住宅，屋前都植了花草，和蓬勃的熱帶植物。

高跟鞋在路面激起的反響，是那麼地有規律；野狗衝上來，而且圍攏獵吠，但我並不狼狽，也不想到奔逃。

此刻，我倒渴望前面迎來王錢，最好還有一柄靦亮的刀子，或是一枝短槍，我會在他手下死得更痛快，更舒服……

狗叫聲愈來愈劇烈，長路盡頭，一個影子在

恍動。「有人了！那是王錢！」我想。

我勇敢地迎上去，我要立到知道他怎麼處置我——一個賈貫虎威，斗胆叛逆的女人。

人影快就來到我的前面，這個猙獰凶猛，可怕噬人的猛獸，我對他一點都無動於中。

「緯芳！」

出乎意外，他竟是范平！

我停住脚，迅速閉上眼睛，不願說話。

「你怎麼一人深夜溜走？幸而我及早發覺，趕到這兒等候你。」

他急促地說，氣喘得很厲害。我什麼也不說。在這個世間已沒有了任何信仰，對一切都無動於衷。

聽到「回去」兩字，我心裡就氣忿，我說：「與其回去受罪，我寧願在火坑裏捱苦。再說，沒有一萬元的贖身費，有什麼用呢？」

「不！我想透了！」他毅然地：「即使有一萬元，我也不願交給那些社會敗類！」

「你打算怎樣？」我問。

「照你的意見辦去！」他堅決地。

「不怕報復嗎？」

「有勇氣和他們鬥爭，就顧不了這許多！」

「但是，范源及你家人並不支持！」

「這是他們的事。反正我已下了決心，爲我們的愛情，爲社會。」

「我們就這麼辦，范平。」我降低聲調，附在他耳邊說：「你聯絡警方，我充內應。」我停了停，又說：「你可以走了。至于我，暫時必得回那裡去。」

「就你一人？」他看看黝黑的前路，問。

「是的！」望着他，這回我有些悵然若失。他略一遲疑，終於在狗羣的獵吠中，放了我的手，惆悵地說：「你走吧！」

「勇敢一點，范平！那天我們重新聚首，就不會再有任何力量把我們分開的了！」

他點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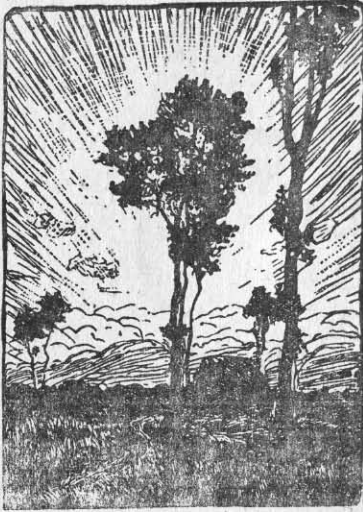
夜更深沉，空氣裡含有潮溼的意味，花草上都佈滿了霜露，我覺得時間再不允許我盤桓下去了。

「范平！再見！」

我咬着唇，毅然轉頭離他而去。

我加速脚步，沿着那條筆直的碎石路。我又走進夢中的世界，我走進了魔沼。所不同的是，我沒有一絲恐懼。

在魔沼，在黝黑的世界：希望的燈火在我心中閃耀，幸福在不遠處向我伸手。生命於我，瞬間却變得更有意義了……



歐遊印象記

六、國際同仁的聯誼

開會期間的流水賬，實在覺得乏味，但因為這是我到巴黎來的主要任務，所以不能不略地加以敘述。其實，在開會期間的會外活動，是滿有興趣的，不但認識許多國際的新朋友，而且言談接觸之間，更可以瞭解彼此國家的情況，較之會議中的發表意見，聆聽報告，還要親切了許多呢。因此，我在開會的一個星期裡，每天都提早一個鐘頭趕到聯合國文教組織總部的大廈，在那裡的咖啡室裡或廊廳之間，和各國的代表們攀談，交換意見。又在中午時候，特別到這大廈七樓上的餐廳裡用午餐，彼此偶遇湊合，在一起用餐，喝酒談天，更是容易搞熟。此外的參加遊覽，同赴宴會，也是增進友誼的一種安排，雖然明知會期過後彼此便將天各一方，但無論如何，這份友誼是值得珍重的罷。所引為憾的，就是自己受了不懂法語和西班牙語等國際語言的限制，未能在國際的場合裡作更廣泛的接觸。這兩個國家雖然現在屬地不怎麼廣大，人口也不怎麼衆多，但因為過去殖民地的關係，遺留下許多操法語或西班牙語的國家，其語言的地位，是僅次於英語而已。雖然從這些國家來的代表們之中，也有講得英語的，究竟僅是少數中之少數罷了。

在各國同仁們的交談之中，最引起大家一致稱讚的，就是新加坡的四種語文源流教育。他們不明白，究竟這四種語文是怎樣分配入課程的，經我詳細解釋之後，他們才恍然大悟，而且大都認為是多元民族國家的合理辦法。其次就是上下午分班上課的制度，除了菲律賓同仁之外，都感到十分新奇，却又各有各的見解。有的認為經濟巧妙的安排，有的以為有礙於學生的接受能力。但對於所有兒童都有入學受免費的小學教育情況，則都異口同聲地大加讚美，認為是新興國家所不易做到的一件事。

其實多種語文的教育，在歐洲各國是很常見的，而且大都並不認為困難。困難的倒是華文學校裡的兼授英語，或英語學校裡兼授華語，因為辨認字形而發音和應用字母拼音之間，其方法是迥然相異的。在歐洲，雖然各種語文是不同的，但都屬拼音的方法，而且其中還有許多相似或接近的詞稱和語義變化的法則，這樣的學習多種語文，比較總容易多啦。

這種情況我是承認的。不過，我告訴他們說：華校的學生和英校選讀華語的學生，可以說都是華族的子女，華文是他們的母語，比較容易學習，且也極其自然；至於英語，雖然方法不同，但大勢的所趨，而且社會上也多見應用，倒是不難克服的，只要從教學方法上力謀改進就行。大體看來，華校學生的英語程度是未如英校的優越，它須優遊漸進，假以時日，才能達到兩者並通的情況。而英校學生的華文程度也與華校學生之於英語相同，通常他們只學一些普通應用的華文學識便告滿足，少有從古文學作高深的研習的。

關於教師的生活情況，誰都認為新加坡已達到相當的水準，足與其他國家並駕齊驅，且較之亞洲區的其他國家，已優越了許多。這點，倒是足以自豪的罷。他們問起我到了巴黎之後，還到些什麼地方。當我說出我的旅遊行程之後，大都覺得羨慕。有的說，以一個小學教師而能在歐洲各國旅遊至將達兩個月的時間，無論什麼國家，都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有的說，要不是薪給的優沃，日常生活程度較低，是絕對無可能做到的罷。我只承認或者可能如

此。其實，像我這麼到歐洲旅遊的新加坡教師，也不是多見的呀。

談起巴黎的生活程度，大都搖着頭，不但非洲亞洲的代表認為太高昂，就是歐洲的教師們也覺得不服氣。其中有位瑞典教師說：「巴黎沒有一樣好，尤其餐桌是那麼小，擺些杯盤就偏促使人不舒服，不知道的以為到巴黎來是一種享受，其實倒是受苦哩。」這也說得很對。不過，大多數的亞洲代表還是覺得生活程度的不行，甚而對於我打算在巴黎住兩星期而感不到不解。他們說，爲什麼不省下這些冤枉錢，到美國去走走呢！

每天在餐廳裡用午餐的時候，同桌鄰座，都有許多新的朋友，一看各人襟上的代表證，就明白其姓名和國籍，照例都先來次乾酒，互相祝福各人的國家。代表之中，有的斯文客氣，有的熱情坦率，但都無不儘情地攀談。其中最熱情的，就是墨西哥代表雷維萊（Jesus Riveray）先生，他說得一口流暢的西班牙語，也講得幾句英語，不過詞彙不夠用，對於普通的動詞和名詞，需要通過菲律賓代表的指示，才臨時湊成「急就章」而講了出來，且不斷向大家乾杯。他年紀看來大約是五十六七歲的样子，他却說是已六十八歲了，大家表示不相信，他說：「墨西哥人的年紀，是頂靠不住的！可不是麼？」引得哄堂大笑。接着他就裝着牛仔向天空開鎗的手勢，「噹噹噹」地叫了幾聲。……

當我第一天在餐廳認識雷維萊先生的時候，他馬上從公文袋裡掏出一枚墨西哥銀幣，贈給我留爲紀念。此後天天都一同乾過酒，也曾一度同遊巴黎的古蹟名勝，雖詞不達意，也有談笑風生的氣概。大會期最後的一天，我在廳廊的電梯口碰到他，他忙和我握手告別，說是當晚離開巴黎，更贈我一個墨西哥的銅煙灰碟子。這位雷維萊先生，實在熱情，且够有青年氣概。但談起他的來歷，可真不小，原來他是墨西哥大學教授組織的主席，却連一點大學教授的氣派也沒有呢。

最誠摯的一位，可算得是威爾斯的代表威廉（Tac, C. Williams）教授。他年紀約五十歲，在威爾斯的 Wak Abergothugh 大學裡教授教育學，溫爾文雅，談話慎重而又着實。可惜他背部有點伸不直的樣子，也許因爲有了這麼的缺點，所以由太太伴着隨行。他說威爾斯有兩種類型的學校，其一是威爾斯方言學校，以英語或法語爲第二語文；另一是英語學校，以威爾斯語爲第二語文；情況倒和新加坡相若。他的太太比較不那麼拘謹，穿着也頗樸素。他們聞知我將到倫敦，十分高興，要我順途到威爾斯走上一趟。他說：在八月的中旬，威爾斯博物院的藝術廊裡，將舉行威爾斯藝術史的展覽會，其處離倫敦只需三小時的火車。接着威廉教授寫了一個地址給我，要我到時一定去參觀，也看看威爾斯的風貌。

在巴黎的遊覽之中，威廉教授夫婦和我有兩次的同遊，遇導遊的法國大學生於英語講得不通達的時候，他夫人都一一爲我口譯，三個八常走在

一起，彷彿是很好的老朋友似的。我至今深感抱歉的，是後來因爲改途馬德里的原故而未曾到威爾斯去，實在是有負於他們夫婦的熱誠的。

當然，在衆多的大會代表之中，也還有許多是搞得很熱的，大家都留給名片或寫下詳細的地址，希望常通消息。不過，上述的兩位，是比較特別親切罷了。在這時間短暫的國際場合之中，誰都表示充分的客氣，同時也誰都表示彼此相識的充分愉悅。

七、蒙馬特藝術區巡禮

法國教師組織主辦的遊覽招待，這天分爲兩組：第一組是參觀羅弗爾宮，第二組是參觀蒙馬特藝術區。第一組原是很值得參加的，但是我因爲羅弗爾宮離我所住的旅館不遠，可以隨時自己到那裡去參觀。第二組的參觀對象頗多，交通也較複雜，路道不熟悉是難以看得周到的，却也是到巴黎而必須一定的所在，因而選擇了第二組。

導遊的是一位法國大學生，英語不够流暢，却是一句一句地講得頗爲詳盡。遇到講不出適當的英語詞稱時候，就伸開兩掌，擺一擺頭，表示不能言喻。於是懂得法語的英語教師們就從旁插嘴幫他講，他才會心地微笑起來了。參加這一組的教師共有二十八人，都是講英語的，美國教師佔了大多數，其中大多數是女教師。起初導遊者說，我們先到「畢伽索的家」，這引得大家高興起來。於是大家跟着他走，離開了聯教大廈，先到地下電車站搭電車，到達了目的地區，就徒步而行。因爲這一帶都是依山的斜坡，街道狹小而多轉折，拐彎抹角，不覺走得有點兒累。好容易才到達一個高平台，沿台的排屋之一，就是「畢伽索的家」。這屋關着窗門，似是沒有人住的样子，十分荒涼，却原來是這位名畫家的過去住屋。

據說，當畢伽索未發達的時候，就住在這座房子裡。房子並不寬大，但有個高深的地下室，由階級直通大門之處。當畢伽索高興的時候，他常把這地下室注滿了水，當做水池，作泛舟的遊樂，至今傳爲佳話。室中房子有二，其一是作畫的畫室，另一是臥房，都狹小，但都緊閉着房門，無從觀其真象。大家只站在大門口，看一看那個地下室而已。據說畢伽索在這裡住得相當久，後來撈到了世界，飛黃騰達，就喬遷搬走了，留下這座房子，被當成爲藝壇的勝蹟之一。

在當代許多負有盛名的畫家之中，畢伽索可以算是一個怪傑。他出身於西班牙，到巴黎來習畫的時候，正是野獸派勃興的當兒，後來搖身一變而再變以至於作無底止的轉變，一個畫派之後，又繼以另一畫派，從寫實而立體，又從立體而抽象，無論他怎樣地變，總有許多入爭購他的作品，物象支離

破碎，却是標價高昂，因此成爲巴黎的大富豪之一。想想他現在的優裕生活，看看他這過去居住的房子，實在不免令人感慨系之了。在參觀的時候，有人問導遊者：畢伽索也會到這裡看看他的老房子嗎？他的答案是：「呵，不！畢伽索不再來了，這房子是讓別人看的啦！」引得大家笑了一通。

當在這山崗的街道上走着的時候，看得沿街有不少小畫室，其中陳展着許多繪畫的作品，等待出售。街上又常有畫家之類的人物，有蓬頭垢面而不修邊幅的，有衣着楚楚而三三兩兩沿街歌唱的，顯見是藝術家們所集聚的區域，富有浪漫的風情。

在一道斜街上，有座具有風車的古老的木屋，似乎是特地保留爲紀念的樣子，因爲它與毗近一帶的景物，極顯出不相稱。據說當早先的時候，這一帶是鄉村所在，農家們都有這般的風車小樓，用以磨製麵粉，現在只保留着這一座，作爲古蹟，因爲拿破崙曾一度在這座風磨裡指揮軍事。雖然風車是保留着，却已不再磨麵粉了，樓下被屋主開設爲舞廳，收入較之磨粉，據說要增加了幾百倍哩。

在這藝術家區中到處走走，經過一座街角的小樓，樓下緊閉着門，樓上面街的窗扉裡，大奏着六絃琴，夾雜着一些歌唱及叫喊之聲，似乎有許多人，在裡面玩得很高興的樣子。據說，這是藝術家們的俱樂部。他們在這裡消遣作樂，或者作畫聊天。過去曾有一次，他們用油畫筆蘸了幾種顏色，縛在一隻猴子的尾巴上，讓牠對着畫布上擺動，竟畫成了一幅抽象的畫幅，在當年秋季藝術展覽會裡榮膺了首獎，且得到許多獎金。這畫的標題稱爲「藝術家的靈感」，一時傳爲佳話，誰都感到不可思議……真的，同遊者都感到新奇，且又加以讚嘆。但無論如何，我却認爲這是針對現代藝術的一種挖苦，令人啼笑皆非。

巴黎是以美術著名全世界的，是世界的美術都府，傳授畫藝的畫室林立，國立美術專門學校的堂皇，千辛萬苦培養出來的人材，却够不上一隻猴子的胡鬧，實在未免太滑稽了罷，真難怪有些藝術評論家大大地非議着現代藝術，說是胡謔和低能哩。

這一帶的街道狹窄而不規則，大家轉了幾轉，走到一所屋子，便停住了，說是一所博物館。進到裡面的前廳，佈置得頗爲認真，壁上掛着一些圖畫，也有售票處的設置，問個明白，才知道是臘人館。購了票，由館裡的導遊者引導大家走下樓梯，到地下室去參觀。室中頗爲黑暗，形成曲折的廊室，兩旁就是安置臘人的場景，景中配有燈光，在黑暗中看來，倍加妙肖。前景都是人物，配以各不相同的背景，維妙維肖，甚爲逼真。其中大都是過去重要人物的重要遭遇事蹟，更夾雜一些文學家、音樂家和畫家的故事。導遊者對於每一場景的人物故事，都瞭如指掌地加以解釋，頗能引人入勝。據說這博物館除了臘人之外，還有其他的部門，因爲限於時間

，只參觀了臘人的部分而已。

出了臘人館，拐彎抹角地走到一所街坊場地。坊場上有些樹木，樹下擺設着撐開陽傘的咖啡座，藝術家們都奇裝異服聚集在這裡臨街作畫，有畫人物的，也有畫風景畫的，都急遽地揮動畫刀，當表演其神技。此外各人都展擺着一些作品，任遊客選購，更有爲遊客寫肖像的，速寫精繪都行。遊客甚爲擁擠，熙熙攘攘，如同一個小市集。沿坊的小店，都是售畫的行業和咖啡館，僱客也擠得水洩不通，可見生意的不劣。我兜了好幾圈，沿坊細看這些畫家的作品，都各有相當純熟的技巧。不過，談起作品，除了三數人可以看得上眼之外，大都不是優越的作家。他們這樣逢場獻技，賣弄藝術，實在不免令人覺得可悲，看了心裡也有點難過。可是那些藝術家們，却都怡然自得，有的彈琴歌唱，有的喝酒，吸煙，喝咖啡，或大嚼麵包，放蕩形骸，一任人們觀看而毫不以爲意呢。

周慶陶先生曾講述這地方的情況，並對我說，這地方是應該去走走的。他說，全巴黎有三十餘萬的藝術人口（包括習美術的學生在內），當生活偏促的時候，就只好這樣苦苦地挨過日子，一旦成名，就飛黃騰達起來，好像中了大彩票。不過，萬人之中，很難找到一人哩。現在看了這般情景，確也使我意味到，這全世界藝術首都的巴黎，藝術家衆多，欲靠藝術以謀生活，也確非容易的一樁事罷。

我在這裡徘徊得太久，竟找不到同行的教師們，只好隨着許多遊客瞎走。經過一所蒙馬特的歷史陳列館，也有許多遊客購票進去參觀的，我因爲急於尋找同伴，所以一直跟着人們向前走。拐了一個彎，細心一看，原來就是我第一天到巴黎所參觀的聖心教堂了。走到教堂前，遇到幾位同行的美國女教師，她們忙把我叫住，要我一起等候其他的人，原來她們也急着找不到同伴哩。一會兒，只見導遊者也從聖堂裡走出來了，大家才放心起來。不過，原先廿八位同遊者，到了這裡，只剩下十一人而已。日已將暮，這組遊程便從此結束。大家依導遊者的指導，分別搭地下電車，各自回旅館去了。

八、塞特島訪古。賽茵河艇遊

攤開巴黎的地圖，很顯明地看得賽茵河貫穿着整個市區。它從西南角流入，兜了半個大圈子，斜向東南角而出市區。河中有兩個小島，一個較大的是塞特島，意即「城市之島」，較小的是聖路易島，一大一小，靠在一起。河上橋道甚多，貫通兩岸及河島之間，交通甚爲利便。這河流經之處，既構成兩岸的綺麗風光，使遊客們爲之心怡不置。而塞特島的沿岸路旁，更是小販攤聚集之處，其中有售舊書圖畫的，有賣鮮花的，也形成另

一番的情趣。

據說巴黎的發展，是從塞特島發端的，所以這島上的宏偉建築物，甚富歷史的意義。這天下午，我既參加塞特島的遊覽組，晚上又應法國教師團體的邀請，作塞茵河的艇遊，可以說是與緻勃勃，而走馬看花之間，對於巴黎的河島風光，也得到相當的認識。

參加遊覽的國際教師一行人，於下午三時在聯教大廈出發，由導遊者領導步行至另一較遠的地下電車站，搭地下電車前往塞特島。下車步上街道，已是塞特島的中心。先參觀一座古天主教堂，稱為 *Sainte Chapelle*，是巴黎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它建於十三世紀，在十五個月裡竣工完成，奇工事的快捷，自來即被認為罕有的事蹟。其建築並不怎樣堂皇，却構造奇麗，嵌飾繁複，尤其是玻璃壁格的摩昔嵌鑲，更是出於許多名建築家的獨出心裁設計，因而認為富有宗教藝術的價值。原來這座教堂的全體，是由許多柱支持的，柱與柱之間的壁格，都是玻璃嵌鑲的宗教摩昔畫，絕不開設窗扉。日光映照着色玻璃嵌畫，五光十色，顯出許多聖徒人物的故事，雖然是硬化的嵌嵌圖案，而細節的繁多與人物的嚴肅，也具另一種的風格。由於當時建造是趕日完成的，因而每一壁格，分別委任一藝術家設計建造，且同時一齊動工，所以每一壁格的嵌飾圖樣全然不同，當然也就絕無人物對稱的情況，却是構成這教堂的特色。

聖堂裡的聖徒雕刻也甚多，都甚古樸，由於時代的不同，充分呈現着中世紀的風格。聖堂之外是座古王宮，王宮樓上，有廊道連接着教堂，據說是後來國王禮拜祈禱的所在。這樣我們也可以想見，當時國王晨昏禮拜就近的方便。

其次參觀一座古監獄，這監獄就和王宮連接在一起，實在不可思議。也許當時是爲了衛兵把守利便之故，無論如何，倒是令人感到不愉快的。試想像看，國王在宮中享樂，而隔壁的地下室就是滿關着囚犯的監獄，他將如何感到心安理得的快樂呢！

這監獄據說建於十七世紀，我們從沿河的街道步入，它是一所地下室，但面街的窗，僅上端一小部分露出地面而已，街上走過的人們，在裡面仍可依稀看得移動的脚。監獄甚爲宏大，巨柱林立，皆由大石塊累築，彷彿是一所宏大的教堂，但到處幽暗陰森而覺可怕。入門之處有一高廊台，隔着粗鐵柵欄，據說獄卒巡視或囚徒的竊屬探獄，都站在這廊台之上，隔着大鐵欄而給以食物。當時關到這獄裡的都是定死罪的囚犯，一被關入，就永無生還的希望，真可以說是個人間的地獄了。

從廊台裡的盡端之處，開有一門，通入許多個別的小監房，通道狹小而陰暗，各囚室也極狹小，都隔圍着粗大的鐵欄門，也極陰森可怕，其中也還放置着大鐵鏈和刑具呢。這裡也有一些室別的設置，如定罪或判死刑的裁

判室，死囚臨刑前的理髮室，還有臨刑祈求天主赦罪的禮拜室等，都同樣的可怕，參觀之際，誰都感到心悸胆寒。大家到巴黎來遊覽，原是在這裡得到一些心曠神怡的享受，却怎麼也料不到，倒在這裡參觀着人間的地獄哩。

出了人間的古地獄，在街上走着，看到美麗的風光和熙熙攘攘的人們，大家才相對着笑了笑，彷彿有如從地獄回到人間來的那麼愉快和安心。接着就步行到巴黎著名的聖母堂（*Notre Dame*）前的廣場來。

在夕陽斜照裡看聖母堂的正面拱門，特別有光線嫵媚的感覺，雖然這古老的建築物的表觀已呈黝黑，據說這聖母堂與建於十二世紀，全部由石塊築造，顯出是初期的哥特式風格。其基部是三個拱門，上部是兩座對立的方形閣樓，成爲一層的構置。中央是聖堂的頂構，築着一些尖頂高塔。凡屋頂的邊緣之處，都裝置着瀉水石頭的飛簷，精妙巧緻，也甚奇特。因爲時候已晚，不能進入教堂裡參觀，只見許多人，絡繹不絕地從旁門走了出來，他們是祈禱者或懺悔者，抑或是參觀的遊客，倒是無從知道。但從他們嚴肅靜穆的表情看來，不難想見他們在聖堂裡，已受了神聖莊嚴氣氛的感染。

拱門的穹形上，列置有許多聖徒的人物雕刻，莊嚴而又古樸，衣褶簡潔，類似中國佛教藝術的羅漢石像，只是站姿密擠着罷了。兩旁門楣飾格之處，都刻着基督及聖經的故事，造形怪誕，富原始的意味。從這些雕刻的風格看來，頗見當文藝復興之前，西洋藝術與東方藝術之間，是不怎麼迴然差異的。細看那些宗教雕刻之後，走到聖堂後的小花園裡，又對全般的建築作一番的端詳，然後散隊，大家謝謝了導遊的先生，遂一一握手告別。

晚上九時，國際教師三百餘人，作塞茵河的艇遊，集中地點就在愛菲爾鐵塔附近的橋岸之處，大家分乘六艘遊艇，出發之後，遊艇便徐徐地向東南順流而行。艇中導遊的女郎，由播音機播出英法西三種語言，報告經過的各座大橋及沿岸的建築，更又夾述一些歷史典故，頗爲周詳。這種遊艇的設備甚爲豪華，座位也很舒適，舷上客座沿邊，都是玻璃的裝置，遊客從而得以觀覽岸上的景物。可惜是在夜裡，雖然到處燈光頗爲輝煌，究竟不可能極目遠眺，只是領略幾分河上夜遊的情調而已。

夜的巴黎究竟是美麗的，尤其是那座高聳的愛菲爾鐵塔，織飾着成千累萬的電燈光，更是輝煌炫目。對河的夏樂宮，雖然未能與氣派萬丈的鐵塔一較高低，但在幽靜的花園裡，噴着許多映色的泉光，也顯得奇麗可愛。遊艇過的地方，看過不少景色，其中有現代畫廊、羅弗爾宮及宮前的花園、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和法蘭西學院。也繞過塞特島四周，更還在一些橋堡之下，看得一些無家可歸的橋下居民，他們雖然是流浪之徒，却也優遊自在，自樂其樂。遊艇從塞特島與聖路易島之間轉舵，折回原處，及至登岸，已是午夜十二時了。

雁



森鷗外 著
劉線英 譯

(續上期)
十七

末造到阿玉的地方來的次數，在時間上說，不但不少，而且更多。除了和從前一般，晚上必來之外，還有在不規則的時間也來。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妻子阿常的纏繞麻煩，反復地說什麼「請你想個辦法拯救我吧！」使他只好逃出家，忽然又來到無緣坂。末造那時候，並不想出辦法，只說「照舊下去就好了。」她說「無論如何，得想出辦法，要不然心裏過不去。」又說什麼「不能回去娘家！」「不能放開孩子們呀！」「自己年齡漸老呀。到底生活狀態變更，一切發生障礙」等等的話。雖然如此，末造却反復地說什麼「不必一定要想出辦法，可以聽其自然。」這些日子，使阿常越來越生氣。末造沒有辦法，所以只好走開。什麼事都要窮根究理，用數學來考慮東西的末造，覺得阿常說的也不奇怪。好像一面開放，三面圍牆堵蓋的屋子，那開放的門口却站着人，結果任何一方都不能去，只好苦悶地眼睜睜看着那人。阿常的境遇，從來是喜樂的，所以受不了小小的壓制，小小的窘迫，小小的掣肘。可不是嗎？無緣坂的那個，還是新近才做成的。然而世間的男人，和自己一般，並不因此而對於妻子冷淡，也不苛待。而且待遇不是比較過去更加親切寬大，門戶依然開放嗎？

無論末造怎樣說話，總是擅自意願倒是非，雖然對待妻子，物質上至今都是一樣，就是對妻子的說話態度，也是一樣。有阿玉存在的現在，和沒有阿玉的以前，同樣的想法，阿常的吵鬧確是無理的。成爲阿常的眼中釘，不就是阿玉嗎？務必要把它拔去，然後安心，自己也沒有這種意志。阿常對於事物，從來沒有條理的，這樣的事，也沒有清楚地意識着。末造所謂門戶開放，依然沒有開放。阿常現在之安心，和未來的希望所

窺探的門戶，是黑暗的，滿佈着黑影的。

有一天，末造在家裏爭吵後，便跑出去外面來，時間是午前十點多鐘。本來是想到無緣坂去，偏巧正遇女傭帶着他們最小的孩子，走過七軒町地方。末造特地避向通路方面走，也不想往那裏去，只是從天神町向五軒町而行，好像很忙碌一般，時不常的罵着「王八蛋」「畜生」，把那些不正派的單語，在口裏嘟嘟囔囔着。過昌平橋時，對面來一藝妓，似乎有些地方很像阿玉。到了近身走過，一看滿臉雀斑，心想還是阿玉漂亮，同時心中感到愉快和滿足。暫時在橋上駐足，目送藝妓的背影，藝妓大概是買物出來吧。雀斑藝妓的容姿，向講武所的小巷消失去。

末造走過那時新建的眼鏡橋，向柳原方向慢慢走，川岸的柳樹下面張着一把大傘，傘下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子在跳舞，和一個拍着俗語的拍子的男人，周圍圍着許多人在觀看。末造稍為駐足而觀。恰巧有一穿着記號樹子的男人碰頭避開，末造很快回頭，正和那男人相對。看他立刻向背後走過。心想：「爲什麼？沒有眼光的！」一邊探手懷裏搜索，好在什麼都沒有被拿走，這個扒手實在沒有眼光。末造夫妻吵架之後，神經緊張，平常不注意的事，這時也會注意。敏銳感覺越發敏銳，扒手方面正起扒劫的念頭，末造已先有感覺了。末造是自誇能夠抑制自己的，但抑制力也有多少鬆弛，大概人們都不明白。假如有感覺非常銳敏的人，細把末造觀察，就會注意到他比較常人會說話，愛管閒事，對人似乎親切一般，言語舉動之間，却又是下沉着的，有不自然的地方。

他想想離家出門後，好像經過一段時間，便折返川岸，拿出懷錶來看，差不多十一時。原來出門以來，不過經過三十分鐘。

末造沒有目的的走，由淡路町至神保町，好像有什麼急事似的走着。今川小路稍爲這邊兒，那時有一家「小茶食」店，門前陳列着一塊看緊

，二角錢便可喝茶，兼有一些點心，末造和這家是認識的。想要進去午餐，又覺得太早。從那兒通過，右轉姐橋這邊而出廣町，街道並不像現在駿河台下這樣廣闊，幾乎和袋町一樣。現在從末造的來路往方角折過地方爲止，醫學生們爲其命名「蟲樣突起」的狹小小巷，通過廟前柱上，刻有山岡鐵舟之字，命名袋町，又把姐橋這邊的廣町譬如「盲腸」一般。

末造走過姐橋，右旁有一間賣鳥的店，各種鳥類的鳴聲，好不熱鬧。末造行行便在這鳥店前停留下來。眺望檐下高掛着鸚鵡和秦吉了的鳥籠，其下並置有白鳩與朝鮮鳩等。內面幾層積疊着許多小鳥籠，東奔西走地啼叫。那些小鳥群中間，聲音最高亦最活潑。而觸目籠數最多，最熱鬧的是明亮黃色的外國種金絲雀等。但最惹目的還是鮮艷彩色的小小紅雀。末造忽然想起要買下鳥兒給阿玉飼養，給她作伴，也許可慰寂寞，想來她必歡喜，合意吧？賣鳥的老頭兒，却好像捨不得賣出的樣子。末造問了價錢，要買小紅雀，還錢的時候，老頭兒問怎樣拿去，「不是放在籠裏，一齊賣出嗎？」「不是的。」「好容易才講成賣出一只鳥籠，並裝進紅雀。於是老頭兒那枯萎的手，粗魯地插進幾隻鳥的籠裡，攪出兩隻，移入空籠中，問他：「是不是剛好雌雄一對？」老頭兒滋滋地答道：「哼！」好像不願意的樣子。

末造手提紅雀籠，折回姐橋，這次是放緩步伐，時常拿高鳥籠，看看裏面的鳥，這時那因吵架離家的不快情緒，也如拭去一般消失。平常這男人潛伏的柔和風雅的心，表面上浮現了。籠中的鳥，因搖動而胆怯，極力抓住棲止的橫木，收攏着羽毛，身子動也不動。末造看着，巴不得早些捉住無緣坂家裏，把牠綁在窗前。

通過今川小路時，末造便進茶食屋小飯舖去午餐，在下女坐着的黑漆食檯那邊，放下紅雀鳥籠，看看可憐的小鳥，想起可憐的阿玉的事。末造這時雖然吃着並不豐富的小飯舖飯菜，也覺

美味似的。

十八

末造特意買給阿玉的紅雀，不料却造成阿玉和岡田交談說話的媒介物。

故事說到這裡，使我想起那年氣候的事。那時先父把秋草種在北千住家裏的內庭，星期六日我便由上條宿舍，回到父親住所。父親說時序已經接近二十日——九月一日（即播種後第二十一天。這段時節，日本常有猛烈的暴風雨）時候。我們買了許多篠竹，把女蘿花和蘭草，一株一株的縛好。但是二十日却平安地過去，據說二百二十日便危險了，可是也平安無事。不過這幾天陰雲密布，好像暴風雨要來，不安穩的樣子。有時又很悶熱，叫人想是夏天似的。時時吹着東南風，父親說的：「年間雖然未遇大禍，但所遇到的小禍却不少。如同大禍分作幾次小禍，與人爲害一般。」

我呢，在一個星期日黃昏，由北千住回到上條宿舍。同學們都出去，宿舍裡面寂靜得很。走進自己的房間，不禁茫然，想着此時大家都在宿舍，忽聽得隔壁房間，有劃火柴的音響，正值我覺得寂寞時候，我立刻出聲問道：

「岡田兄，你在家嗎？」

「哼……」

我和岡田是很相好有交情的朋友。這應聲有點奇怪。不是說什麼禮貌。但是這種聲音，和平常有些不同。

那時我心中不禁默想着：我這裏已經精神恍惚了，岡田大概也正在失神發呆吧？怕不是在思索什麼事情吧？想到這兒，更想要看看岡田究竟擺着什麼臉孔，於是我就放大聲音發問：

「岡田兄，我就過去看看你，好嗎？」

「怎麼不好呢，其實我剛才回來，迷糊地忽聽你回房，我感覺興奮地很想和你吐露心曲呢。」這次的聲音是痛痛快快的。我便走出廊下，

打開岡田的房門。岡田這時正開着鐵門對面的窗，支肘桌上，望着黑暗的外面。窗是豎着鐵棒的，窗外是城腳邊，種植着兩三株柏樹。

岡田又望着我說：「今天不是怪悶的嗎？我這兒還有兩三隻蚊子呢！」

我坐在岡田的桌邊橫頭，便說：「是呀，這就是家父說的，播種後二百十日，攤分做幾次刮風小禍的徵兆吧？」

「哼，說什麼二百十日的分次刮風小禍，真是有趣，實在如此也未可知。我看天空忽陰忽晴，今天想出去又不想出去。午前終於躺下，翻閱着從你那邊借來的金瓶梅，看得我頭昏腦脹。吃過午飯，我就出去慢慢地散步，誰知却遇到一樁奇妙的事。」岡田注視着窗那邊說：

「是什麼事呢？」我問。

「殺退了青蛇呀！」岡田的臉朝向我說。

「是不是也救助了美人呢？」

「不，被救的是鳥兒，但和美人也有關係。」

「那是很有趣的，你說說給我聽吧！」

十九

岡田說出了下面的故事：

浮雲慌忙地飛着，瘋狂似的暴風，刮了又刮起來，滿街的塵埃都被捲起。岡田在寓裏休息了一個上午，看了半天中國小說，感覺有些頭痛，本來並沒有立意要往那裏去，只是離開了上條宿舍，習慣地向着無緣坂方面轉彎，頭腦迷離。大概中國小說都是這樣吧，金瓶梅裏面平穩的敘事，有十頁二十頁那樣的，好像定規的描寫着那些奇怪的，豈有此理的事。

「看了那樣的書，我想我是帶着糊塗的臉孔步行吧？」岡田說。

一下子走過右邊岩崎大廈的石牆，便是斜坡的路，忽覺左邊有人群圍觀，剛好就是他平常特意走過的那家門前，聚集着的都是女人，大概有

十個人左右吧，多半是少女們，好像小鳥啼鳴一般的喧嚷。岡田不知發生甚麼事，也無暇與起要知道是甚麼事的好奇心，這時僅把步行道路中心的兩脚，移向那方面二三步，見許多女人都注目於同一東西。岡田照那視線探尋，發見吵鬧的因素，就是那家格子窗上吊着的鳥籠。女人們的喧嚷，並非無因。岡田看那籠裏的情形。也不禁嚇

鳥兒劈拍劈拍地展開羽翼，啼哭着在狹小的籠裏亂飛，是甚麼東西令那鳥兒不安呢？細看原來有一條青蛇的頭部，進入鳥籠裏面，蛇頭有如鉗釘一般，由細竹與細竹之間，擠入鳥籠，乍看好像沒有破損，青蛇打開和自己身體一般大的入口，伸首進入。岡田想要細看，走進兩三步，站在並肩的少女們背後。少女們好像約定一般，都覺得岡田是救助似的，開道歡迎他向前去。岡田這時又發見了新的事實：鳥兒並不僅一隻，張翅飛逃的鳥兒之外，還有一隻同毛色的鳥兒，被青蛇啣着，全身的半邊，含在青蛇口裏，恐怕得好像已經死了，聲嘶力竭的，一邊的羽毛垂下來，軟軟的身體就如棉花一般。

這時有一位年歲比較長大的，大概是那家的女主人吧，驚慌而拘泥似的，對岡田懇求着說：「怎麼把蛇趕走呢？」女人又補充地說：「隔鄰來學裁縫的各位姊妹立刻跑來幫忙，但因都是女人，無法救助。」其中有一少女道：

「這位一聽到鳥兒的叫喚聲，便開門出來，一看見蛇，哎呀一聲的喧嚷起來，我們都放下工作，跑出來看，可惜師傅不在，家裏雖留着一位老太婆，甚麼都辦不了！」裁縫師傅是逢一六休工的，星期日並不休息，所以徒弟們那天都來聚集學藝。

岡田還說：「那家的女主人，是非常漂緻的。」不過沒說就是他從前認識，走過必施禮的女人。

岡田先不答話，走近鳥籠底下，察看情形，鳥籠掛在靠近鄰居裁縫師傅家的窗口，蛇即由兩

家之間的簷下，向鳥籠狙擊，蛇身好像懸繩一樣，橫過簷下的撐木，蛇尾猶隱在角隅的柱頭，很長的大青蛇。大概是常住在草木繁茂的附近加賀底郎，最近因感氣壓變化，所以游蕩出來，途中發見這籠中的鳥吧？岡田心想：「怎麼辦呢？」初時也游移不定，他覺得女人們莫奈牠何，也不是無理的事。

「有刀嗎？甚麼刀都好！」岡田問道。那家的女人便對一少女命令說：「拿廚房的菜刀出來！」這少女就是她的女傭人。她和那些學裁縫的女人們同樣穿着單衣，再加一件紫色洋紗，把兩袖撩起。（日本和服袖子長潤，工作時必打叉撩起。）她覺得拿切菜的刀來殺蛇，有點不願意，便用抗議般的眼神，默然望着女主人的臉。

「好的，趕快拿來，以後我另買一把新的給你使用。」女傭人這才點頭允諾，走進裏面拿出一把庖刀來。

岡田等待她拿來，承受了刀，脫下木屐，隻脚踏上窗口，體操本是他是專長之技，左手已握住簷下撐木，他知道庖刀雖新，但不太銳利，初時不能一擊而殺死了蛇，庖刀把蛇體在撐木上壓着，刀刃前後揮動二三次，斬到蛇鱗時，響聲好像碎玻璃一般應驗。這時蛇已啣着那隻鳥兒，把鳥頭拉進頰內，身體既受重傷，好像波浪起伏一般的轉動。鳥頭在口裏吐也沒吐出，蛇頭在籠裏拔也拔不出，岡田不放手地前後揮動五六次庖刀，不銳利的刀，終於如組上肉一般把一條青蛇兩斷了。牠的下半身不絕地波動，掉落在植有麥門冬的簷溜石上，上半身仍是爬在窗的橫欄，蛇頭仍舊插在籠裏，搖搖幌幌的垂下，因啣半部的鳥兒而頭部膨脹，變成弓形而不斷，又為籠竹阻礙而拔不出，蛇的上半身重量加諸鳥籠，使鳥籠作四十五度的傾斜。其中另一隻還活着的鳥兒，想不到精力却未盡消耗，鼓着翅膀東奔西走，拼命的飛來飛去。

岡田挺住撐木，放手跳下，婦女們這時都屏息靜聽，至此便有兩三人走回裁縫師傅家裏。

「那個烏籠要拿下來，把蛇頭除掉……」岡田看着女主人的臉說。可是蛇的半身幌幌搖搖地下垂，切口的黑血滴滴在窗板上流下來。使女主人和女佣人都沒有進裏面解開麻繩放下烏籠的勇氣。

「我替你把烏籠拿下來吧！」

這魯莽的聲音一發出來，大家的眼睛都找向這聲音注目，說話的是某酒舖的小夥伴。寂靜的無緣坡，星期日簡直少有人走過，僅有這小夥伴，手拿酒壺賬簿，給客人送酒才經過，那正是岡田斬蛇時候，他便停下來張目注意這幕殺退毒蛇奇觀。

那時蛇的下半身正跌落麥門冬上面，小夥伴放下酒壺賬簿，立刻拾起小石塊，敲叩着青蛇的創口，看着牠的下半身，還如波浪一般的搖動。

「那末，夥伴弟弟，你就替我拿下來吧！」女主人央求着他，於是小女佣便引導他進屋裏去。一會兒，出現在窗口的小夥伴，便踏上安置有萬年青花盆的窗板上，拼命伸直着背，把掛着烏籠的麻繩，從釘上放下來。因為女傭不敢接手，小夥伴只可手持烏籠，跳下窗板，轉過門口，走出外面來。

小夥伴對着跟來的女傭人，高傲地忠告道：「烏籠我替你打埋，那些蛇血不趕快擦乾淨就不成，因為是落在席上。」

女主人也說：「真的，你趕快去抹乾淨淨血漬！」女傭人只好折回，往格子門裏面去。

岡田一看小夥伴拿出來的烏籠，裡面剩下一隻小鳥棲在那橫架着的小木上，滿身還是顫慄着，被青蛇啣在嘴裡的另一隻小鳥，身體已經一半以上吞進蛇的嘴裡，蛇體被斬截之一瞬間，最後還想把小鳥吞下去的。

小夥伴望着岡田的臉問道：「把蛇屍拿開吧？」

「哼，拿出來好，蛇頭橫架在烏籠中間，若不把牠弄出去，沒有被壓斷的竹條，也要壓斷呢！」岡田笑着說。

小夥伴巧妙地把蛇頭弄出，用指尖拉開鳥尾，一邊說道：「死都不放開呀！」此時剩下學裁縫的少女們，再沒有什麼可看了，便一齊回隔鄰的房子裡去。

「好，我也告辭了。」岡田環望着周圍說。女主人恍恍惚惚地，不知正在想什麼，一聽這句話，便向岡田方面望望，好像要說什麼話似的躊躇着，轉眼裝做看看旁邊，同時看到岡田的手染有一些血迹漬便說：「啊呀，您的手給弄髒了！」立刻叫女傭拿着一盆水來。岡田講到這裡，並沒有詳細形容女人的態度，只是說道：「實在不過在小指地方，染有一點蛇血，給女人看出來吧！」

岡田正在洗手的時候，小夥伴把鳥的死骸從蛇的喉頭拖出來，忽然驚叫：「哎呀，可了不得！」

拿着一條新手巾，站在岡田身旁的女主人，立刻隻手扶着本來就洞開着的格子門，向外望着問：「小夥伴弟弟，什麼事？」

小夥伴一面張開着兩手壓住鳥籠的破損地方，一面說：「那隻活着的小鳥，幾乎要從這蛇頭攪進去的破隙裏飛走了呢！」

岡田洗好了手，拿着女人遞給她的毛巾拭乾，一邊對小夥伴說道：「你切勿不要放開手！」又對女人說：「有沒有結實的繩子呢？找一條給我！我要縛緊鳥籠的破隙，使鳥兒飛不出來！」女人稍為考慮一下，答應道：「用這根繩子怎麼樣？」岡田說：「好的，好的。」

女主人囑咐女傭從鏡台的抽屜裏拿來一條頭繩，岡田接了便把鳥籠的竹片折斷地方，縱橫打結修補了。

「啊，我的任務完成了。」岡田說了便走出門口。

女主人急地向他道謝說：「真是感謝，實在感謝。」再也說不出什麼，只是跟着出來。

岡田又出聲囑咐小夥伴道：「小夥伴弟弟，勞駕你把蛇屍拋棄吧！」

「是的，我要把牠拿去拋棄在坂下水溝裏，什麼地方有粗繩子，找一條來縛……」小夥伴說了，張目四處尋覓。

「有，有繩子，我拿給你，請你等一下。」女主人立刻又囑咐了女傭什麼的。

這時岡田說：「再見！」走下斜坡，背影也消失了。

岡田講到這裡，望着我的臉說：「喂，老兄，若說爲着美人，我算是盡力効勞了。」

「哼，爲着美人，殺退一條青蛇，真是神話一般的有趣，只是恐怕這話兒終歸還是沒有完結的。」我也正直地把心想的話說出。

「不要亂講！假如沒有完結的話，我就不發表了。」

岡田這樣說，似乎也不是矯飾的話，不過假如就是完了，難免可惜呢！

我聽了岡田的敘述，只說很像神話，其實浮現在我的胸膛裏的，還有一事隱秘着。我想：那是讀了金瓶梅而出門的岡田，不會着了迷而遇着「潘金蓮」吧？

由大學的雜差高陞，做到高利貸經理人的末造的名字，响徹全校，學生們沒有不知道的。就是不必向他借錢的，也都知道他的名字。不過，無緣坂的女人，就是末造的妾侍，却有不认识的，岡田就是其中一人。我那時也不深知那女人的身世，但知道末造在裁縫師傅的鄰居，置有外籠這一回事。我的智識比較岡田，總算有「一日之長」。

是盲目和點頭的關係。今天因得親熱談話，阿玉的心情感覺可驚的急劇變化，女人對於喜歡的東西，有的僅是喜歡的想念，並不想買入，好像對於百貨公司飾盒裏面的手錶指環之類貨物，女人走過，常常注目細看，這不是說她特地走去店前，而是因事走過時，必定要窺探看看，有時也有想買的意念，到底企望不及，也就斷念，並沒有什麼痛苦，細細回味而感覺樂趣。但另有一種不同的：女人對於喜愛而想買來的貨物，假如不能買到，便會感覺強烈的苦痛，不能心情平靜，而為那東西所困憊，縱令明知要有幾天的等待，便可入手，也沒有餘裕來等待。女人的不願寒暑，無間晝夜，不厭雨雪，衝動的想起，便想去把它買來。做竊賊的女人，也不是特別變態的木刻東西，不過女的對於喜歡的貨物和想買的貨物的境界不同罷了。岡田在阿玉的心目中，從前只是喜歡的東西，如今忽然變為想買到手的东西呢！

阿玉因岡田救助小鳥之緣，而更希望和岡田接近。最初是想要拿什麼東西讓阿梅送去做謝禮，可是什麼物品適合呢，買一些藤村的鄉下包子嗎？那就沒有智慧了，這麼平常的東西，誰都會買的。那末怎麼辦呢，做一小塊臂枕套送他吧，可是岡田先生會覺得這好像閩女之戀一般的可笑嗎？怎麼都想不出好辦法來！至於東西，叫誰送去好呢，還是叫阿梅送去吧？前幾天我在仲町印寫名片，放下一張名片，但也有些不滿意，應該寫上數行書才好。那就困難了，在學校不過讀完尋常科（小學），而且沒有時間練字，自己也不會寫像樣子的信。假如說拜託那位在貴族家做過工的隔鄰裁縫師傅，又講不出理由來，這也是討厭的事。我又打算把不能對人說的話，寫在信上。無論如何，我是不能讓誰知道我寫信給岡田先生的。噯，怎麼辦好呢？

譬如是在同一條路上走來走去一般，阿玉單就這件事左右思量，想破腸肚。化裝和指點廚房

這些事都混亂着，一下子忘記，一下子又想起來。這其間未造來時，阿玉一邊收拾酒食，一邊還是思憶着，問她「什麼事思想得這麼樣？」便勉強裝出笑容說道：「啊，我什麼也沒有想呀！」而胸中不禁獨自悸動。可是這一陣子大概漸漸已有修養吧，什麼事都學會隱瞞，就是末造尖銳的眼睛，夢見自己買下一個糖果盒，慌忙叫阿梅拿出去，後來發覺沒有放下名片，也沒有附上一信，忽然想起，夢也驚醒。

第二天，不知岡田是否沒有出來散步，還是有向這邊探望呢？總之，阿玉沒有看見他那愛戀的臉孔。

又隔了一天，岡田和素常一般，走過窗外，望望窗的一方，裏面黑暗暗，看不見阿玉的臉。再隔一天，照常岡田經過的時刻，阿玉拿着掃帚出來，把沒有什麼灰塵垃圾的格子門內，仔細掃除，自己穿着的鞋子之外，只有一對木屐，却把它放置在右邊，又放置在左邊。「啊，等我來掃地吧！」阿梅從廚房走出來說，「好啦，你看看爐上煮的東西吧！我沒事，讓我來掃地吧！」把阿梅趕回去，這時恰好岡田走過，脫帽點頭施禮。阿玉手拿着掃帚，漲紅着臉，呆呆地挺身直立，什麼話都說不出來，讓岡田這麼走過去。阿玉好像拿着燒紅的火箸，急于放下一般，把掃帚拋棄，脫了鞋急忙進去。

阿玉坐在火爐旁邊，拿着火箸玩弄火。「呀，我怎麼這樣的愚笨糊塗呢，因為想及像今天這般秋涼日子，開窗窺望，未免可笑，所以時意假做掃地，專誠等待。好了，果然來了，却不會說出一句話。在他的面前，幾乎拉不下臉來。想說，就是怎樣的聲，也沒有不能說的。而對於岡田先生，為何却一事不出？前日那樣得到他的幫忙，當然要說道謝的話，而我今天却不敢說話，恐怕以後和他更沒有說話的機會了。固然想不出來，拿什麼禮物叫阿梅奉送，相逢了却又說不出話，

這是怎樣的沒有辦法啊！到底為什麼那時我一聲不出呢？呀！呀！那時我確是要說話的，只是不明白要說什麼好？我又不能親密地稱他一聲「岡田先生！」這麼說來，面對面相見，也不能叫「喂喂！」實在這樣一想，那時的徬徨失措，也不是無理的，現在慢慢地仔細的考慮，尚且不懂得說什麼好呢？不！不！如此之事，都是我太愚笨！就是不及出聲，立刻跑出去也好。那末，岡田先生便會停止腳步。如果得他駐足，「啊，前些日子，遭遇意外之事，荷蒙費力……」之類的話，都可以在思考着這事情。這時鐵瓶的蓋跳起，開水洩出，瓶蓋激動着。

此後，阿玉的心儘在打算如何和岡田說話，和叫人去道謝兩事做工夫。再過些日子，天氣漸漸寒冷，黃昏時候，窗戶難得打開，向來是早晨一次酒掃庭前，自從那晚阿玉親自執帚之後，阿梅便早晚兩次酒掃庭前。但雙手伸出為難，已不禁受凍了。阿玉往浴場洗澡時間，故意延遲，希望在途中可和岡田相逢。但是坂下的路程太近了，很難在這段時間遇到。而叫人去道謝的事，也因日子過得越久越不成了。

於是，乎阿玉一想到這事，只可勉強斷念。「我不向岡田先生道謝了，沒有道謝而再遇見時，雖說是對不起的。我是受了岡田先生的恩，領他的情。我的受恩領情，岡田先生是應該會知道的。這樣比較我的笨拙的道謝說話更好吧？」心裏反復不斷地想着。

阿玉總把受恩之事為念，巴不得早與岡田接近，但因不得其方法和手段，每天不讓入知道的痴心着。

阿玉本是好勝的女人，自其做了末造的妾侍之後，在短短的期間內，深嘗着周圍陽影陰影的妾侍的苦味，因此，使她養成一種愚弄人世的態度。她根本性善，又未與人發生糾紛，只因想和住在宿舍的醫學生岡田親近，而煞費心思。

幾天來秋日晴和，憑窗倚簾，又得和岡田彼此點頭為禮，好容易得到親切的說話，遞着抹手的手巾，造成稍為接近的階段形勢。此事發生後，和未發生事故之前，並無什麼異同，而阿玉却為此而特別操心。

末造來的時候，火爐放置中間，彼此對面而坐。交談之間，總要想及「假如他是岡田先生……」起初每念及此，必定自責邪惡不當。漸漸地心平氣靜的光想岡田之事，說話的調子也就合拍。其後一任未造自由支配，自己總是閉着眼睛，想念岡田之事。因為神經興奮，睡也睡不着，有時便煩躁地暗泣。

不覺已是十一月，繼續幾天小春日和，每天開窗，已不是顯目異樣的事。阿玉又可以每天看見岡田的臉了。其中也有遇到陰寒連續下雨的日子，這樣兩三天看不到岡田的臉，阿玉便覺得非常憂悶。但究竟是馴良老實的性格，不致使女傭阿梅為難，或者是拿她出氣，使她受累。也不會裝着愁眉不展，苦臉的樣子給未造難看，憂悶時候，只是倚靠着箱形火爐，墊臂支頤，茫然冥想。阿梅除了問聲：「什麼地方不舒服嗎」之外，也沒有法子勸慰。而近來因為常和岡田見面，心情是少有的輕鬆。一天早上，特別爽快地從家裡出外，往池端父親的地方遊玩。

阿玉從來都是規定每週一次去探候父親，可是每次都沒有有一點鐘以上可以安心靜坐，因為父親不允許她久留。父親總是慈愛地對待女兒，若有什麼好吃的食物，必定拿出來讓女兒嘗味，給她飲茶，不過食後必立刻令其歸去。這並不是因為老人急性，但他覺得既已將女嫁為人妾，而隨意回來娘家，挽留她是不對的。阿玉第二三次到父親的地方來時，以為午前時間，主人是不會來的，稍為盤桓一下也好。誰知父親却不答應。他說：「雖然如此，這時間不會來也未可知。可是或者因為有事，也可能會來。你如果有請准老爺的，那又是另一回事。像你這樣為着買物而順便

來看望我的，就不能耽擱久了。假如老爺以為你上那兒去玩，那就更加不好啊！」

如果老人知道未造的職業，心裡會不會厭惡呢？阿玉始終掛心着，就她探候時父親的樣子看來，好像是完全不知道。老人自搬到池端的房子來，經過一些時候，因為太空閒了，便在舊書店租書來看，最近看的是三河後風土記。因為冊數很多，暫且樂此不疲。舊書店介紹別的書給他看，他不理會地說是杜撰的書。夜間看書，眼睛疲倦，便在雜技場去玩，在那裡就不論是真的，或者是杜撰的。滑稽說話也聽，俗曲曲也聽。靠講釋為主的，則在廣小路的雜耍館。假如沒有他喜歡的講書人，他也不去。嗜好不過如此，從來不跟人家隨便談說無益的話，因此交不到朋友。所以對於未造的身世，便無從曉得。

附近的人，看見老人家裡，常有漂亮女人來往，打聽查明，便知道是老人的女兒，高利貸者的妾侍。假如左右鄰居有喜歡饒舌多嘴的人，就算老人不跟他怎樣親近，也會聽到許多討厭的謠言。幸運的是一邊的鄰居為博物館的屬下官員，愛玩字帖，是一位每天練習書法的男人。另一邊的鄰居，是一位少見的刻字匠，除了刻字之外，不干涉閒事，那一方面都不怕會破壞老人家的平和的心。在並排的房子當中，有一家開着蕎麥麵店的蓮玉菴，還有一家煎餅店。那時前面便是廣小路角頭。近處有一間叫十三屋的梳舖，此外便沒有其他的房子。

老人忽聽見推開格子門，有人進來的情形：輕勻的木履聲，柔和的音響，不問便是阿玉到來，立刻放開尚未讀完的後風土記，脫下戴着的眼鏡來等待。會見可憐女兒的臉時，好像就是老人的好日子。女兒來時，必把眼鏡除下，戴着眼鏡，應該能够好好看到的，但是無論如何，總覺得有什麼隔着的不足。想和女兒說的話語，常常溜走似的，一部分忘記。等到女兒走後，才忘到。只是對於未造的安否的問候話，却不會忘

記。常常問道：「老爺的身體好嗎？……」阿玉今天見到心情很好的父親的臉，聽他談「阿茶局」的話。還有由廣小路買來的大千住分店的一尺四方的輕燒煎餅給她吃。於是老人又問：「現在不回去可以嗎？」阿玉笑着答應：「不要緊的。」終於盤桓到了正午。假如她告訴父親：「近來未造也有午前忽然來家之事」，那末他一定更加焦急的催促她回去吧！阿玉只在心裡思想：自己不知什麼時候變得這般大胆，也不關心出門的時候，未造來了有失招呼之事。

廿一

時序漸寒，阿玉屋後角隅，溜槽前面，穿着木屐踏過地方。土地上面鋪着木板。早晨板上滿佈着一重白霜。深井的長吊繩也染着朝霜。這般寒冷天氣，阿玉覺得阿梅早晨汲水太可憐了，特為購置一雙手套。可是阿梅覺得時穿時脫，在廚房工作不便，把手套珍重收起，捨不得用，還是赤手汲水。洗衣服用品，變成粗糙凍傷。阿玉看到，但阿梅的手却慢慢的變成粗糙凍傷。阿玉看到，總是說：「常常任其濕手，不抹乾是不對的。雙手下水之後，一定要拭乾。作工和收拾東西，也不要忘記用肥皂洗手啊！」這樣又買肥皂給她，可是阿梅的手却是漸漸粗裂了。阿玉可憐她，有的事情總是自己去做，並沒有像阿梅一般的凍傷，她覺得有些奇怪。

最近阿梅說：「早晨水缸結冰，天氣太冷，請你還是多睡一會兒吧！」所以阿玉雖然醒了，也懶得起身，總是包捲在被窩裏取暖。好像有一位教育家說過這樣的話：「青年們要不想入非非。切莫上床不即睡覺，醒時不即起身，小壯的身體，在暖被裏面，好似毒草之花，開在火中，惡象就會萌芽。」阿玉的想像，在這些時候，也是非常放肆的。這時，她好像喝醉酒一般，臉頰上漲紅，眼睛發生一種光芒。

(未完)

(這是歷史故事：阿茶局為德川家康的侍大約是淺地到大阪去叫半連家降服的事)情

如day, way; lea, me; bear, air; heap, sleep等來押韻的。女性韻是以弱音結尾的，如強弱調的tower, bower; numbers, slumbers; fleeting, beating; sorrow, tomorrow; remind us, behind us等，及強弱弱格的 scornfully, mournfully; glorious victorious; stains of her, remains of her等。茲舉Tennyson作The Vision of Sin (I. 1-4) 爲例：

Then Methought I heard a hollow
sound, a

Gathering up from all the lower
Ground; a

Narrowing in to Where they sat
assembled, b

Low voluptuous music, winding,
trembled. b

前兩句是用的男性韻 (a)，後兩句是用的女性韻 (b)。

不完全韻又可再分別爲四類：即 (一) 同音韻 (Identical or rich rime)，(二) 同形韻 (Spelling rime, Eye-rime, sight-rime, visual rime) (三) 古體韻 (Obsolete or traditional rime) 及 (四) 近似韻 (Approximate rime)。

(一) 同音韻：拼法不盡相同，但發音是一樣的，在有重音的母音前的子音，也要是相同的才好。屬於此類的脚韻有 'sea : see / be : bee / blue : blew / main : remain等，又如下例中的 climb : sub lime, 因有 lim [laim]，母音前後的字皆同。

There Shakespegre, on whose forehead
climb

The crowns o' the world. Oh, eyes
sublime,

With tears and laughters for all time!

— E. B. Browing: A Vision of Poets

(二) 同形韻：這是只要外形相同，即令發音不同也不要緊，例如 war : car / brow : glow / brood : blood / wood : good / proved : loved / arose : morose等。在這種韻中，當然也有一部分，古代的發音是相同的。例如丁尼孫的除夕詩中便有將 good 押 blood 的韻的一節：

Ring out false pride in place and blood
The civic slander and the spite;
Ring in the love of truth and right,
Ring in the common love of good.

(三) 古體韻：這是用古代發音相同的字押韻，那些字在今日發音拼字都完全不同了。例如 join : line / oblized : besieged / tea : way等，由於傳統的關係，至今還有人採用這種不完全韻，尤其是

[I] 的長音與短音，例如 high : humanity / eye : symmetry 等，甚至於把「風」wind 讀成 [waind] 去押 behind 的韻。Coleridge 的 The Ancient Mariner 中這種用法屢見不鮮，如：

Which 'slopes down to the sea

.....
'That come from a far conntree.

即將 country 的古寫法來勉強押 sea 的韻了。有時分明沒有重音的音節，爲押韻關係也只好把它重讀，如 Morris 在 Lady of the Land 中爲着要押 King 的韻，而有：

Lord of this land, Master of all

cunning 又如 Keats 在 Endymion 中寫有：

Shading its Ethiop berries; and

Woodbine,

Of velvet leaves and bugle-blooms
divine.

(四) 近似韻：在英詩的脚韻中，常見有用不合條件的韻的，不知是故意還是疏忽，例如：house : thus (Keats) / beech : stretch (Gray) / force : burst (Coleridge) / pen : been (whittier) / youths : soothe (Keats) / these : cease (Tennyson) / lose him : bosom : blossom (Swinburne) 等，都是出自大詩人的筆下的。例如 W. Owen 的 Strange Meeting 中的詩句：

It seemed that out of the battle I
escaped Down some profound du'l
tunnel, long since scooped.

Through granites which Titanic
wars had groined.

Yet also there encumbered
sleepers groaned,

Too fast in thought or death to be
bestirred,

Then, as I probed them, one
sprang up, and stared.

最後，再將與脚韻有關的幾個名詞說明一下，以便結束本文。

Couplet rime (對聯韻)。這是照 a a b b c c 的辦法來押韻的，作爲 heroic couplet 的韻是用得最多的。

Cross rime (交互韻)。又稱 interlaced rime 或 alter-nating rime，是 a b a b 的押韻法，常用於 heroic quatrain 及 elegiac stanza 等詩中。

Intermittent rime (斷續韻)。這是 a b c b 的押韻法，常用於 ballad meter 中。

Enclosing rime (環繞韻)。又稱 inclusive rime 是以 a b b a 的方式來押韻的。(完)

常用的有 *cde/cde*; *cdc/dcd*; *cdd/cee* 等等脚韻。這種詩型由 Wyatt 傳入英國以後，在伊麗薩伯朝雖不大流行，但到 Milton 以後就大行其道，詩人如 Wordsworth, Keats, D. G. Rossetti 等，用它寫出不少的好詩。

英國型的四行部分，多採用交互韻 (cross rhyme)，大概所謂莎士比亞型的押韻法為 *abab/cdcd/efef/gg*，而斯賓塞型的押韻法則為 *abab/bcbc/cdcd/ee*。英國型是以莎士比亞型為代表的。

十一、三韻節詩 (Terza Rima)。這種詩形是因但丁 (Dante) 用來寫作「神曲」(Divine Comedy) 而出名的，據說是在亨利第八時代 Wyatt 介紹到英國來的，在英詩中一提到這種詩形，就會立刻使人聯想到 Shelley 的「西風歌」(Ode to the West Wind)，那押韻的辦法是 *aba/bcb/cdc/ded/ee*，即下一節開頭要用上一節中央的韻，最後仍重複用上節中央的韻來結束。

關於英詩的節奏 (rhythm) 就講到這裏為止，繼續要講的是英詩的韻。

韻 (Rhyme or Rime)。英詩的韻比漢詩的韻花樣要多些，中國詩只有脚韻及雙聲疊韻，即一頭一尾而已，而英詩中則除脚韻 (end rime or full rime) 外，還有頭韻 (head rime or alliteration)，子韻 (consonance) 及母韻 (assonance) 等等。現分別說明於次：

Alliteration 普通譯作「頭韻」，中國稱為「雙聲」，是指一行詩中某些重要的字開頭的子音相同，所以又稱 initial rime。這是英文的一種技巧，不但韻文為然，散文中也常見到，尤其是諺語，成語，標語等上用得最多，如 *Money makes the mare to go. From top to toe. Lived, loved, and laboured. Brief, bright, and brotherly. Love's Labour's Lost. 邱吉爾說得好, Apt alliteration's Artful aid.* (適當地使用頭韻可收巧妙的效果)。英詩中用頭韻的極多，名句如：

The fair breeze blew, the white foam flew,

The furrow follow'd free;

——Coleridge = The Ancient Mariner 順風吹，白浪飛，船後水紋緊相隨。

Whereat, with blade, with bloody blameful blade,

He bravely broach'd his boiling bloody breast.

——Shakespeare: Mids. N. D. V. I. 147 f.

於是，拔出刀，那兇狠可恨的刀，勇敢的割裂了他的熱情沸騰的胸。

Consonance 即子韻，這是與頭韻相類似的一

種技巧，印在一行詩中在字中用上許多相同的子音，例如莎翁句：

After life's fitful fever he sleeps well.

——Macb. III. II. 23

在時常發作狂熱症的一生之後，他安眠了。

Assonance 即母韻，又稱 vowel rime，是指用來押韻的字不一定要全同，只要字中的母音相同就行，最後的子音不同也不要緊的一種押韻法，例如：

And we say that repose has fled
Forever the course of the river of Time,

That cities will crowd to its edge
In a blacker, incessanter line.

於是我們說，安息永不再回地
從時間的河流逝如雲煙，
成爲更黑暗更無窮的一線，
都市將叢集在那河流的岸邊。

脚韻即詩韻的主體，也是詩的基本要素，不過英文 rime 一字，廣義地說來，便有「同一的或類似的音」的意思，所以除上述頭韻、子韻、母韻而外，即脚韻本身也有種種變化的形式。大別爲完全韻 (perfect or full rime) 與不完全韻 (imperfect or faulty rime) 兩類。從地位上看，又可行中韻 (Leonine or internal rime) 及行尾韻 (tail rime)，行尾韻是詩的常態，下面將再評說，行中韻可再細分爲兩種：有的是本行押韻，有的是隔行押韻，各舉一例如下：

Low flowing breezes are roaming the
broad valle dimm'd in the gloaming:

Thoro' the black-stemm'd pinés

only the far river shines.

I have lived long enough, having

seen one thing, that love hath an

end;

Goddess and maiden and queen, be

near me now and befriend.

完全韻又可再大別爲兩類，即男性韻 (Masculine or Male rime) 及女性韻 (Feminine or Female rime)，這都是法國詩中的用語。所謂男性韻又稱單韻或單音節韻 (Single rime, or monosyllabic rime)，是用有重音的單音節字，

民衆歡呼響徹雲霄
聲如喇叭清亮首嘹
低沉聲調時出無妨

七行節有 Chaucer 得意的 rime royal 是照 a b a b b c c 押韻的。八行節有所謂 ottava rima 九行節有 Spenserian rima，十行節則有抒情長詩 ode 及 Keats 的名作等。

就詩形而論，還可以再將基於弱強五步格的各種形式 (Forms based on Five—stress Iamleic) 介紹一下。普通由弱強五步格構成的詩體，有稱為英雄詩 (Heroic Verse) 的敘事詩，不過並不限於敘事詩是這樣的，在英詩中凡劇詩乃至抒情詩等廣大的範圍內，都可以採用這種形式。

一、無韻詩 (Blank Verse)。這通常是用弱強五步格的詩行寫的，既不押韻，也不分節，正如 Mitton 說的，“English Heroic Verse without Rhyme, as That of Homer in Greek and of Virgil in Latin.” (英文的無韻的英雄詩，就像希臘荷馬及拉丁維奇爾的作品一樣。) 實為英詩中最重要的詩形。從一五九零年起差不多有十年間當中，有天才 Shakespeare 及 Marlowe 用這種詩體寫出最優秀的劇詩，Milton 在他的名作 Paradise Lost 中，也完全採用了這樣形式寫他的敘事詩。十八世紀的 Thomson 及 Cowper 也以此作為寫景及抒情的工具，十九世紀 Wordsworth 的 The Prelude，及 Tennyson 的 The Idylls of the king 及 Browning 的 The Ring and the Book 等雄篇傑作，全是採用這種詩形的。

二、英雄詩聯 (Heroic Couplet)。一聯十音節的詩行 (decasyllabic couplet) 原來是把弱強五步格的詩行，每兩行一韻，一直寫下去的一種形式。它比無韻詩的歷史更為古老，英詩之父 Chaucer 寫 Legend of Good Women 時，最初仍然是用此詩形。在喬叟的全部詩集中，用這種詩形的有一半以上。在伊麗薩伯朝 Spenser 及 Drayton 的某些作品，也自由地採用了這種詩形，Ben Jonson 及 Donne 等把它傳至十七世紀，Dryden 則使之發展成為英詩的主流，到十八世紀時，則由 Pope, Goldsmith, Dr. Johnson 等而使之盛行達到頂點了。後來到十九世紀時由 Keats, Shelley, Browning, Swinburne 諸人，又把它造成了一種新的風氣。

三、英雄詩體四行節 (The Heroic Quatrain)。這是弱強五步格的交互押韻 (a b a. b) 的四行節。由 Gray 用來寫出有名的「墓畔哀歌」，故又稱「哀歌節」(Elegiac Stanza)。

四、環繞韻的四行節 (Brace-Rhyme Quatrain)。這是以弱強五步格為基調，以 a b b a 方式來押韻的四行節。現代詩人 Edmund Blunden 及 Aldous Huxley 也常用此詩形。

五、義馬凱炎節 (Omar Khayyam Stanza)。波斯詩人義馬凱炎寫有四行詩「魯拜集」(Rubaiyat)，由英國 Edward Fitz Gerald 英譯出

來，全用的弱強五步格，押着 a a b a 的韻的四行節 (Quatrain with Rhyme Skip)。

六、「維納斯與亞多尼斯」節 (“Venus and Adonis” Stanza)。這是用弱強五步格的詩行，押着 a b a b c c 的韻的六行節 (sexlet)。這又叫作 ‘The Stave of Six’，由 Spenser 的 The Tears of the Muses (1591) 開始用起，後有 Shakespeare 的 Venus and Adonis (1593) 及 Spenser 的 Astrophel (1595) 等相繼問世。因莎作最有名，所以就拿來稱呼這種詩體了。

七、王韻七行節 (Rhyme Royal)。這是弱強五步格的押有 a b a b b c c 韻的七行節，又稱「喬叟七行節」(The Chaucerian Heptastich)，因為是喬叟所完成的一種詩形。又以喬叟作的 Troilus and Crisseide 一篇，最能表現這種詩形，所以另有“Troilus”stanza 之稱。經 Elizabeth 朝的 Shakespeare 及 Milton，近代的 William Morris, Shelley, D. G. Rossetti，直到現代的 Masefield 等，都採用了這種詩形，因而使之更發達了。

八、八行體 (Ottava Rima)。為免與廣義的八行節 (octave or eight—line stanza) 相混，故命名為八行體。這是弱強五步格的押 a b a b a b c c 韻的八行節，由 Sir Thomas Wyatt 從意大利移植過來的，盛行於 Elizabeth 朝。到十九世紀初期因為 Byron, Shelley, Keats 三大浪漫派大詩人採用又復活了。

九、斯賓塞節 (The Spenserian Stanza)。這是弱強五步格的八行再加上弱強六步格的一行，押着 a b a b b c b c c 的韻而成的九行節，為 Edmund Spenser 寫「仙女王」(Faerie Queene) 首創的詩形。後來 Burns, Wordsworth, Shelley, Keats 等，都跟着採用了。

十、十四行詩 (Sonnet)。這就是我們譯作「商籟體」的一種詩體，就詩行的分配 (Line Division) 及脚韻的組織 (Rhyme Scheme) 來看，可分 Petrarchan, Spenserian, Shakespearian 三種，第一種是意大利型 (Italian Form)，第二、三種是英國型 (English Form)。^o兩型的詩行分配，都是 8 + 6，前面八行 (Octet or Octave)，又可細分為第一個四行 (First Quatrain) 和第二個四行 (Second Quatrain)，不過在下半段的六行 (Sestet) 中，兩型的分配方式就完全不同了。意大利型分兩個三行 (Tercet)，而英國型則為第三個四行加上一個結束的尾聯 (Concluding Couplet)，表解如下：

Line Division Italian Form (4+4)+(3+3)
English Form (4+4)+(4+2)

兩型都是分成四段，正合乎中文詩的起承轉合的作法。

至於脚韻的組織，意大利型的前部兩個四行是用的所謂環繞韻 (enclosing rhyme)，即一再地用 abba/abba，至於後部的六行則變化頗多，通

maud muller完全是兩行一節的詩。

maud muller on a summers day,
Raked the meadow sweet wilt hay.

Beneath her torn hat glowed the
wealth

Of simple beauty and rustic health.

Singing she wrought, and her merry
glee

The mocked-bird echoed from his
tree.

在一個夏天，那個穆德姑娘，
用耙子耙着乾草芳香的牧場。

從她的破帽下面，發射出富麗的光芒，
表示純樸的美貌和鄉村的健康。

她有無窮的歡樂，一面工作一面歌唱，
那好學人的小鳥，也從樹上跟着她模倣。

三行節 (tercet) 又稱 triplet，用作一個單獨
的詩節也是很少的，不過比兩行節又要多了。
Herrick, Browning, Swinburne 等詩人都常用，
尤其是 Hardy 在他的 The Dynasts 中有更多的好例
子。現舉 Tennyson 的 The Two Voices 爲例：

A still small voice spake unto me,
'Thou art so full of misery,
Were it not better not to be?'

Then to the still small voice I said;
'Let me not cast in endless shade
what is so wonderfully made.'

一個靜穆的小聲音對我說道：

「你實在是太悲慘了，
那還不如死去的好。」

於是我對那靜穆的細聲抗議，
「我不要把如此奇異地造成的東西
向着那無窮盡的黑暗深淵投棄。」

四行節 (quatrain) 是英詩中用得最多的詩節
形式，最有名的有 Edward Fitz Gerald 的「魯拜

集」(Rubaiyat) 和 Thomas Gray 的「墓畔哀歌」，
以及 Lord Tennyson 的 In memoriam 等等，
現舉丁尼孫的傑作中一節爲例：

Ring out old shapes of fowl disease;

Ring out the narrowing lust of gold;
Ring out the thousand wars of old,
Ring in the thousand years of peace.
鳴鐘送走古來種種的弊病；
鳴鐘送走人類利慾的熏心；
鳴鐘送走過去千百的戰禍，
鳴鐘迎來今後萬世的太平。

五行節 (five-line stanza) 在英詩中也是常
用的，雖有專名如 quintet, cinquain, pentastich
等，但並不怎樣通用。S. T. Coleridge 的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就有一些很好的
例子：

Within the shadow of the ship
I watched their rich attire:
Blue, glossy green, and velvet black,
They coiled and swam; and every
track

Was a flash of golden fire.

在船身的陰影當中

我注視了海蛇們富麗的服裝

青色，發亮的綠色，還有天鵝絨般的黑色
他們彎曲着身子，或是游泳自得
在他們走過的路上現出一道金色的火光

六行節的名詩也不少，莎士比亞的 Venus and
Adonis 是押的 a b a b c c 的韻，而 Poe 的
Aunabel Lee，就是押的 a b c b d b 的韻，而
他的 The Raven 又是押的 a b c b b b 的韻，
稱爲 Burns stanza 的是 a a a b a b，稱爲尾
韻節 (tailrime stanza) 的是 a a b c c b 等等
，變化頗多。現舉最後一例如下：

O thou, that sitst upon a throne,
With harp of high majestic tone,
To praise the king of kings;
And voice of heav'n—ascending swell,
Which, while its deeper notes excel,
Clear, as a clarion, rings:

—C. Smart: A Song to David

聖王登基
奏樂如儀
讚美萬王之王

英詩格律



2. Trochee

在弱強調之次常用的是強弱調 (Trochee)，又稱Trochaic Meter或falling dissyllabic meter (下降二音節律)。弱強調給人以尊嚴典雅的感覺，而強弱調則具有輕快，纖細的特徵。

Tell me | not, in | mournful numbers,
Life is | but an | empty | dream! ^
毋作悲哀語 謂人生若夢

Home they | brought the | warrior |
dead ^
他們把戰死的武士搬回家來

上舉兩例都是強弱四步格 (trochaic tetrameter)，不過在行末有音節截斷了 (truncation)，在行末把一個弱音節切斷，英文叫作Catalexis，如上舉Longfellow的A Psalm of Life的首二句，第一句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 是完全的強弱四步格，故稱為acatalexis (音節無缺的完整詩行)，但第二行的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則行末的第四個音步只有一個強音節而缺少一個弱音節了，這名叫Catalexis (音節有缺的不完整詩行)。上舉第二例的Tennyson 的詩句也是同樣在行末短少一個弱音節了。

3. Anapaest

這又稱為 Anapaestic meter，弱弱強調，即上升三音節律 (rising trisyllabic meter)，例如：

I am lord | of the fowl | and the
brute
我是鳥類和獸類的王。

這是弱弱強三步格的詩句。

4. Dactyl

強弱弱調又稱Dactylic meter或falling trisyllabic meter (下降三音節律)。Robert Browning 對於這種韻律常用得很巧妙。這詩形通常行末都要欠缺一個弱音節。

The is a | spray the Bird | ching to,

making it | blossom with | pleasure
Ere the high | tree-top she | sprung to,
Fit for her | nest and her | treasure.

—Browning: Misconceptions

這是那鳥所棲息的小枝，
她使之愉快地開滿花朵。
直到她飛向最高枝以前，
這小枝就是她的寶，她的窠。

古典的韻律學 (classical prosody) 中除以上四種格調之外，還有希臘羅馬詩中所有的 spondee (長長格) 及 pyrrhic (短短格) 不過在英詩中是用不着的。我們研究英詩，只消將上舉的「弱強調」，「強弱調」，「弱弱強調」，「強弱弱調」四種韻律的各步格學會就行了。我們有了這種知識，就可以分析韻律，按照輕重節奏來吟誦了 (scan sion)。

現在我想來談談英詩的外形。因為詩形的要素，也是關係節奏 (rhythm) 的。我們不妨把音步 (foot) 當作第一節奏 (primary rhythm)，詩行 (line) 作第二節奏 (secondary rhythm)，詩節 (stanza) 當作第三節奏 (tertiary rhythm)。什麼是音步或詩行，無須再來說明，惟有詩節一語，似應講解一番。

詩節是一首詩中分的段落，英文 stanza 一字，來自意大利語，原意為一幢屋子當中的房間 (chamber)，雖然分開來，但仍屬全屋的一部分。在詩中來說，普通是由四行而構成一節，但也有多到十多行的。總之，它是詩中一個小單位，嚴密地和整首的詩具有同一格調，有韻的話，就押着同樣的韻，常在最後一行的尾上有句點，不過也有用其他標點，使本節與下節相連貫的。在同一節內各行長短相等的，叫作等律節 (isometrical stanza) 長短混合的叫作不等律節 (anisometrical stanza)。以行數而論，則有兩行節 (two-line stanza)，四行節 (four-line stanza)，十二行節 (twelve-line stanza) 等。

兩行節又有專名叫 couplet，普通少用於獨立節，但美國十九世紀初期的詩人 John Greenleaf whittier，却用弱強四步格的民歌作風，寫了一首

讀者

作者

編者

本月初，我們接到板城讀者陳義先生的一封信，對本刊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其中有一點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有關本刊的開本問題。他說：

「蕉風目前是十六開本，在閱讀和攜帶方面都極感不便。譬如我的弟弟是一個學生，他的書籍差不多全是十六開本的，當他帶蕉風去學校時，就不知應該怎樣把蕉風和書本放在一起才好？再說我自己吧：我是在一間商行辦公，把一本大大的蕉風放在辦公檯上，總覺得有些不大合適。在今日，學生也好，職業人士也好，都是十分忙碌的，很難安安適適地坐在一個地方專心去看一本雜誌。我們看蕉風，有時是在車上，有時是在茶室，也有時是在牀上，所以，開本太大的話，對我們實在很不方便。……」

向本刊提出這樣意見的，陳先生不算是第一人；在以前，我們也接到不少類似的來信。陳先生的來信使我們想到應該把這個問題公開出來，讓讀者們共同來討論，希望大家能夠針對這個問題提出意見。

半年來，本刊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本地作品的刊登越來越多。

這原是本刊預定的目標，我們希望能够在很短的期間內，全部篇幅都用來刊登本地作者的創作和翻譯。

刊登本地作品會不會影响本刊的水準呢？相信這是許多讀者關懷的問題，編者不想在這兒作正面的答覆，只要讀者諸君看看過去半年的本刊，當可得到一個答案。

不管如何，本刊走向馬來亞化的目標是正確的。因為本刊是在馬來亞出版的，它的根和土壤都是馬來亞，長出來的花和葉很自然的也應是屬於馬來亞的。

從「青年作者與馬華文壇」的座談會紀錄中，我們看到本邦青年作者是相當活躍的，但願這一股青春的力量能够給本邦文壇帶來朝氣和變革。

青年作者之受重視是在乎他們有勇氣走新的道路，拿出新的東西；假如青年作者只能沿着文壇的原有軌跡走，死抓住舊東西，那麼，他們在文壇便很難產生影响作用。幸喜本邦大部份的青年作者都有把新的旗幟插向文壇的決心。

最令一般青年作者感到困憊的是旁人給他們的協助和鼓勵太少。其實，文藝創作原是一條十分孤單的道路，文藝作者必須能耐得住寂寞，他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向理想的目標前進。金錢、名譽、權勢都不能助他們成功，相反的，這些却正是他們所輕視的。他們只是默默的工作，默默的追求，而且不急於看到自己的成功。文藝創作的道路，就是這麼難行的呀！

「煤炭山哀歌」是「煤炭山風雲」的續篇，再接下來還有「煤炭山噩夢」，全文便告結束。

把一部小說分兩三期刊完的辦法，不知是否得到大家的歡迎？我們很希望讀者能給我們意見。

本刊再舉辦一個徵文，題目是「我最難忘的……」，歡迎大家賜稿。

「我的生活」的徵文仍未結束，有關稿件仍可寄來。

有些讀者來信，希望能恢復「作家信箱」專欄。不過，內容應和原有的「作家信箱」不同，宜少談文學問題，多談實際經驗；有的還建議只談作家生活近況，力求輕鬆有趣。

這些意圖都很好，我們十分樂意接受。